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鄭怡世 博士

飄流離散也是我：一個社工碩士生的敘事探究

My Floating Fragment Self : A Narrative Inquiry

研究生：李莘慈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鄭怡世 博士

飄流離散也是我：一個社工碩士生的敘事探究

My Floating Fragment Self : A Narrative Inquiry

研究生：李莘慈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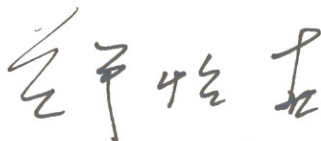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李萃慈 碩士學位論文

飄流離散也是我：一個社工碩士生的敘事探究

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

論文審查及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02年7月29日

審查教授：  102年6月18日

審查教授：  102年6月18日

系主任：  102年7月31日

謝 誌

六年後的今天改完論文，拿到畢業證書，仍還是有自以為是的三姑六婆繼續批判我說，怎麼到現在才拿到學位，一副你丟不丟臉的表情，我微笑著告訴對方：「對阿！我就是不會 PLP，你最厲害了。」過去聽完這些話，我會氣到在房間裡掉眼淚，六年來，這樣的表情、言語聽多也見多了，我只能責備自己的無能，我還能幹嘛，對阿！我就是寫不出來。在寫完這篇論文之後，即使文本再怎麼被批；再怎麼被指責；再怎麼混亂…我願意接納我自己，不想因此生氣反擊什麼的。我不成材、我沒出息，但至少我終於找回一些些自己，我為我還活著這件事情感到喜悅，終於，尋尋覓覓，找回此生我最在意的生命熱情，記不得多少個關在房間裡嚎啕大哭的夜裡，棉被、枕頭上仍留有累積下來的淚漬，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的人生，好像只有哭才是最爽的告白和方式。

我非常感激君仔，帶我認識師父，師父讓我明白生命的珍貴，安慰了多年來那不安不定飄蕩的靈魂，我很慚愧，也很懺悔踐踏這條珍貴不朽的生命，甚至想要結束她，感恩 師父！讚歎 師父！沒有師父，李莘慈不會在這裡寫東西。

這六年來，我要感謝曾經幫助我，也曾經傷害我的種種，這過程經歷太多太多了，在此，特別感謝我的家人不間斷地金援我，容許我任性；再來感謝東海大家庭：篤強老師、珠利老師、怡世老師、秀絨老師、培元、大霞、雅俐、宜椿，以及兩位口委：小陶老師、虹飛老師。其他的同學朋友們，你們了我，請原諒我不在此一一將名字列出來了，不然版面會不夠。真的，只要您認識我，即使只有一面之緣，你們都是我生命的貴人。有幸在生命旅程中與大家相遇，讓我從中受益良多，由衷感謝大家一路的不嫌棄和幫助，我何德何能有今日的遭遇，沒有你們，我一個人絕對做不到。謝謝大家，真的謝謝大家
如今，我該下研究所這舞台了，然而我的人生還會繼續，不嫌棄的話，續緣吧！

莘慈，深深下台一鞠躬

2013/8/13 台中自宅

中文摘要

這篇論文是趟完全沒有預設立場出來的驚喜路程

隨著生命的流動與緣份，我有機會透過敘事研究

為生命的關卡找到一處出口

重新經歷迷惘、飄盪、離散的自己

試圖再次拼回完整的自己

只因為我想要好好活著

雖然，我的目標在現階段還未達成

但

我想接納這樣自己

帶著敘事繼續走下去

為生命真正做些什麼改變和努力的持續

很開心我，已經在路上

這一路，值得

關鍵字：自我敘事、敘事探究

Abstract

This is an amazing journey using self-narrative as research approach especially without any plane. Life should not on schedule always so that we won't miss too much time worry and miss .

I had been living in confusing, floating, fragmenting status for long years. If there is no duty to finish my degree, I don't get chance to close myself finding life patient back, I don't gain chance to live through Narrative inquiry .

Although my thesis unfinished finally, I have been learning a lot from this process, carrying my new friend on my way to the future.

I will say: Too good to be true. Go on ! Go on !

KEY WORD : Self-Narrative, Narrative Inquiry

目 錄

起	1
第一章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03-47
第一節 有些狀態	05-08
第二節 需要發洩	08-18
第三節 回魂三部曲的誕生	19-47
第二章 我的舞台在哪裡	49-61
第一節 傲慢與限制	49-55
第二節 面對與改變	55-62
第三章 我想要活下去	63-109
第一節 要改變就得面對	70-79
第二節 尋找自己	79-106
第三節 有點甦醒的身體	106-109
第四章 感謝	111-121
第一節 在敘事這條路上	111-118
第二節 留給未來的下一節	119-121

起

人生沒有比不比較好，當你就站在痛苦、傷心、快樂這些事情的旁邊，可能會有許多過不去，放不下的情緒，但當你站遠一點來看，你會明瞭，這些所有的一切只會成為一件事情-值得（郭杼螢，2013）。

這幾年，腦中的自殺意念不斷慫恿著我逃離開人的世界，回歸靈性世界過解脫的日子，自殺深深吸引著我。活著的每分每秒，身體細胞內甚至呼吸的疲累、沉悶和痛苦不停地助長，越來越沒有力氣控制內在的惡魔持續壯大，加上外在歷經許多大大小小的撞擊，碰壁、墜落，摔得粉身碎骨，想不到我竟還狼狽的活著，我只能尷尬地默默地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勉強繼續撐下去，等待機會。

因緣際會下，或許就如同小陶老師說的：「生命長期被壓抑的能量，擠壓到這個狀況她非出來不可」。我有機會在論文最後一年這條路上，踏上自我敘事這條路，去尋找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在這個過程，我重新歷經了過去的種種，穿梭在不知什麼年代的時空上，原來，人的際遇竟然不如腦中想像的只有這樣而已。隨著事過境遷，再回首，原來很多人事物都有其發生和存在的意義，敘事幫助我整合自己好幾年來的事件和日記，引領我進入內在生命中的層層關鍵核心，霎那間，心結隨著看見而釋懷，夾縫中的漆黑慢慢轉向曙光。

雖然因修業年限已終了，我到最後也沒有如預期般地找回我的三魂七魄，完整我這個個體，完成我的論文內容，但這個過程我學會了怎麼誠實的面對我自己；怎麼反思我自己；怎麼為自己採取適合的行動，口委說：「我已經走在敘事研究這條路上了，未來可以繼續帶著這個方法繼續完成，以我的狀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我感謝他們讓我的生命有喘息和放緩的空間，我未完成，表示還要學習的還有很多；也表示，此生我會繼續活著。

第一章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有一段恩典是降的：

我和三位朋友相約騎機車到新竹尖石鄉司馬庫斯，想一窺壯觀的神木秘境，更想參與司馬庫斯紀錄片首映會，沒想到天公不作美，出發前幾天颱風掃過，出發前一天，雨仍還沒停，這個夜晚接不停的電話這端彼端討論著，到底要不要去？因為那路段有許多土石流、落石，下過雨的途中更增加土石鬆動的危險性。那天夜晚，同行 A 朋友的孀孀，打電話給她認識救難大隊的朋友尋求建議，對方非常不建議我們上山，於是 A 不去了，但是 B 非常想去，不管颱風下雨，去定了，而我實在無法做決定，內心其實不想錯過此次機會，但另一頭又掛心路途發生事情，心中有一股致命的不安一直打擾著我。此時，朋友¹靜打電話問候我，我跟她說當下發生的狀況，她勸我下次天氣好再去，還說說那裡的地靈非常的多，她上次去，才住第一天晚上就被壓了，她建議我既然也很敏感，盡量不要在這種時候去。才與靜講完，²君仔打電話來關心我，她從頭到尾聽完後，也告訴我不要去。天啊！天啊！我該怎麼辦，B 想去的衝動實在很難說服，他說我想太多什麼什麼的，但我真的掩蓋不了心中那鮮明的死亡訊息，這連連的巧合：同時有三個人一直勸我不要去，更促使我認定這是一道不詳的徵兆，但我處理不了，急了、慌了不知該怎麼辦，於是我閉上眼睛懇求老天爺，告訴祂：「如果我預感的一切是您的指示，請您讓我到新竹市區時，下大雨，最好越大越好，大到無法上山。」（默默地祈禱著…）

隔天早上，台中市區並無太大的風雨，我與 B 開心的搭車到新竹與 D 會合，沿途都是陰天，時兒飄起毛毛雨，但我想依此狀況應該去的成。當下交流道駛入新竹市區時竟然開始落大雨了，與 D 會合後，三個人吃力的撐著快開花的傘走到租車地點，狼狽的我們全身上下連同行李都濕透了，此時的雨勢讓 D 有點動

¹ 靜是我大三暑期實習的同期實習生夥伴，我們因此成為畢生的好友。

² 君仔是我在當社工時認識的同事、菸友，她我這一生的貴人亦是無話不談、共患難的好姐妹。

搖不太想去，然 B 還是堅持要去，他打電話給住內灣的同學問那兒的天候，結果對方說天空很黑不建議我們上山，此時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最後，D 決定不去了，但 B 還是不死心，打電話去查哨站，查哨站人員表示目前山路有落石，他們已經在搶救，但他們無法建議我們要不要上山，也無法保證我們能否全然安全…幾經連絡後，B 終於妥協決定，宣布這趟旅程「取消」，後來大伙找了間連鎖速食餐廳，坐著等候雨勢變小返家，而等待期間雨真的漸漸變小了，最後竟然轉晴。我只能說這一切的發生，讓我全身起雞婆疙瘩，天啊！天啊！天公伯有回應我耶，這真的是趟死亡之旅。返回台中的我，感到全身失溫、顫抖、頭暈，挨餓的肚子吃到肉就開始嘔吐，我很清楚知道，這不是淋雨後的生病，也不是生物醫學上的症狀，我會說這是一種「償還」，也就是當預感到某些天機，甚至閃過什麼劫難，就必須還，這個規則是我的靈異體質經驗告訴我的，於是我默默的發願自己要吃一星期的素食，感恩上蒼、迴向眾生，回家後忍著極度不舒服的狀態，快速衝個熱水澡，倒頭癱睡在床上，隔天清晨，完全恢復正常。

我更篤定這一切，一定隱藏著什麼指示和玄機，但我理性科學的頭腦並不能與之妥協，充滿了狐疑、不確定，於是我跑去找一位塔羅牌的老師，解答心中的疑惑，她說一切就如同我感應到的一樣，有守護神在護佑著我，說我這人有恩典，但是恩典有一天會用盡，建議我必須開始特過修行累積我的恩典，是，我知道我逃不了「修行」這件事情，只是要去哪修行？

這件事情，讓我大徹大悟的驚醒，那一刻，我有個絕佳的機會靠近死亡，但我沒有，卻選擇聽信心底那深層微弱的援助聲，原來我，不想死；原來我，比想像中的還懼怕死亡；原來我，更渴望活著…。回神後我思索著：「所以之前那些苦情戲碼是怎麼回事，我竟然會想活著，如果想要活著，勢必苦情還會繼續歹戲拖棚，這很痛苦耶，是不是能做點什麼，繼續撐著？是不是能做點改寫？我實在不知道也沒有信心耶！」

第一節 有些狀態

我，一直活在層層有名莫名過不去的雜亂情緒中，那愈滾愈大的內在矛盾、衝突、質疑與不對勁，讓我幾乎無法過著一般人所謂的健康生活，承受這些帶來的失眠、憂鬱、迷惘、麻木…，睜開雙眼彷彿如幾萬隻藤蔓緊緊糾纏勒住我難以掙脫，常常得要花很大的心思和時間，處理我自己的情緒，試過非常多的方法想要³消滅、打壓他們，希望找回點對生命的動力和熱情，重拾以往的笑顏，以為透過寫寫日記，做點什麼就會好些，但他們仍纏著我，越想掙脫卻勒更緊；卻更茁壯，於是我選擇使用菸酒來覆蓋他們，一開始似乎有點效用，挺有自信可以不上癮，情緒一上來在使用他們，哪知情緒從偶爾上來到經常上來，到幾乎兩三天上來，依賴菸酒的狀態越來越頻繁，以至於到後來，已經不再是只有情緒需要他們了，我的身體也需要他們，沒有菸的身體會慌張到極度暴怒，體內的細胞等著尼古丁餵養，更加劇了煩躁不堪的情緒，當我發現自己身體產生變化時，我清醒的看著自己成為他們的俘虜，也就是「上癮」。

◎上述的生活寫照，不見外的也滲透到我寫論文的狀態：

回首這篇論文的開始前，從卡住、沒進度、寫不出來講起，我當時完全不曉得自己怎麼回事，總是遲遲無法下筆，書念了、參考文本看了、老師學長姊問遍了，還是寫不出來，我真的覺得寫論文是件非常困難、艱苦的事情，時常質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如同其他人一樣，照本宣科的寫，不要想太多，這樣老早在幾年前就完成了，我到底是那裡有事？」

我認為要完成一件事情只要努力並非困難達成，但論文之於我似乎不適合此規則，好幾度透過努力操作老師交代的方式想要靠近，但往往眼前快到的終點，就那一步之差，硬狠狠地斥開我和他的距離，好比磁鐵相斥般的無法碰觸，看不到終點，這使我非常疲憊，到底要怎麼做才寫得出來？我每天醒來就是先和自己

³原來我是這樣對待我自己，比起接受，我更傾向打壓，原來我也是壓迫自己的兇手，不允許有負向的面相出現，因為那是理性會告訴我那是不好的，但其實人有負面很正常。

對話非常久，不斷為內在軟硬兼施的精神喊話：「李莘慈妳可以的，妳不是想要去法國嗎？過了這關就以了，不要放棄，撐下去撐下去；李莘慈，妳是笨蛋嗎，這件事情又不困難妳為什麼可以搞成這樣…」。總是先得花上幾個小時安撫自己，才有辦法上書桌念一些文章；敏感混亂焦躁的心，緊繃到手在鍵盤上發抖、發冷；鼻竇炎讓我在季節交替之時，常常頭昏發燒好幾天，這時候我只能在床上躺著休息再回到書桌繼續為進度而努力；有時候念到一些文獻時，入戲太深難過非常久…卻仍苦無進度，我常常崩潰到坐在馬桶上抽菸，平復心情，哪知顫抖的手持著菸，仍焦慮憂心著論文下一步是什麼，花許多時間閱讀、理解、整理，思考那篇文章的作者鋪陳脈絡和我的論文主題又有什麼關係，這個過程對許多研究生而言是在平常不過的寫作過程，但對我而言，我完全無法「平常」，身體、心理、腦筋全失控，總在混亂中理不出個頭緒交代自己的狀況，我能做的只是繼續硬撐：

◎我想起一些事情，寫成文字

猶記去年六月，離開原本的指導關係，帶著⁴原本的論文主題，打算延續此研究進入另一段新的指導關係，那時候的我開心地重新將過去已經完成的文本整了一番，內容加了許多過去想寫不能寫的部分，帶著忐忑準備被批的心情交給怡世老師，沒想到他竟說可以算是完整了，但我總覺得文本還是哪裡怪怪的說不上一個所以然，接下來進入第二章文獻探討，寫著寫著我發現過去那坨不對勁又再度靠向我，以為內容修改後這些不對勁會處理掉，但反而卻越來越強烈和鮮明，並沒有因為換環境消失了，搞半天仍然「卡」住。

我請⁵培元幫忙看論文內容，他覺得我的文本怪怪的，書寫中摻雜著實證研究寫作的標準以及來自內在的吶喊，他認為我真正想要的是找回論文的「主體」，他還說那些吶喊才是最真實的我，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想做我論文的主人，他說

⁴ 之前打算用紮根研究方法，進行「社工員服務男同志愛滋感染的協助經驗」此主題。

⁵ 培元不單只是系辦助教而已唷！他長得和一班行政人員不一樣，對我而言他啟蒙、同理、陪伴、幫助了我走完這全程。

從過去與我討論時就可以感受我這般的渴望，他認為找回主體這件事情早晚得發生，只是我這位研究者該怎麼在有限制的環境中走出自己的路，如今限制的環境已經沒有了，建議我何不先乾脆將標準放一旁，寫寫心中的不對勁到底是什麼。

過去的某一天，我還在做前個主題的時候遇到培元，他問我寫得怎樣，我跟他說：「我喜歡我的研究，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初的鍾愛已經消失了，眼前成堆的書籍等著我堆砌內文，越看越無感，有種要被榨乾的⁶FU。」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主體」這件事情有什麼好需要重視的，我覺得這過程是主體「尚」在發展、不成熟的階段，依循老師的指導才是成就「主體」成長的依歸，即便這個過程和自己有什麼抵觸的地方，我應自動貶抑，想要作主，想是想過但是沒資格也不敢爭取，害怕⁷違背老師的旨意，彼此產生衝突，某部分卻擔心若真做了主，我做的來嗎？當時，許多想法只敢在心中想；許多情緒敢怒不敢言，我怕只要一有出口，這段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張，也無法再繼續，而沒有拿到學歷的我，背後要面對的不只有我自己，還有龐大的親友指責和輿論，想到這些，就足以打消我欲求改變的念頭，唉！算了吧！

當關係走到一個爆發點時，我的修業年限已經剩下一年了，我覺得自己沒能力也沒力氣繼續完成論文，又搞成這樣，或許我該承認自己不是念研究所的料，留下來只會害到別人，打包回家吧。打電話給培元，打算與他告別，電話那頭的聲音卻有股招魂的吸引力，培元說：「我認為妳能力很好阿！沒有人有權力說妳有沒有能力，而是妳對此主題最初的熱忱還有沒有？如果有，妳只是去到一個不適合妳生長的框框，當然怎麼長都和妳不搭。」電話那端止不住的淚水直直流、

⁶ Fu: feeling 的口語說法。

⁷ 以前我很愛頂撞師長，但是頂撞的下場都是不好的，記得要去上大學的第一天，我媽一直碎念我要去把一頭金髮染黑，不要太醒目成為老師眼中釘，老師講話也不要亂回，乖一點、配合一點。但我從不認為自己頂撞對方，我只是將觀察到的不合理提出來罷了，為何他們要泯滅我真實的感受，講得一副我是大罪人一樣，莫名其妙，我曾經壓抑自己成為師長期待的样子，但我感到極度不自由與痛苦，因為我體受到的真實情感不容許我忽視不關注，於是我也像師長打壓我般一樣打壓她，而最後，我卻成為一個什麼感覺也沒有的活死人。

直直流，當時我並沒有打斷培元的話，也沒有執意告訴他自己死都不想念了，我很驚訝我竟然沒有想要放棄的念頭，竟然沒有，我是想要繼續完成；我是想要的。

就像論文開頭寫那段恩典故事一樣，當我有機會踏進鬼門關時，我卻選擇在門前停住腳步「改變主意」，這是一個驚奇的發現，原來我並非真的想死、真的想放棄，我想「繼續」，但要繼續，得面對那團團過不去的心情。

第二節 需要發洩

書寫是為了繼續，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怡世老師、培元鼓勵我先寫寫看心中的那些不對勁是什麼，我不知道這些書寫代表什麼意義，是不是符合學術規定，是不是敘事研究，能否先別定義他，拜託，放過我吧！

看清了「不對勁」，是小陶老師所謂的：「讓我們更清楚的去看世界」。

我看見了，但我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

我確實有自己的價值與堅持

但那是什麼？

那些不讓我輕易妥協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取自 日記 C 2009.01.13

◎一些數據、文獻？

我們對下層階級生活的瞭解，絕大多數都從官方的紀錄而來，這對做研究和公眾行動都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一則強化了一般大眾對於偏差行為與一來不當的先入為主觀念，另則往往會把焦點轉移到偏差行為與依賴的主體，從而忽視了偏差依賴發生的脈絡(Liebow, 2009)。

我在參與前一個主題時，發現官方統計的呈現有種刻意的偏移的感覺，好像要將某些事情的嚴重和錯誤歸咎在某群人身上，或是某些文獻的言論，都標榜著某些方法、見解特有效、特好，是最佳解藥，可是到了現場，事實根本不是如此，

也很少聽到正向肯定的評價，到底是寫文章的人自我感覺良好？還是實務工作者意見太多？我不懂，為何有如此南轅北轍的反應，我搞不清楚該參照哪種說法，有許多文獻讓我感到懷疑，根本不知道該放些什麼進入論文，舉個例來說，我在先前的論文是這麼寫的：

每年到了入伍季，很常看到報紙寫著「愛滋年輕化！學生、新兵愛滋急增」（今日新聞網，2012）等等類似標題，接著「同性戀=愛滋病」的相關議題又開始不斷炒作，然後又消失，每年這個議題都會出現個幾次。論文最初蒐集統計資料時，官方數據是大多數人會參照的，許多文章的開端幾乎都是這麼做，於是我也參考了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疾管局）的統計資料，依據1984年至2012年2月底累計的HIV/AIDS統計月報表顯示，本國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累計有22,296位，依⁸危險因子統計表通報數據顯示，同性間性行為8,760人（39.29%）、靜脈注射藥癮者6,593人（29.57%）、異性間性行為4,774人（21.41%）、雙性間性行為1,802人（8.08%），其他如母子垂直感染、輸血等共367人（1.65%）（疾管局，2012）。此統計顯示目前台灣感染愛滋病毒的感染途徑以性行為感染為最多，其中同性間性行為感染人數居最高。另外，從疾管局的歷年統計表也發現，從2007年到2011年，同性間性行為感染人數從652人增加到1,243人，年齡層集中在20-29歲與30-39歲青壯年、性行為活絡的人口，此年齡層的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在初次診斷時，病程已經發展到愛滋病階段的現象相當普遍（羅一鈞、巫沛瑩、劉玟君、張上淳，2008；陳紫君，2010）。

由上述官方統計整理之結論，研究者得到的初步認知，就是資料上看過去確實以從事同性間性行為的男同志青壯年為最多，感染比率也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而且有許多人是在發病的狀態下檢驗出感染愛滋病毒。

⁸ 危險因子統計，係指依愛滋病毒傳染途徑：性行為、血液、母子垂直感染，做為統計分類。

我對此現象感到不解，愛滋病發現初期，整體國家社會就已經將箭靶指向男同志族群，認為他們帶來此致命性疾病，有許多疫情防疫策略指標也紛紛指向他們，企圖用各種軟性或硬性手段要他們潔身自愛，既然政府將許多力氣花在男同志族群身上，為什麼這群人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是高感染、延遲就醫的？而且這些統計又不是全民普查，憑什麼說男同志是危險族群？難道只有將焦點不斷關注在服務對象把他們一個一個揪出來才可改善嗎？這其中是否也暗示我們，需要往別的方向去思考，到底在專業介入服務的過程中，到底出了什麼狀況？哪裡需要再調整？男同志族群沒有理由繼續在這科技進步的時代繼續受到譴責，也沒有理由不被照護，助人專業該如何與他們對話，讀懂他們，了解他們真正需求，予以適當的援手呢？

社工員服務男同志愛滋感染者的協助經驗，這個題目讓我感到不妥，從文獻中我發現社工工作內容與服務對象是多元的，雖然以目前來說男同志族群的案主佔多數，但在閱讀與當志工的觀察後，我認為人的需求其實差不多，反而因個人的背景、身份等因素，影響一個個體獲取社會資源協助的多寡，況且國外文獻近幾年的標題多是用 *working with people who living with HIV/AIDS* 居多，*Gay community* 相關的研究標題出現最多是在愛滋病毒剛發現的那幾年，我感覺在我的題目有可能預設對男同志族群貼標籤的錯誤，假設他們有異常，我認為我應該拿掉「男同志」，改為社工員服務愛滋感染者的協助經驗才是。

有時候要不要這樣做，是來自於一種直覺，直覺很難具體用科學方式獲得證實，更沒能正式出版，不能無法浮上檯面，當被要求一定得找文獻證明這些直覺時，總是滾著滾著進入不斷找文獻念文獻的循環，我很疑惑文獻探討中的批判思考中為什麼不能有過多的自己，可是參考對方的研究，又不足以全然代表研究者想要表達的，很多時候我感到眼前的焦點越看越模糊，完全不知道內文可以寫些什麼。

我們有很多關於偏差的次文化理論，但這些理論和次文化的

局中人以及這些人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很少有關係，除了官方統計數字捕捉到的少數一些人以外 (Liebow, 2009)。

而閱讀愛滋病、同志的相關期刊時，國外的文獻或許幫助我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這些論述或許可以和我的研究有些關聯，閱讀現階段台灣愛滋領域的相關文獻，本土對此領域之相關陳述仍有許多斷層和發展空間，很難從文字中看到現實的全貌，我不懂為何得這麼快的在文獻探討時參考國外的經驗（種族、民族、性別、文化的議題），為什麼我們要用國外的狀況來比擬本土可能會發生的樣貌？而且他們講述的一些情形，我也很難體受，舉例來說：我問過留法的⁹Beca、留美的¹⁰Wei 等出國留學過的朋友，他們說確實曾因為是黃種人身分在當地遭遇歧視、不等對待的事情，在台灣根本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的他們表示，那種不舒服真的是親身經歷後才知道，很沒有尊嚴，有什麼好康也不會輪到你。聽完他們的分享，我感到恍然大悟為什麼他們會在文獻講這些事情，因為那是真實的地他們當地發生的狀況，透過研究他們想要改善這樣的議題，但是再回頭看台灣，講了一堆別人的問題，那我們自己的問題在哪？

以當時在念第二章時念到的「個案管理」概念，或許這個概念是好的，但是我問過去美國參訪的朋友，他說美國施行個管已經十幾二十年，他們的醫院、社區、機構資源已經有相當穩固的運作，個案資源轉介是如實的有地方可以去，可是相較於台灣，還沒有健全的外部資源輔助中央單位，甚至許多機構、專業人員對愛滋感染者仍存有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社工員常常須花很多時間做機構間的協調，也要花時間幫案主找資源，甚至要處理社會上對此病的污名和歧視，是非常艱辛的角色，要做好個案管理，台灣還有得做的呢！

我認為文獻應該是一種輔佐經驗的工具，國外的脈絡和背景根本和台灣截然不同，若先從預知來寫未知，我看不出來到底哪裡對研究有幫助，文獻反而不停

⁹ Beca 是我一非常要好的國中同學，升上高中後，她就陸續到英國、法國去求學了。

¹⁰ Wei 是我打工店裡的客人，他是日裔華僑，他申請獎學金到四處求學，也讓自己在各地流浪過，認識他開拓了我很多視野和觀點，我一直都深記著他。

地網綁我的思維，每個步驟都要隨著文獻的構圖開始草擬自己的架構與看事情的角度，可是還有許多已存在卻來不及被文獻記載的現象因為沒有學術認可就被否定存在的價值，豈說得通？人的經驗和研究本是一個不斷變動和互動的過程，文獻幫助我用不同的視野來了解研究，但不代表，我就必須使用這些理論結果，如果沒有找到適合的，那我為何又要用？

當某些標準和框架，漸漸的抹煞研究者本身和經驗，到底一切參考來參考去的過程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從字裡行間鑽牛角尖，我們也只是從別人、別國的文獻，不斷複製、複製、再複製，試著從中尋覓出其他不同的觀點，為自己的話找證明，難道那些發表文章的人真就可以造就金玉良言嗎？

◎研究對象？

愛滋是世界各國都在關心的事情，好多的研究及計畫在進行，好多人，所謂的研究人員，喜歡接近我，研究我，我以為大家不會排斥我，還願意和我做朋友，可是一段時間之後這些人就走了，又換了新的一批人，又來問我差不多的問題，抽很多的血，做差不多的實驗，你們拿到文憑，拿到研究經費，拿到學術地位，我拿到什麼？我不知我們是不是因為感染者的身分可以做研究而變得有價值？一旦愛滋病不再那個嚴重或是已經沒有研究價值了，是不是我們就不再受到大家的關注了（轉引自蔡春美，2004）？

這篇論文的開頭，讓我非常震撼與心痛，類似的狀況同樣的發生在我當志工的時候，感染者常會問我：「妳是不是也來修學分？做研究？還是想要一個職位？該不會妳也是得到後就要離開了吧？這裡的志工三不五時在換人，碰到一位新的又要再講一次、適應一次，說要幫助我們，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啊！」其實這些質問重重地，說中了要害，是阿，我真的是因為研究、想要了解才來的，但當下我卻很心虛的回應對方：「不是啦！我是因為自己的朋友也是感染者所以才來

的」，雖然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不知為什麼，心理就是一陣陣的唏噓與心虛，良心不安。另外，聽已經在工作的社工朋友常向我抱怨，常常接到一堆問卷、訪談什麼的，他對於這樣的氾濫感到疲憊，甚至想拒絕，他認為到底哪來這麼多東西可以研究阿，但是有時卻因為機構壓力、人事壓力、甚或想要同理幫助研究生等等狀況，他不得不拒絕，很兩難，甚至很多機構已經很能接受這樣子的狀況，但苦的還是員工。

我覺得不論研究對象是案主還是工作人員，當案主對我掏心掏肺提出質問地當下，我覺得身為研究者的我，卻沒有用等同的開放對他們坦白，反而企圖想要將自己置放在一個讓別人認為是良善、好的位置，可事實上我沒有，我的確是有目的而來的，而且我確實想要從他們身上知道了解點什麼，讓對方知道我的目的了，就無法達成我想要的，但這樣子讓我覺得好像在竊取、誘導什麼一樣，我根本沒有讓他們說不的空間，某部份我覺得自己為了研究，也成為一個既得利益者、向機構的刻意討好者，內文中寫得的冠冕堂皇的研究目的，美意說是要幫助個人、群體或體制，說穿了最後獲益還不是自己，文憑又怎樣，沒有比較厲害，我反而讓研究對象上了珍貴的一課，這些事情一直讓我心中過意不去，我不想因為研究這件事情，違背自己的良心。

我思考著，作研究的目的是在幫助研究對象，還是解答我對研究對象的不瞭解？如果只是回答我自己的不瞭解，我憑什麼有什麼權力及位置去研究這一群人？他們為什麼要被我研究？面對上述感染者的回應與質疑，我實在不願再當一個「窺視者」（蔡春美，2004）。

對不起，我真的做不到，也下不了手，唉！那研究怎麼繼續？

每位案主，教會我們不同的東西

勾起某些自己不知的經驗

在珍珠掉落的那刻

指針 分子 空氣 瞬間凝結
我秉住呼吸
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
輕觸鍵盤
輕放資料夾
不敢馬虎任何動作
深怕打破這重要的凝結點
在這幾秒的暫停
我看見….
是反省
是自責
是回憶
是難過
是理性
是氣氛
是論文
是他們
還是自己
凍結成塊
融化後
流向不完美的自己
流向下一刻

取自 日記 J 2008.11.21

◎我在寫什麼？

不論過去還是現在，每當念文獻時，心中會自然將之分類，多數的文獻總是千篇一律的描述他們的研究動機、問題、方法、結果什麼的，為什麼這些文章書寫方式皆相仿？為什麼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還是看不太懂他們在寫啥？總覺得少了許多可看性，研究設計的相關書籍裡面，會告訴準備做研究的人，一定要讓人們都看得懂研究的內容，這…怎會和現實充滿矛盾的？

著手於「社工員服務男同志愛滋感染者的協助經驗」時，我對愛滋領域的社會工作服務完全不認識，也不知道社工員在做什麼，更不知道研究怎麼進行，於是心想或許可以透過參與一些活動旁敲側擊：閱讀愛滋相關的文獻、參加研討會、擔任志工、遊行、公聽會、工作坊等其他活動，不外乎想透過更多的參與來貼近實務狀況幫助自己明瞭，讓論文得以進行更順利，這過程，我強烈感受到，自己學習狀態的改變，那種書終於念得下去，面對挫折不會無奈逃避的自己已經不見了，反倒是一股信念支持我，深信著可以做點什麼，亦可以將學歷這項任務完成，心中的信心、踏實和富饒是久久不復見的積極。

然而，實際狀況並未如想像般順利，參與研究初期，腦筋一片空白，好像霧裡看花隨便走走看看，逼死人的修業年限壓力，讓我無法優雅地慢慢逛，著急地到處搜刮填充物，趕快有些成果出來，卻又不知為何地，總是對那些要納入的資訊感到質疑，心想：「真是這樣嗎？」這樣的質疑絕對無法幫助我的書寫有進展，坐在書桌前好幾小時，身旁準備好滿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論文、書籍與文獻，畫了重點也整理了，輪到要寫自己的東西時，竟然發愣與驚恐，天啊！「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怪了，我又不是沒念書，怎麼會一點頭緒也沒有，為什麼？為什麼？於是我開始去求神問卜，問許多過來人，他們到底怎麼寫論文，為什麼他們撐一下、忍一下就能寫出冗長又漂亮的篇幅，表面看過去這似乎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從他們的經驗告訴我：「把文獻架構列出來，與自己的主題結合，將適當的整理寫上去、再多念書、多參考學長姐的論文、不要有太多自我意識…」，即使

他們在分享時會不斷提醒我，寫論文時的痛苦、反覆，可最終他們還是寫出來啦！當我每年被他們問論文寫完沒，痾！我還是寫不出來耶，囧爆了！

接下來，我又發現文獻無法滿足我的大大小小疑慮，所觀察到的實務現象也沒有文獻記載，友人跟我說，因為念的文章不夠幫助我形成內文，我必需要再從大量閱讀中，淬煉出與研究主題有連結的部分，透過整理理解後，才能將之放入文本，不是將文獻不加思索的抄上去，這需要下非常多的功夫才有辦法做到的，建議我花更多的心思找文獻、念文獻，暫時不宜參與志工、研討會等活動，這些事情對論文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我彷彿如水中撈月一樣，看到若似的方向，雀躍地舉起手往水中撈下去，卻什麼也沒有，這裡駛去那裡駛去的，轉了半天仍在原地瞎轉，我心裡很清楚，有很多疑點仍沒有因此處理掉，反倒原本撐到喉嚨的食物，滿到要吐出來了，可是我只能選擇撐住不要吐出來、不應聲、抽離自己，看著游標一閃一閃，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三行文字，龜速前進；一年如此、兩年如此、三年如此…。最後，乾枯的腦漿總算擠出幾滴液體，寫了一些出來，放了許多修改他人的話語見解後，我更加充滿了困惑，為什麼很多問題都要從文獻中獲得解答？為什麼自己的話不能多放一點，非得用學術期刊上「獲准」的話來寫？面對論文，總是有念不完的東西，無止盡的循環，不停地一圈一圈纏繞且使力地緊網綁著我，寫了什麼內容越來越搞不清楚，甚至連看都不想看，根本不知道在做啥，明明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為什麼卻越來越抗拒？到底「卡」在哪裡？我說不上來這些不對勁，具體來說影射了什麼，可是強烈的掙扎和不安，阻擋了每一次的書寫，後來為了能趕快交出文本，我強迫自己無感書寫，不要想東想西，寫就對了，但卻帶來更強烈的迷惘，完全寫不下去。

關卡並沒有因為採取的行動獲得緩解，論文修業年限已經開始倒數計時的滴答、滴答迫在眉梢，更糟的是，假面具也隨之漸漸拆穿，友人常常問我：「到底出了什麼狀況，為什麼方式和概念都告訴我了，還是不會寫，還在原地打轉，妳

在研究室到底都在幹嘛？」我笑著回答：「我也不知道耶！」到後來常常不按時繳交論文進度；常常應付論文討論…，學業上的行為表現以某些標準角度而言，確實差勁透了，我心理明瞭，也很罪惡，但不是我不寫，是我真的寫不出學術規定下的那種版本，也看不見關卡到底是什麼，不知道有什麼好討論的，我只知道自己已經非常疲憊了，好累好累。

有些文本長得不太一樣，我看得懂內文的字裡行間，也能感受到作者在他的生活世界事件的衝突與情感地起伏，他們的直白非常地寫實精彩，描述的與真實生活非常貼近，文章中甚至有一部分提到作者如何從中反思，再將之帶入理論脈絡中，這樣的書寫方式拉近了我與讀者的距離，直搗我心深處，照亮了我心中的心事，某些經驗隨之甦醒，好像心中那些不對勁的感覺，透過他們的道出，變得清晰清楚了，而理論只是作者的一個點綴，有需要再用，而非理論將刀架在作者脖子上，強迫推銷，這讓我感覺自己的遭遇其實根本沒什麼，也感受這一路自己其實並不孤單，讀到深處，有時我點頭如搗蒜，有時二話不說拿起螢光筆標記上，更讓我驚訝的是，念過某些文章過很久的一段時間，有些內容竟深印在腦海中沒有忘記，我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像他們這般地侃侃而談，但感受卻是如此清晰且強烈。曾經想和周圍的人討論閱讀後的喜悅，卻常被打槍，質問說讀這些和學術論文有什麼關係，我感受到在這過程自己的行為很多餘和排斥，似乎代表著我做再多和學術無關的努力皆為無效，但我也不知該往哪裡去？

迷惘的路途中，沮喪到將所有的教科書在網路拍賣掉了，也放棄閱讀曾經讓自己感覺澎湃的文章與記錄：藝術、設計、文學、雜誌、報紙、電影、建築、小說…，因為看了只會更彰顯自身處境的矛盾與為難。如今，困境解除後，我再將這些佈滿灰塵卻仍熱騰騰的資料拿出來戰戰兢兢的讀著，看能不能找回點什麼，讓不對勁顯影，幫助我繼續書寫，當感覺開始現身的時候，我感慨的大哭了很久很久很久……，臉頰佈滿著發燙的淚水，提醒著我心底那股熱情依舊，我知道我知道，只是現在還沒辦法接受這麼多，真的還沒有辦法。

我告訴培元，每當自己想到要這樣做那樣做的時候，發現心理有座警鈴就會一直響，直說我犯規，嚇到縮了回去，想了半天原來是某些主流威權設定的標準，已經有形無形烙印在心中，不斷的在旁邊監視著我，當我動起腳步企圖越過才會發現他的存在，只是我有沒有辦法克服跨越那時刺耳的警鈴持續地、急促地嗡嗡作響，想很容易，寫很容易，作有難度，但敵不過內心、頭腦之間的交相矛盾的拉拔，會擔心寫這些東西有沒有關係？別人看了會不會怎樣？真的可以這樣寫嗎？…害怕舉起步就踩到地雷得罪人，我沒想到自己竟然會怕成這樣，但是我得面對路途中魔鬼蛇神的考驗，我需要一顆威力強大的原子彈直接衝破，但馬力還不足阿，仍要再去找更多的立足點，狠狠的炸碎他們。

我並沒有意識到如此的舉動，和我這個體的生命經驗有什麼絕對的關係，只覺得自己認同其中的論述觀點，但其實作者和我不認識、也不相干，神奇的是為何他比認識我的人更能懂我的所遭所遇？我記得每當寫作、生活出現狀況的時候，自己會不斷回去閱讀這些故事也好、影像也好、甚或音樂也好，沉澱自己鼓勵自己，如今，他們得成為書寫的開端，作為繼續走下去的一些蛛絲馬跡。

發洩完了，然後接下來是…？

第三節 回魂三部曲誕生

我在寫計劃書的時候，將論文名稱取為：回魂記——一段三魂七魄歸位的歷程，此名稱是文本出來後和培元討論來的，我們借用周星馳電影食神當中的「食神歸位」概念來命名，我認為回魂很適合我的學習狀態，我也的確認為自己在學習、學業這條路早了失魂，需要透過敘事來招魂，幫助我回魂，我以為我想要探究的是關於「學習」這件事情。但是寫到期末，卻發現「學習」只是個幌子，再回觀這些文本，我認為它們的存在是有意義和脈絡的，沒有這些過程，也不會幫助我越來越找回對生命的渴望。有些渴望其實一直都在，依稀有點方向卻又不怎麼清楚，試著追憶：

一、我是沒靈魂學生

念研究所期間，我陷入極大的瓶頸，我發現自己像機器人般的上下課，也無法在字裡行間找出對話，我失去了對社會工作的靈感與熱情，許多訊息聽得到、讀得到但感覺不到，無目的的在校園遊蕩著，於是我想要出走，找回失去的靈魂。

取自 2009/05/09 浩然基金會國際志工申請自傳

有些同學非常羨慕我，告訴我這裡有許多名師，是學術標榜下專業的闢路先鋒，對許多憧憬的學子來說，畢生若來此朝聖一次，必會有所不同，我心想：「也講的太神了吧！或許就如同大家告訴我的，我一定可以收穫滿滿，很驕傲的告訴他人，我有來朝聖過唷！」然而，第一學期的幾堂課真的讓我傻眼也充滿了許多困惑，上課時總是聽老師抱怨、批評許多事情；用的教材是老師自己的著作，期末作業是檢查有沒有在他著作上畫重點；寫文章要有架構、按照標準格式；叫學生的時候不是稱呼名字，而是以學校做區隔；明明開碩博課程，開學第一堂課卻說我們沒有提前告知，不能修課；要學生有批判性思考，可是學生表達自己的觀點講出來後，又一直說學生看法錯了。

我實在是一頭霧水，也很生氣，為什麼上課得一直聽老師自誇豐功偉業？為

什麼得一直念老師的曠世巨作？為什麼得聽哪些派別方法的批評？為什麼得聽老師和哪個老師之間的水火不容事情…？台上的人講得滔滔不絕，台下的我感到不舒服，心理滿腹的 OS：「這些事情關我屁事阿，名師的樣貌不是蘇格拉底也不是米開朗基羅，是宮廷歷代明爭暗鬥史，把學生的自尊往地上踩的樣子，我念的是以人性關懷為本的科系，沒跑錯吧，他們不是應該散發出尊重、關懷、同理與包容，怎把學生當出氣筒，為何真實接受到的卻是充滿著威權、自信與傲慢的感受，學生必須遵從他們的想法，若沒有服從，只會遭來一陣暗示性的酸話語與刁難」，¹¹我實在無法接受也很不服氣，他們憑什麼成為一位賦有聲望的助人者，連基本的情緒管理都失態了，更遑去表現所謂的助人關懷、禮讓、同理心，所有巨塔之下的人，好像只是他們的工具，用來成就自身榮耀的墊腳石，我打從心底對這些老師感到厭惡與不屑。

那時候的我，可以強烈感受到自己的某些能力快要被抹煞了，說不上來那是什麼，感覺自己退步了，依稀覺得，心中那一團團很像「靈光」的光芒漸漸地熄滅了，具體來說靈光有點像算命師說的：「讀書開竅了」，我在大三的時候真的有一種頓悟讀書的感覺，可是來到這裡，有好多阻力一直要將之關起來，於是我的防衛機轉啟動，想要保護他，遲遲不肯與阻力妥協，直到後來實習、找指導教授…，許多不合理事件相繼出現，我曾經遊說同學們一起站出來做點反駁和改變，但同學們有些認為我是小巫見大巫；有些寧願服從不想惹麻煩；有些認同我的想法，但是不敢…，我很納悶也很不解，為什麼只能逆來順受、敢怒不敢言，有些同學安慰我說：「社會上這種人多了，妳太嫩還是小朋友沒有出過社會，正常啦！」這樣的正常是習以為常？無奈以對？還是樂意接受？我氣到跳腳，為什麼其他同學的反應都一樣，是我不正常嗎？花錢來念書卻得到如此的教學品質，只能默默接受嗎？

當我鼓起勇氣向父母提出休學的請求時，父母覺得我只是暫時遇到壓力、環

¹¹我發現我已經設定好「老師」該有一個什麼樣子。

境適應不佳罷了，他們覺得「老師」講的永遠是對的，有意見是學生本身的問題，話語間的語氣，再再暗示我「休學」，是一種要不得，人生會留有汙點的事情，好像做了這件事情，觸犯天條，讓家族蒙羞，後果非常嚴重，要我千萬不可，甚至找了許多摯親摯友勸我不要休學，而我最常聽到的規勸是「妳頭都洗一半了，咬著牙，忍一下就過了（台語）」，講的一副我就是吃不了苦，草莓族，浪費學費，如果沒有繼續忍下去，就是間接承認，我，就是如此的沒用。那時候的我，勉強接受但仍感到不服氣，常常反問自己難道我的觀察、質疑錯了嗎？難道學校裡面叫「老師」都對嗎？浪費家人給我的資源（研究所補習費、考試費、學費、生活費），當初研究所是我選擇要念的，我不懂得負責任，也不懂得感恩，只照自己的想法做，是阿，我怎能反悔呢，好吧！那我再撐撐看吧，如果真的不行，我無話可說，休學計畫失敗，繼續念。

這陣子我都在放空，如同行屍走肉般的不想做事情，只做該做的事，沒有方向，只有應盡的責任。

取自 日記 C 2008.07.14

繼續念書後的我，有去上課、完成報告、實習等例行公事，這些事情和大學相較下其實差距不大，以前大學做起來很開心、得心應手，但研究所做起來卻是重如鉛錘，每件事情如同洪水般淹沒我，很痛苦，我不知道我怎麼了。於是我帶著許多疑惑和挫折，向身旁的長輩親友的求助，希望透過他們的經驗幫我找回點學習動力、熱情，但總是得到一致地建議：「妳的想法疑點很好，但現在不適合去想這些，總之不要有太多想法，老師們的位置有權力讓他們這麼說、這麼做，我們只是來求個文憑的，趕快寫一寫走人他們也管不著妳；哎唷！畢竟我們都在學習，沒有經驗，老師們已經是獲得認可，跟著做不會吃虧啦。」這些建議我都知道，也不是不好，但問題沒有解答就罷了，反倒招致更多的疑慮，很少人願意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反而告訴我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妳怎麼可以這樣不切實際…。事實上，我根本沒有想要怎麼樣阿，我只想找人解答問題，請問何罪之有？

為什麼大家都瘋狂的想要趕快畢業、考社工師、考高普考，而不去想這過程我們可以學習點什麼？學了什麼？怎麼運用學習在生活各個面向…？好歹我們也是繳學費進來念書，出點聲音也不行，卻只能壓抑嗎？

繞了一圈，這裡去了，那裡也去了，我光是考慮休學這件事情就花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想為什麼我念不下去？想自己真的是因為適應不良嗎？想要怎麼跟父母再次提出休學？休還是不休？休學了真的會成為罪人嗎？休學要幹嘛？休學就比同屆的晚可以忍受嗎…？無止盡的循環思考，與他人的建議，使得內在的情緒大起大伏，有時隨著一句他人的鼓舞有了動力；有時因為走得很痛苦感到無望，一段時間下來，我的精神全然耗盡，這些話語中的思辨不但沒有成為讓我更想繼續念下去的助力，反倒成為更走不下去的推力，內心越來越疲憊、越來越憤世嫉俗，每待在學校一刻鐘，足以要了我的命，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每天活著就如同死了一樣，麻痺，我真的很想逃離開這裡，誰來救救我；對照身旁的同學，他們身上散發出衝進與幹勁，炙熱的火焰不斷地熊熊燃燒，真的很美麗也讓我心生羨慕，因為我曾經有過，但不知曾幾何時烈火怎樣也點不燃，熄滅了。

二、學生的樣子

◎遭受懲罰的學生

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媽媽將我安排在那所謂的名師班，裡面充滿教職員子女，為的是要每張考卷的成績滿分，在這樣的教室裡，總是有寫不完的參考書，考不完的試，以及此起彼落的藤條聲，學校打不夠，家裡再打，打到滿分為止。學校下課後，緊接著是補習班，畫圖、書法、鋼琴、作文…琴棋書畫樣樣來。後來，母親為了讓我上更好的國高中，將我轉學到另一間更以升學為主的學校，新學校，和先前的學校氛圍很不同，位在當時台南市中心最繁華的商圈裡，同學多是官員、院長、有錢人家的孩子，許多同學手上、身上、腳上總穿戴最時髦的手錶、衣服和鞋子，他們時常約我在中午休息時間偷溜出校外玩耍，下課也常翹補習去玩耍，作業、考試我學會抄解答、作弊來解決，漸漸的老師將我歸類為壞學

生群，不但時常找麻煩，甚至常抓我們當代罪羔羊，吃了不少冤罪，而另一群成績好、家境好的同學，老師對他們的態度和對我們的態度簡直是天壤之別，尤其對某院長的家長，我看他在面對他們時，整個人都要下跪了，¹²剖爛啪，對他的形容，再適合不過了。

中學的生活，和我小學的樣子很像，無止盡的知識轟炸，晨考、隨堂考、小考、週考、模擬考，老師每天都在激勵學生認真讀書才有美滿的未來，擠到 A 段班一定保證前途一片光明。在班上，同學間彼此很少交談，不是趴在桌上睡覺，不然就是念書，上課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說啥，好無聊喔，總有一堆不知哪來的莫名其妙考試。第一次發數學考卷時，老師開始表揚高分的同學：「考的很好，再接再厲唷！」考不好的呢：「參考書要寫熟，這些上課都有講過，不會多做幾次。」那一天，我發現這個學校，連發個考卷都有陰謀（從高分發到低分），而我的考卷是倒數第二張，老師跟我說啥我已經記不得了，我只知道那段從座位走到講台領考卷，再走回自己位置的路程，已經公開了我是考了多少分的料，而在老師的訓誡下，註定了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讀書態度，唉！國小那樣的氛圍又來了，腳步很沉，為什麼我又來到這種鬼地方，看了一下分數，六十五分，我覺得也不差阿，但老師的話暗示著，妳再繼續考這樣的成績，會沒有未來，成為班平均降低的害群之馬，那種無形的荼毒在往後的就學生活不減反增。

為了不想挨打，我逼自己死背、硬吸收，黑板上、參考書上那些聽不懂也看不懂的符號，但那些密密麻麻的東西在講啥，我沒機會「慢慢」瞭解，因為我彷彿置身猶太集中營或是監獄，上面說一就是一，要怎麼樣就怎樣，臨時搜查書包、突襲檢查有沒有在吵鬧，成績考不好打、罰站、半蹲…，每個人為求自保，對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只能視而不見，哪顧得了尊嚴。談戀愛更是大忌，許多情竇初開的情侶，戀情公開後常常被狠狠的拆散，尤其是如果有一方成績特好，另一方成績不好的情侶，導師們先是各別約談，約談無效直接通知家長，甚至在班上告誡

¹²「剖爛啪」是拍馬屁的台語。

同學，如果兩人私下在一起有人看到卻沒有通報，揚言要給我們好看，這裡只有讀書以外的事情是正常，其他皆屬於偏差行為。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國三段考完後，我們週六仍必須到學校自修，那時對班上來說是個可以放鬆一下的時間，同學間也都帶了隨身聽、漫畫、小說、玩具互相交流，正當大家玩得正起勁時，導師突然衝進來，說我們吵什麼吵，將我們的違禁品全數搶走，要全班罰站，她一個一個突襲檢查大家的書包（她大豐收），然後一個一個開罵，而她罵的方式與對象都用一個人的成績來衡量，對成績好的同學就說：「某某某，考完試可以放鬆一下，記得成績不要掉下去，下次要看回家看，不要再帶來學校了」；對成績不好的同學就說：「某某某，你也不看看你上次模擬考考幾分，現在還有臉看這些，沒用了你…」，甚至對有些她平常就看不順眼的同學，連給他們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將他們送進教官室記警告，而當老師遇到家長時，只能用小李子見到老佛爺來形容，這裡拍拍那裡拍拍，噁爛透了，這些人和我國小老師沒啥不同。

高中的導師更是經典，也是個出了名的名師，比起國中的，他的嚴厲程度變本加厲，他掌控了學生所有細節，包含成績、服裝儀容、上課筆記、人際交往、書包裝什麼等都要管，只要他不順眼就是一記耳光、一個警告、一天的罰站。軍事教育般的管教，學生上課必須提早五分鐘進教室，端正的坐好，椅子不能作超過一半、男女不能交談、抄筆記只能按照他的方式抄、解答題型只能用他的方式解、不到 60 分的考卷，永遠是丟在地上，如果他提早進入教室，讓他看見還在教室外面和其他同學嬉戲，他會開始破口大罵：「你是不是他媽的賤，上次物理考成這樣，還在那邊玩，拿你的筆記和作業來讓我看看」，如果作業沒有「按照」他的方式寫，筆記沒有「按照」他的方式抄，馬上一巴掌揮過來，破口大罵：「說你賤還不承認。」這時如果不想繼續被嚴刑拷打，最好說：「對，我賤。」曾經有位同學沒有說他自己賤，老師一直罵他、打他，打到下課鐘聲響起作罷，那位

同學被打得很嚴重，我下課去安慰對方被他撞見了，還莫名被¹³「ㄍㄟ」了一頓，學校，就恐怖（台語）。

◎無法反駁的學生

我每天都不想去學校，成績一直普普的我，到高中甚至一落千丈，被罵、被打、被汗辱：「撿角（台語）、畜牲（台語）、妳說妳賤不賤、妳沒效了、班平均降低都是妳在起鬨、妳考不上大學、禍源…」，我原本滿心期待自然組可以做很多實驗，可是在這裡不但一堂實驗課也沒有，反而遇到更兇狠的瘋子，有人說我的老師都是名師，可是我的成績，沒有因為遇到名師而進步，我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我只聽得懂他那些威脅恐嚇的言語、懲罰，甚至到後來已經完全麻痺沒感覺了，大家一有編班的機會就往外跑，離開這個鬼地方。我曾經在一開始向父母訴說學校的遭遇，但他們總說：「老師永遠都是對的，被懲罰是自己不認真，要謝謝老師的教導，檢討改正自己。」我能理解上述的規訓，我也同意許多事情自己本來就要認真，但是我後來觀察到更多「執法過當」的事實時候，很確定許多事情的不對勁和不正當，大人們從來不去問學生：「你為什麼要這樣做？」而是直接從結果和他們傲慢的經驗，來判定一位學生的生死，後來我懶得向父母報告任何學校的事情了，因為他們的立場已經確立，而他們也只看成績，再講也只是多餘，也只是醒目我不斷頂撞師長，罪加一等的不得體行為，我何德何能去頂撞長輩呢？我只是想要據理力爭，過得快樂點，錯了嗎？

這些名師總是有很多忠實粉絲感謝他們的嚴厲教導，讓他們考上好大學，天阿！他們是上輩子欠他的嗎？為什麼要創造他們繼續作孽的舞台？十幾年過去了，我的立場總是一樣，我不覺得他們的嚴厲對我的學習有什麼幫助，我的學業成就不佳，不全然在我，而是我努力了，結果就是這樣，為什麼你們要這樣說我？所有的回憶，遺留下的，只是那些在過去的挫敗和譴責。

寫到這邊，恨的感覺似乎漸漸地開始變清晰。

¹³ 「ㄍㄟ」是被罵的台語。

◎忍無可忍的學生

高二的校慶期間，導師要我們每天到校後馬上繳交十題物理作業，他還會在同學正在為比賽加油的同時，單獨叫同學去他的辦公室，原因是因為他懷疑有些人的作業用抄的、有些人沒有按照他的方法算、有些人只是他看不順眼...，他會逼問每個人的作業是不是抄的，如果對方一直說沒有(也確實沒有)，他會將之屈打成招(不停的甩巴掌、打肚子)，每個被點名的人都膽顫心驚，整個校慶根本就是噩夢。那時我是副班代，負責收全班同學的作業，並在八點準時放在他桌上，但由於同學都害怕寫錯被罵，因此到校後會趕緊參考其他人的作業修改，因此我都九點才放到辦公桌上，可想而知，他每天幾乎狂罵我到臭頭。校慶的第三天，大家再也受不了那天，班上幾乎全體同學，加隔壁兩班的同學，約一百人來到了校長室打算向校長投訴老師不當體罰的事情，哪知老天幫了更大的忙，剛好家長會長就在裡面，於是我們轉向家長會長陳情，並且拿出的具體證據給會長看，於是不能說的祕密公開了，事情鬧大了。

事後，先是教官來訓話，他說你們有問題可以先找教官連絡，最好不要「越級」報告；再來是校長的訓話，他說找他陳情他會解決，為什麼要在校慶期間這麼多外賓面前講...，聽到這些馬後炮，心中更是不爽，這些大人在講啥狗屁話，大家心知肚明這位老師的行徑已經幾十年了，要解決早就解決了，他們的字裡行間透露出許多不安、憤怒與恐懼，暗示著：「你們真該死，製造大麻煩，我現在竟要為你們擦屁股，我不好過你們也別想好過。」我很清楚，眼前的這些人根本不會為學生爭取權益，只怕家醜外流，只想息事寧人、袒護教師罷了。之後，導師在中午午睡中間叫醒所有人，他大罵是誰發起這些活動的(包含我)，並且要全班人投票還要不要讓他教，結果幾乎所有的人選擇不再讓他教，他自信滿滿的臉，頓時沉下來。我想他自以為傲的自信，讓他沒有想到事實竟是此般結果吧，他在落下一句狠話後，甩門離去，聽說他誓死不再出現在我們班面前，而後來更聽說沒有老師想要接任我們班，怕麻煩，也怕我們，從此，我們班被貼上「難搞」

的標籤。

高中有一次，化學老師走進教室見班上鬧哄哄，突然把我叫起來站在講台，要求我當眾對全班道歉，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天我根本沒吵鬧，整節課我都在念書，當我拒絕他的要求時，他笑瞇瞇的臉開始凝固的對我說：「妳還不快說，說妳以後都不會吵鬧了，班平均降低都是因為妳。」我仍抵死不從，他開始生氣的說：「好，妳不說我們就繼續耗，這堂課沒上到，是妳害的。」就這樣我站了整節，結果他沒輒，憤怒的叫我去找導師和教官報到，我覺得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非常冤望，淚水在眼眶打轉，硬撐著不讓他掉下來，因為掉下來即表示，我將我的人格讓對方踐踏，我恨死他了，只要我還活著一定和你勢不兩立。

另一次，學測成績放榜了，我的數學只有考兩級分，數學老師一直是個好好先生，但永遠聽不懂他在教什麼的人，他誠懇的把我叫到操場深談，說我的數學成績創了全國最低，害他在校務會議非常難堪，校長非常關切這件事情，他壓力很大，叫我用功讀數學，如果有需要參考書或是不會的要問他，不要每天只想著玩，就算不念書要玩，也行行好不要影響其他人，害他們成績跟我一樣爛，其實我有在讀書和補習，可是聽不懂也學不會，考試更不用說了。

我的個性因為上述這些事件中，變得非常剛烈，天不怕地不怕，我再也不相信任何大人，只要我還在，必讓與你們難堪。現在和同學再次討論這些事件時，大家會覺得我高中很像瘋子，那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回想起來是笑話，但我不後悔當初的決定，若沒有這個改變，我早已得精神病了，和同學的感情也不會好到現在，縱使大家後來都沒有考上名校，但卻有著至今仍無法切斷的深厚革命情感。

當前陣子，我在新聞看到母校，因為教師唆使學生竄改學測面試資料被起訴時，我思考著，我們當初的革命並沒有讓體制有什麼改變，真正的改變在於參與這事件的每個人，這樣的行動在大家心中種下酵母菌，因著個體間的不同，有著不一樣的發酵，聽說老師現在不會打學生了，我的同學也沒有因為未考上名校就

撿角，反而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天，過得好好的，唯獨體制下那不能說的秘密，仍繼續蒙騙世人。

◎亂出氣的學生

小學的我，成績普通，不愛跟班上的教職員子女玩在一起，只和非教職員子女混在一起，班上形成兩派，我整天都在想怎麼惡搞這些人教職員子女，偷東西、唱反調、罵髒話、作弊等舉動，只為了整垮他們、陷害他們，屢試不爽，但我母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直到有一次有人去告狀，事發之後，母親痛罵我一頓，在她面前我總是裝乖，那心中的我萌生更多的恨，竟然有人敢打小報告，因此，之後的我越是跋扈，一有不順心的事情，就動用私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轉學生，老師將之座位排在我旁邊，要我好好照顧她，我因無法和好朋友同坐，對她惡言相向，假借幫她倒湯麵之意，故意將湯翻倒燙傷她，後來，轉學生又轉走了，我成功又和好朋友一起坐了。當時，沒有人教我這些，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敢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再兇再狠的事情，我都敢做。

後來轉學後，我看到電視上演的那種流氓出現在學校，果然一山還比一山高，王瞬間變成鱉三，成為頭頭的小囉囉，我追隨的王，竟敢直接嗆老師，有一次，音樂老師發瘋似的要大家在走廊考聲樂，結果王與小囉囉經過我們班時，當場跟那個老師說：「妳這個老師有毛病喔！考音樂不進教室考，在走廊佔位置，聽挨爸叫母（台語）的歌聲，妳不嫌吵，我都嫌吵。」王講完後，全班歡聲鼓掌，王在我心目中就像廖添丁一樣，是行俠仗義的使者，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對方一樣。

高中換老師後，班上呈現一種無政府狀態，沒有人要來上我們的課，於是同學與同學間的互動多了起來，玩的非常起勁，而我也在這樣的情境下玩很大，沒有在讀書，常常成群結隊的和哥兒們嬉鬧，甚至後來還玩到社會組，有時候遇到校園打群架事件，我和哥兒們一定是跑第一，說什麼也要沾個邊，結果莫名其妙，我有「大姐頭」的稱呼，沒有人敢惹我，惹我，我會烙人揍他，那時總是不知哪

來這麼多血氣方剛，和看不順眼的事情，而我選擇用暴力與惡言來發洩這一切，欺負相對柔弱的同學，我常常在做完這些事情之後，感到無比的罪惡感與難過，我並沒有想要這樣對對方，可是不知為何在當下，自己莫名的殺紅了眼，群眾的鼓噪聲，使事態越演越激烈，我發現我創造另一個暴戾的自己，他長得和壓迫我的人一樣蠻恨不講理，而我的雙手開始沾滿了血腥，我很訝異，自己竟然變成自己最恨、最討厭的樣子。

書寫一路求學歷程，不斷的抗爭的過程，我也在無感中讓他人取代了我的靈魂，有一部分的自己一直呈現反抗的狀態，不管積極也好，消極也好，我總是對老師充滿憤怒和敵意，無法信任他們，原來有其無形的種子隱藏在經驗的泥土裡，影響著未來的我，佛家說的因果論，確實煞有其然，只是當事人無法立即覺知就是了。我想起有些碩士畢業的朋友，談及寫論文過程的學習心得時，大家都會滔滔不絕的訴說這本複雜的經，聽多之後，很多人講述的一個共通點是：「我告訴你啦！真正的研究是在你畢業後，不要以為自己要寫什麼大作，要做，也等畢業再做。」我對這番話印象極為深刻，它放在心裡很久，我曾經說服自己去同意這番論述，但幾年醞釀下來，我實在無法認同，甚至有意見。我的解讀是，大多數與我在相關領域的人，寫論文過程，似乎失去自主，有種迫於現實的無奈，不得不屈就的感覺，在一種權力關係下，當事人似乎是沒有資格去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或是僅能獲得少部分的自主，為了畢業，無奈催眠自己，先這樣再說了啦，要做喜歡的，以後有的是機會。可是試問，有幾個人畢業後還會做研究？畢竟還是少數吧！如果在學習過程就複製了這樣的思維和方式，我想，自行獨立研究的過程，過去所學多少會影響判斷和行事的態度；再試問，要怎麼執行去做自己想做與喜歡的？方向在哪？誰能保證權力關係這樣的事不會再發生。

如果說生命還有點悸動

旅途的回顧與尚未發生的旅程，總是讓心跳撲通撲通的有感覺

它總在過去、現在、未來間帶來不少的反思和感觸

連人帶魂的捲了出去又捲了回來

只要有機會，就出走吧！

取自 日記 J 2011.06.06

三、學生想要開竅

靈光乍現的記憶

父母：「算命仙，我們都有讓女兒去補習，女兒讀書怎一直沒有什麼進步，你幫她看一下，是哪裡不對，需要改命嗎？」

算命先生說：「免煩惱啦！你女兒二十出頭會開竅啦！」

過往，生活多數的時間都和學校、補習班連在一起，我總是聽不懂課堂老師在講啥，在那裡出現了某些我認為很酷、很厲害的人、事、物，他們無意間的舉動，敲醒了平凡的我，也想做點很酷、很屌的事情，從他們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我可以自行決定我的人生；原來人生除了讀書，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因為他們的不經意，燃起我對生活的渴望與主動追求，這樣的生命很踏實與感動，我想算命師有算準的，我真的有開竅唷！不是讀書，而是對生命，而今生命失去燈塔指引，我僅能摸黑守護那最後的一點點光芒。

◎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

研究所走到今天，我愈走愈迷惘，迷惘的日子一天過一天，看自己癱在床上什麼事情都不想做的樣子；看自己不想做作業被當也無所謂的樣子；看自己麻痺的亂花錢；看自己每天不是真正的開心；看自己不斷抱怨相同的事情...累了，不做點什麼改變一切還是會繼續下去，是時候好好整理到底為什麼自己會變成現在這副

德性，以此作為我的行動研究的起點。

取自 2009/01/19 行動研究計畫書作業（碩二下學期）

◎某些人

萬媽

還記得，大學對於某些課程或是制度的安排感到不滿，跑去向萬媽抱怨，萬媽鼓勵我們，可以透過採取哪些行動，對上頭產生影響力，跟她講是沒有用的，不會有改變，她能做的只是告訴我們怎麼往上據理力爭，她會默默的支持我們，一旦，需要她的出現時，她會出手。當老師這麼說時，心理有股感動湧上心頭，第一次有老師願意幫我們背書，也第一次有人告訴我可以怎麼做，而不是敷衍我的問題。而老師的上課方式也很不同，有時候是在課堂上實際操作；有時候帶我們從行動中回觀理論知識；有時候從影片中，引發學生思考、發問、對話...，上萬媽的課根本不用擔心會不會被當這件事，因為成績發生在平時課堂上的互動過程，而不是局限於期中、期末考的兩次筆試定生死，這個歷程對我而言，除了是另一種獲取分數的途徑，還讓我學習到，如何將死知識轉換為活知識的過程，活知識，讓學習記憶變得很深刻也可以記很久，甚至會想要自己主動的挖掘更多，相對死讀書下硬背的知識，往往在考完試後馬上還給老師般的不留痕跡，來得有意義。

阿偉

阿偉，是她，開啟我不同的學習樣本，引領我勇敢的打破無聊的學習規則，以前我會向她抱怨什麼課很爛很無聊，她會語重心長的告訴我，沒錯阿，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不過既然這是既定的事實，那我們可以自己轉囉，不一定要只上系上的課，還有很多系的課是非常有趣的，妳去聽聽看吧！她的建議有如當頭棒喝，因為我的頭腦僵化到認為什麼系就只能上自己系上的課，跨系選課、旁聽是不是要多繳學費、會不會和本科系不相干、自己去外系上課會不會變得很矚目...，我腦中總是充滿著許多假想的恐懼，怕這個怕那個，但有阿偉的前車之鑑，

或許我不需要擔心太多，於是循著她的腳步，上了許多非常精采的課程，這些課程到後來影響我非常的深，超越我本科系的學習，影響我對世界的想法。而她在學校裡面，以自身行動投入與實踐她所深信的理念，勇敢的為不公義、不平等的事件發聲，我很佩服她那股堅毅不動搖的勇敢與勇氣，相形之下，我會害怕講出自己的聲音，漠視許多不合理，大學時我並沒有與她一起參與一些社會運動，我只負責簽名聯署，但在往後的日子，我身上依稀開始出現她的影子，我很意外，原本的害怕不知道去哪了。

冠州

冠州，是我上蔣勳老師的課時，認識的外校旁聽生，我和他通了好幾年的信件，這個人的存在對我大學非常的重要，我們討論、辯論了非常多人生的議題，以及分享生活的所知所感，我常常會告訴他心理面許多無法解答的困惑，他總是不會事先告訴我答案，因為他總說本來就沒有正確答案，有時候他反會用一則故事、一件藝術作品、一首詩…，引領我看到自己的方向，一開始覺得有點怪，因為他分享給我的東西，是我從來都不想碰的，例如：古典音樂、中國詩詞…，久而久之，我發現自己給自己好多限制，看事情只用根深柢固的觀點在解讀，因為他的視野軟化了我，許多硬邦邦的自以為，不再停留於表面的情緒，這個人在我心目中有一種很崇高的境界，覺得他總是博學多聞，怎麼問都不會倒。

這幾個人，和過去認識的是迥然不同的，他們一點也不勢力，也不會以成績來評斷人，他們不辭辛勞地與我一問一答，對話中的往來，無形中開啟我的思考、自覺與自主。我一直很感謝他們不厭其煩地聽我、讀我、聊我，許多不安的困惑與想法，也大方地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我，並且給予我極大的想像發揮空間，而不是因為沒有按照他們的方式，直接將之印上「不受教、想法太多、怪咖」的標籤，他們告訴我，透過某些思辨、行動與集體力量有機會改變現狀。而他們的出現，對我的學習產生絕對性的質變，點燃了我的光芒，我總在失落時想起，是她們，開啟了我「主動」學習之路；是她們，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學習可以這麼

不同和美妙；是他們，讓我第一次看到不同身份怎麼彈性的在身處舞台找到自己、發揮自己。

◎某些事--基媽家

有一次基媽家來了位友人阿本，好奇的看著我，問我為什麼會出現在基媽這裡，我跟他說，我是一位不知道在幹嘛的「¹⁴菸酒生」，他大笑後告訴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這樣的角色，你一定是遇到什麼困難，快說來我聽聽。」此時基媽也湊過來加入我們的對話，我開始訴說自己的種種，他們說我不好好念研究所實在可惜，鼓勵我寫同志研究，他們認為同志議題是需要愈多愈多人的認同與發聲，不論你是否為圈內人，只要認同同志，為何不可行呢。可是我告訴他們，我不想要有目的的來這裡打工，有心機讓我感到不舒服，他們告訴我，即便現在社會比起過往，看待、對待同志的態度看似和善許多，但表面的和平僅只於檯面上，檯面下仍是荊棘遍布，自己每天的生活都必須戴著各式不同的面具應付著，很累很累，他們不認為社會對待同志的態度與社會風氣的開放互成正比，有些人或許外表裝認同，但骨子裡卻是充滿批判的，若刻板印象的根沒有剷除，豈可說台灣是同志友善呢。

而我們豈可僅只在此現狀中誇耀與自滿，真正的友善是來自於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接納，並和平共存的，如果說論文是我可以發聲的平台，又認同同志，那為何不一起加入做點努力，人手總是沒有夠的一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需要什麼資源我們都會幫你，別擔心，放膽完成你的學業吧！後來阿本分享他之前念書的文章給我，基媽看到同志助人領域的相關書籍、影片、友人，不斷地介紹給我，因為他們的橋樑，我才能真正踏入圈內去瞭解實際現況到底是什麼。

這一次吧檯上的對話與鼓勵，如同後來我們一起喝下的龍舌蘭 shot 一樣，暖化我冰凍麻木的心，燃起了小宇宙內的某些火苗，他們的關心、傾聽、義氣，

¹⁴ 有些研究生，會自我解嘲，稱自己為「菸酒生」。而我當時對於人生茫然，也不斷的抽菸喝酒，因此這個名詞，再適合不過了。

讓我看見，即使他們自己都過得這麼辛苦了，仍願意不吝嗇的伸出援手，拉我一把。

某些物—街頭塗鴉



拍攝於台北西門町 2009.05.03 作者：無名氏

當我學會騎摩托車上路，第一次在路邊看到街頭塗鴉時，我感到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躍，塗鴉用色大膽、彎曲的線條、寫實的畫面，彷彿告訴我：「有話大聲說」，這和一般的放在美術館內的畫很不同，美術館的畫很美，但我無法與作者對話，不知道對方想要表達什麼，但是評論家一定會頭一個告訴我們畫家的想法，奇怪了，他們怎麼知道？記得每次小時候畫完畫，會很興奮得拿給大人看，期待著大人的稱讚，但一開始我並沒有受到很多讚美，有人說：「這孩子怎鬼畫符阿，看不懂她在畫啥！」也因如此，我後來畫的東西都是在迎合大人們的需求居多，也常得莫名獎，直到有一次寫生比賽，我發現畫室老師和評審間那眼神的交換，驚然發現，原來得獎，和自己的實力沒什麼太大的關係，而是和你的老師有沒有後台有關，原本喜歡畫圖的我到後來失去了熱情，覺得自己每次都在畫得獎的套裝畫，不是真正的畫出想畫的東西，但卻得獎耶，既可悲又諷刺。

當我站在塗鴉牆前欣賞時，經過身旁的人們有許多是這樣說的：「現在的年輕人唸書不唸書、衣服也不好好穿（說我，穿垮褲）、牆壁亂塗那些有的沒有的，看到真¹⁵倒彈」，接著警告身旁的孩子：「你以後可別學他們」。哀，當然這些話也出現在家人耳裡，但阻擋不了¹⁶他吸引我的熱情，我不斷開始研究他，甚至假借補習的名義，行翹課之實畫塗鴉去，在繪畫的過程，彷彿從小到大壓抑已久的火山熔岩在此爆裂出來，就和我所想一樣，我可以非常自由的沉浸在我的設計空間、大膽的配色、畫想要風格，作品等同自己，無法抄襲，因為明明都是畫一模一樣的東西，但出來的感覺卻無法和原作一樣，或許畫作本身也意味著創作者想表達的真意，加入了靈魂，活了過來，活出了自己，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連結，也喚起我渴望自由的靈魂。塗鴉存在於許多社會的角落，自然不做作，有時候經過他時，總會不經意的多瞄幾眼，會心一笑，他連結了經驗裡的什麼，不會說啦！就是「受不了的酷」。

有些人、事、物和我沒有直接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無意中的什麼，卻產生了我們彼此的連結，以及我內在的激盪和發酵，間接地與我有交集，慰藉了我不安的靈魂。

四、為自己出征

◎休學是場硬戰

再次的向父母提出想休學的請求，直說抱歉，我盡力了，真的念不下去，想要休學去工作找點方向，反正賺錢也不是壞事，請你們不要再阻擋我了，這樣的訴求對家裡反而造成更大的反彈，父母更加歇斯底里，造成幾年後的家庭紛爭，從柔性溝通變成惡言相向，甚至到後來冷默以對，期間母親甚至帶我去諮商、求神問卜、算命，問，這孩子到底怎麼可以「如此的不聽話」，這些人用了他們所學的「專業」來幫助我，但過程中沒有一個人的話語可以穿透我的心，引領我釐

¹⁵ 「倒彈」是反感的台語。

¹⁶ 對我而言，街頭塗鴉是有生命的，因此用了「他」而非它。

清混沌的狀態。

諷刺的是，後來父母同意我休學的理由，竟然是來自於一位會通靈的叔叔說我「卡陰」，我很感激那位叔叔，他完全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情，但卻最了解我，當時母親請他勸我不要再鬧脾氣好好念下去，叔叔只講了幾句話，竟直搗我內心深處，啪，淚水稀哩嘩啦的直流，彷彿這一切的痛苦有人同理了，他當時告訴父母不要再逼我，讓我去走自己的路吧，這時父親氣得拍桌子，氣呼呼的說：「我搞不懂這孩子到底怎麼都講不聽，該給的，該供應的從來沒少過，現在只要她把論文完成，有這麼困難嗎？」母親在一旁無奈的搖頭，後來叔叔受不了篤定的說：「今天妳的孩子都想去死了，這會比完成學業重要嗎？」當下書桌上的四個人沉默了數十秒，我的父母嚇壞了，而我內心的回應是：「是阿，是有這麼想，叔叔你好神，甘拜下風。」

◎無形的桎梏

好消息，警方和喬伊的父親都不知情

大家都認為喬伊是自殺

驗屍報告，死因：氣管劇烈壓迫，導致窒息

哼哼，大家都認為是頸部的壓力殺了他

但是四年來的精神壓力呢？報告上卻沒提到

工程師很聰明，但為什麼卻沒能發明測量精神壓力的工具

要是這種機器，大家都會知道

這不是自殺，是謀殺

取自 電影「三個傻瓜」電影台詞 36:34

就在我面臨選擇是否休學的過程，我發現自己的腦袋，裝了許多奇怪的價值觀，和現實的我形成一種僵持不下的對峙，這些無形的桎梏，導致我陷入一段很長時間的自責、煎熬和挫敗，甚至對週遭一切心冷，難道「休學＝撿角（台語）＋沒前途＋忘恩負義」嗎？

我覺得「休學」本身並不可怕，殘酷的是腦海中那些揮之不去，對休學既定的譴責、批判、污名和標籤，迫使我成為階下囚，接受刑求，而我可悲的家人阿，也成為「休學」標籤下的奴隸與兇手，我的母親說：「沒念完，妳也就不需要回這個家了。」為了文憑，要與我斷絕關係；我的父母寧可花錢找槍手幫我寫論文，也不允許我好好出去闖闖；我的父母寧可花錢關說、討好教授讓我畢業，也不允許我放棄，他們看文憑比看我的生命還重要，那我的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升學主義下，不能輸在起跑點的步調，讓停頓成為要不得的舉動，而文憑真的代表一切嗎？我的父母甚至家族念過研究所的人，都會大言不慚的告訴我：「論文有什麼困難，抄一抄討好老師就了嘛，你以為想要寫什麼大作阿，省省吧！」

為什麼我要花錢來學校討好老師，他們的薪水都是學生的學費、納稅人的錢，憑什麼我要去討好他們，還真是好大的官威阿，我不服，徹底的不服，如果說是國民義務教育前沒得選擇就算了，高中時，老師會遊說學生說：「想要自由去大學就對了，可以選喜歡的課程。」結果去到大學，根本沒有想像中的自由與自主，又有人說，研究所會更自由喔，天阿，進來之後根本一切都不是阿，這些騙子，我不想再被騙了，為什麼我們不能要求他們退費、退職，反而是我要去休學放棄我在學校學習的權力，什麼跟什麼阿，這個遊戲規則真的是爛透了，念研究所沒有錢領就算了，還要把自己的自尊往腳下踩，老佛爺高興我們就得道；老佛爺不高興我們就得被砍頭，每天坐在研究室念書，連運動、休閒都不敢去，頂多偶爾逛逛網拍、臉書，肩頸痠痛、肥胖、胃食道逆流...什麼症狀都出來了，醫生的診斷永遠都是：「壓力不要太大。」廢話，這我也知道阿，但是壓力源要怎麼根除？醫生你倒是告訴我。搞到後來，我覺得自己好向犯了滔天大罪一樣，更驚人的是，我竟然都沒有發現自己有這些無形的界線，還自以為自己很看得開。

長輩們老是要我們睜眼說瞎話的將黑轉白

明明自己的兒子殺人卻說別人害他變成這樣

明明官僚都在送禮賄賂卻又正經八百說這是社會禮俗

明明被自己的親人好友倒會卻又說親情本是根
明明都是社會上光鮮亮麗的白領階級私底下卻幹盡不堪事還要以
對方為榜樣
好多好多道不盡的例子
明明是對方有問題，卻因為對方的身分、地位、輩份搞得另一方
不得不接受、低頭，
甚用非理性的方式來合理化這些現象。
長輩只會告訴你，默默的吞忍、沉默不要惹事
卻不會有人告訴你可以大膽的挑戰這些不合理道出真實
我真的是完全搞混了也搞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長久的沉默讓我漸漸失去自我，我有限的理解能力已經無法判斷
是非對錯，
只能消極的感到惋惜、無解
當覺得火大時
我大聲的說出我看到的真實
但卻是：「憤世嫉俗、偏激、激進、想太多」的回應
come on，我的用字遣詞只是在陳述一個狀態，請問我用到什麼情
緒性的字眼(或許有些語助詞)
憤怒的情緒可以壓抑多久
睜眼說瞎話的日子還要過多久
迎合別人真的很累很累很累

取自日記 J 2011.01.10

◎「自由自在的學習」還存在嗎？

補習班的噩夢聯考戰爭的壓力

什麼時候才能開始自由自在的學習

這個文化還要持續多少年

我受夠了

填鴨式的教學

取自 MCHOTDOG「補補補」歌詞

我的心，在閱讀許多「課外」讀物、電影、音樂和網路文章等中獲得安慰，這些東西，總是安慰了我那不安的靈魂，告訴我：「孩子，你不孤單。」喚起沉睡已久的良知，去反省所有的總總，我時常在半夜一邊看著書，一邊流眼淚，一邊感嘆，這樣的學習經驗有種別於學校的踏實和自在，這些寫文章的人通常不是太有名氣，可文章的字裡行間，卻處處寫入心坎底，好像我的經驗與他人有著不謀而合的匯集點，我很享受也喜歡這樣的學習狀態，好像開啟了什麼開關一樣，驅使我繼續勇敢的去尋找答案。

幾年前至今仍盛行一種「出走、慢活」的生活潮流，許多人會在所謂的「¹⁷空檔年(Gap Year)」出走，透過當國際志工、打工遊學、背包客、交換學生等方式，離開原本熟悉的環境，找回生命的熱忱或是人生的方向等等，而坊間非營利組織、藝文團體、國際辦事處等相繼成立，更促成許多青年暫時拋下一切，前往另一條道路。我總是在這些人親身經歷的故事中獲得許多感動，或許我也可以仿效他們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方向，於是我去申請浩然基金會的國際志工，雖然我後來沒有選上，可是在過程中，我在同期申請方案的其他夥伴身上，增廣了自己的視野。

¹⁷「空檔年(Gap Year)」，最初源於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入學考試都在九月，通過考試以後，距離大學入學還有九個多月，因此學校鼓勵學生利用這段時間到世界各地旅行，探索世界，增加視野。而這樣的空檔年（陳雅慧，2007）。在台灣的解讀則是鼓勵人們從出走中找回對生命的熱情，因為我們的教育，只叫我們不斷的考試、拼學歷，抹煞了人的創造力，忽視個人的特質和興趣，也鮮少予以喘息的空間，就算我們看到了溝，往往也選擇痛苦忍過（連美恩，2010）。

夥伴多來自不同領域，高手中的高高手比比皆是，我很好奇，他們的條件這麼好，高薪優質的工作等著他們，為什麼他們會來申請薪水很低的志工？Apple 是中文系畢業，後來轉跑道到法國學電影美術設計，因為沒錢跑回台灣電視圈作連續劇，她說在她的世界總是花花綠綠，要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總是有種距離和不真實，她很羨慕我念社工，因為我可以接觸到非常廣泛的社會樣貌，從中獲得許多學習和成長，因此她也想去貧窮的地區服務看看。

Apple 身上有所沒有和羨慕的「行動力與勇氣」，我曾經想要像她一樣為理想而出走，但曾幾何時我連理想都沒有了，甚至害怕未知的旅途帶來的變數，我怨嘆自己沒有經濟能力，沒有什麼什麼條件的，但事實上是膽怯不敢前行，在她的言談中，引發我許多對所學的省思，讓我徹底反省好多好多。

後來，我沒有錢和他人一樣出國，在美麗的邂逅中找到自己，只能很認份的打工求點生存，消極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為自己壯遊一趟，這期間我透過書籍繼續閱讀其他的¹⁸壯遊事蹟，我想為自己做點什麼準備的，像是許芳宜、林蔭庭（2007）；謝旺霖（2008）；賴樹盛（2008）；宋睿祥（2010）連美恩（2010）。在這個階段我認識了、接觸了許多人，在他們的生命故事和對話中，我開始有了點方向來探討自身面臨的狀況，也看到許多各式各樣的生存樣貌是如此的樸實美麗，更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非常非常的多，原來寶藏就在我身邊阿，我不一定要出國才能有自己的出走，而是我自己夠不夠敏銳去觀察身邊的依切，放下傲慢，好好地反思自己！

五、意外發現

我與人、土地的連結

有些人或許默默無名，但卻是箇中好手！

¹⁸ 蔣勳老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們都需要為自己出走，旅遊是很大的反省，是用異文化，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

請別再用對方是哪裡畢業，對方有幾張證照，對方對社會有都少貢獻來衡量... 那套標準來衡量

因為他們就是超讚的啦，不去深入了解與觀察，永遠不知道！

但這也讓我反思到底人是要往廣度發展還是深度發展(不是體重啦)

還或許該兩者兼顧...

對於知識對於人對於其他種種...

因認識而了解，進而互動與討論甚或批判...

快速的社會講求速度、績效與效率呈廣度發展

若這樣的方式適合一個個體，適合一個群體，甚或適合一個體制，那為何這麼多人被逼到呈現崩潰的狀態？

大多數個體戶已經無法選擇一個適合的腳步(除非夠有勇氣，夠有位置，夠有資產，夠有夠有)

但若要深入一個一個了解，累卻也陷入一種關係糾結...

選邊站或許輕鬆點

不想選邊站的人呢？

人的矛盾狀態情節就是否應該是種常態呢？

取自 日記 J 2010.10.04

Avery 是一間我常去光顧的民俗風服飾店店員，我很喜歡去那間店，因為那裡的東西很有個性、設計與特別，不知為何地去那裡只是看看裝潢與擺設就足以安慰我的心，Avery 和我就在一次一次的碰面中，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很年輕就外出獨立，半工半讀，熱愛服裝設計的他，在大學時，覺得對所學沒有興趣，於是他選擇休學去紐約的設計學院修讀幾個學期的服裝設計課程，他說：「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不後悔的決定」。因為他我明白自己比需要為自己做出什麼行動，如果沒有行動，我會繼續隨波逐流，帶著遺憾過日子，他安慰我不是只

有我有這樣子的困惑，只要我願意做點什麼，方向自然會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形成。Avery 的膽識和行動，對比了猶豫不決的、充滿擔心害怕的我，因為我光是考慮休學這件事情花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甚至活在，對未知未來的恐懼和害怕的虛假世界中，遲遲不肯行動，膽怯使我滯留在迷失的原點，害怕走出去，原本的世界將會消失，更害怕在這過程中的孤寂，而在他身上我看見了，走出來不會如想像般糟糕，反而會更踏實，也獲得了許多支持和勇氣。

巧鈴學姐擔心我在休學過的太低迷，邀請我一起和她去美濃生活一陣子，在那裡認識了一些為了理想價值打拼、出走的年輕人，有些人熱愛農業種植、有些人想要改革、有些人來找人生的答案…，有位朋友偉告訴我：「休學沒有對與錯，當決定這件事情後，進入職場，可以忍受能力比你差但學歷比你高的人，領比你多的薪水，依然可以很愜意的活著，那就對了，其實妳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生命的版本，不管他們有沒有休學、研究所到底念了幾年，重點是妳是否準備好面對決定往後的生活，該怎麼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存？像我，現在只能靠代課生活，雖然錢很少可是我很快樂。」在美濃生活的那短暫的時間，沒有做什麼，跟著其他人吃吃喝喝，談天說地，感受農村生活的寧靜與慢步調，有時只是剝個菜，就足以感受到內心那滿滿的充實，偉的故事更讓我更深層的瞭解自己的狀態，念還是不念本身不是問題，而是回歸到自身，我，到底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清楚了嗎？

Lynn 與他們的朋友在我眼中，彷彿是置身現代的嬉皮，他們的打扮與生活方式，以主流的角度定義他們，是完全背道而馳，但我覺得他們酷斃了。Lynn 告訴我過去她很討厭去學校上課，同學都無聊透了，有些人是高學歷卻有著討人厭的人格，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做下流事，她不認為學歷代表一切，她反而喜歡自己去學校外涉略喜歡的東西：音樂、藝術、哲學、電影…，後來受她男友影響，開始認識台灣這片土地，欣賞台灣音樂創作者的音樂、台灣藝術家的畫…，她說現代的我們真的太崇洋了，對自己生存的環境一點也不瞭解，連喝個咖啡也要到

星巴克排半天，但有許多小攤販的台灣咖啡便宜又好喝。Lynn 時常邀約我和她的朋友在台南路邊公園的草皮上躺著聊天，他們在聊彼此觀察到對人、事、物的想法和做法，有時候甚至會辯論起來，讓人好氣又好笑。

Lynn 與他的朋友讓我感受到，即使沒有漂亮的學歷，仍可以繼續為某些信念生活著，擁有一些同好可以暢所欲言，不論是天馬行空還是如實貫徹，這群年輕人對台灣這片土地擁有深切的關懷與熱愛，他們用他們做得到的方式，有聲的與無聲的行動，希望能讓這個地方可以更好，而我感到自己很可悲，因為我是一個崇洋的人，不熱愛我的家鄉也不瞭解我的家鄉有什麼，很瞎的認為西方國家的種種優於台灣，於是處心積慮的想要離開這裡，但革命不成反而對這片土地充滿了憎恨，卻從不曾發覺到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是多麼的栩栩如生與可愛，更懺悔的是，這片土地即便知道我討厭她，卻默默地包容著我。

基媽是我在酒吧工作的老闆，同時也是位室內設計師，他時常與我分享他的人生歷程、設計作品與商品，他是個有智慧的長輩，啟發了我許多事情，也包容了我許多的不足，有一次他與我另一個工作伙伴的對話，無形中也打中了我：

基媽：「你今天第一天打工，整個人ㄍ一ㄥ住，彷彿你從沒做過服務業一樣。」

大B：「我也不曉得為啥為這樣（聳聳肩）？」

基媽：「畢竟你也是來這裡兩年多的客人，物理環境、菜單也應該熟悉，為什麼會這樣？你在西堤學的東西是啥？在那邊你都怎麼面對客人？這可能會影響到你未來的職涯，面試時老闆覺得你可以，但用了卻…傻眼，你可以去想想西堤給你的是套制式的規則，讓你無法在服務業轉換間彈性發揮自己，以至於沒了西堤，你就不行，好像空掉。」

大B：「我本來也以為我可以，可是卻不是，或許你說的我該想一想。」

取自 日記 D 2010.06.11

基媽這段話講到我的心坎底，確切的點出為什麼我會對學業感到麻木，因為我總是死板板的認為哪些事情該往哪些方法走，當實際狀況與規則不符合時，我只會氣呼呼的抱怨連連，可是很多事情我只看到表面，不知道去變通，不夠細膩去瞭解規則底下的潛規則和脈絡是什麼，這兩造的呼應，確切的照應出我的不足，讓我了解自己帶著什麼眼鏡看世界，也明白之前在學校感到得不對勁是什麼，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就像隻訓練有素的狗，傲慢又自以為是的用自認為對的標準搞懂全世界；用自認為對的方式在與人互動，殊不知自己根本沒有開啟真心與之互動，真誠的去了解、關懷一個人，反倒是因為他們沒有達到自己的想望，耍任性，讓自己活在咒怨當中，而這樣的轉換也幫助了我後來的適應。舉例來說，之前打工時，老闆沒有幫員工保勞健保，當下我直接回應說說老闆在剝削我們，但其他人認為我反應過大，說這種現象比比皆是，想要賺錢就¹⁹巴結一點，不要這麼多意見，不然很難生存，這個答案反而讓我更憤怒，為什麼大家總是表現出身不由己的無奈，而不是為自己發聲呢？可是後來和老闆漸漸熟悉後，我發現老闆有他經營上的困難，他用他做得到的方式對員工好，我發現如果大環境的經濟不好，會帶來生存的層層剝削，不只有老闆難過，底層勞工更是可憐，但是老闆與員工間若能有對話，員工的怒氣不是委屈往內吞；老闆的壓力也不是用壓迫對待，彼此似乎應互相理解協調，而我從與老闆對話中，獲得了諒解，之後我甚至願意為這位老闆義氣相挺和付出。

休學後的我，有一站來到義大利麵餐廳打工，在此之前我從沒有做過長期服務生的工作，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找餐廳的工作，很緊張的問朋友怎麼找管道、面試要注意什麼、菜單好不好記…，做了許多功課和準備，更寫了一大張A4滿滿的履歷，延續過去社工實習和應徵工作的實用經驗，信心滿滿的以為做足了準備。結果，面試時老闆只問了兩個問題，沒事一個碩士生來這裡做啥？妳耐不耐操，這裡很累喔？不到十分鐘，老闆決定用我，並且告訴我：「妳的履歷

¹⁹ 「巴結」指的是安份守己的台語。

是我見過最大張的耶，我光是找你的聯繫電話就找了半天。」當下我真的傻眼也覺得好笑，這一切有沒有這麼「簡單」，以前總是一堆人說我做得不夠，可是現在卻有人跑出來告訴我：「做太多囉！」對比過往的面試，總是需要花好長的時間準備履歷表、自傳和面試，甚至考試，花了一堆時間，又不一定會錄取，錄取了也不一定適任，浪費許多時間與人力資源，而我在學校學的標準，在這裡根本不管用，更嫌多餘，這件事情，有如當頭棒喝一般的有趣，學校的標準不是一切，更框架了我阿！

更另我驚訝的是，當時帶我的員工—小真姐，非常細心的帶我認識每個餐廳的環節，教我怎麼擺餐具、拿托盤…耐心地帶我練習，甚至好幾次，我怕菜單術語背不起來，不知怎麼向客人介紹餐點，總是趁空檔拿出來問和背，緊張得半死；也有幾次點錯餐點…，做錯時她反而沒有罵我，反而說：「沒關係，不熟練是正常的，多少會犯錯的，不用緊張啦，下次注意點就好了！」小真姐的寬容，讓我很想感動，她只是一位來打工的主婦，沒什麼學歷背景，但卻有一顆珍貴的同理和包容心，因為在我的世界裡，做錯事情總是被懲罰和責罵，學不好總是被認定不認真、沒用，甚至在任職的社工工作裡，總是要求什麼樣的身分就要有怎麼樣的專業表現和能力，才有資格去擔當哪個崗位，卻忽略了予以工作者一個調整空間，總是理所當然的認為：「我請妳來就是要妳做好這些事情，不然我請個大學畢業的就好啦，碩士也不怎樣阿！」我在小真姐的帶領下，工作很快就上手了，而且做得很開心，也很真誠的服務客人，我好喜歡這樣的教學方式，感嘆著，有些所謂的「高等專業者」，我所遇過傳聞中的高手，竟比一位主婦還不懂得教學、關懷、同理和包容，甚至無私地傳承經驗，哀，無言。

摩根先生來自巴基斯坦，他的成長背景和我徹底不同，但他熱愛台灣，在他的國家沒有什麼工作機會、治安不好、生活不便利，以致他從很小就必須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養活家人，他仿如課本理論下談論的「全球化經濟流動下，導致勞動人口移動的移工」，哇！課本說的人活生生的在我眼前，感覺好神奇。在他身

上可以感受到一股很強韌的生命力與智慧，第一次去他家拜訪時，客廳的架子、廚房的廚具…等傢俱，全是他自己裝的，他幽默的說：「當妳沒錢時，什麼都會。」他也會時常與我分享他在台灣觀察到的人事物，他說台灣人的生活條件不算差，吃好用好，可是卻常生病，可是在他們的國家，有很多很貧窮的人，吃很骯髒的食物、飲水，卻從沒看對方生病過，他覺得很奇怪。後來，他自己生病後，他開始去找尋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生病，也常常會與我分享他的發現、吃什麼對身體健康，甚至會教我怎麼煮健康的食物。

在摩根身上，我開始意識到，過去的自己為了追求外在成就，卻不懂得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與生活，更不會去在意吃下去的食物適不適合自己的身體，甚至連煮飯，什麼菜都分不清楚，也不知道怎麼切，愚昧的有什麼就吃什麼，這樣的生活態度，無形中在我的生活，回想一路人生的過程，我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將過錯加諸在別人身上，從不去弄清楚我到底在不滿什麼，也從沒有為了這些困惑去做點行動，只會消極的在問題上打轉、規避責任，其實會有今日的樣貌，很多原因確實是出在自己，我像一隻慌亂的麋鹿，慌張的東奔西跑，卻不懂的運用智慧跑向適合自己的逃生路線，難怪我會這麼厭世。

這些朋友，有些和我一樣在台南長大；有些來自其他國家，但他們對於台南甚或台灣這片土地，有股濃烈的認同和熱愛，這是我從來沒有的，我對於我的家鄉和國家完全沒有情感、歸屬感別說連結，不斷過著補習、移動的求學身份，升學、補習、考試…從不知道在瞎忙什麼，根本不曾好好的與這個地方相處、培養感情，念了一堆書完全不懂得怎麼活用，連基本的生活常識都沒有，簡單的切菜、煮飯養活自己的能力都沒有，父母總希望子女可以靠念書出頭天，因此從小就幫子女的生活打點好，讓我們可以專心唸書，甚至不准我們打工、交男朋友，深怕我們疏忽了課業，毀了未來。這樣的價值觀形成了我內在無形的恐懼，只要不認真念書我就會覺得我的未來沒救了，但是當我在大學開始偷偷打工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除了唸書（也沒有多好），其他真的都不會，我很感念我的父母將我

保護的好好的，但溫室的花朵出了門，好手好腳得我，卻因為學歷的光環養出了傲慢心和高傲心，不情願放下身段做某些事情，甚至帶著一板一眼的框架進入職場工作，當我發現我所接觸到的事實和父母師長講述的不同時，瞬間我原本的架構世界開始一塊一塊的崩毀，保護網內似乎藏有許多不被看到的佈局。

矛盾的是，反而是路途中素昧平生的人，予以我強烈的啟發和體會，他們的故事，讓我看到更多不同的生命視野，開啟了我對人性的包容、關懷和情感，有感知的生活在我所踏的每一寸土地上，很感謝每一位相對的個體，撞醒我，讓我勇敢的跳脫只有單一版本、沒有真實情感的世界，放下沒有證照、學歷、背景的恐懼，棒喝我徹底的反省自己，去思考到底要的是什麼，為自己出征。社會上，很多人沒有這些行頭，依然可以立足得很，即使是有這些東西的人，也不全然過得多好，所有的決定沒有好亦沒有壞，而是在於這個人，做了某些決定後，他如何更瞭解自己的、如何突破難關，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想望，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用好與壞的二元分法來看，是說不過去的。撥開許多庸人自擾的烏雲後，回歸到自身的課題，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現階段的我，必須為我的學業負起責任，往後該怎麼去面對先前遭遇的這挫折、挑戰，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唉，待我回去面對後才知道囉！

第二章 我的舞台在哪裡

盡量使用你擁有的任何知識，可是要看出它們的限制。光有知識還不夠，知識沒有心。再多的知識也不能滋養或支撐你的心靈，它永遠也無法帶給你終極的幸福或平靜。生命所需要的不僅是知識而已，還得有熱烈的感情和源源不絕的能量。生命必須採取正確的行動，才能讓知識活過來 (Millman, 2009)。

第一節 傲慢與限制

四年前無意間在網路閱讀到這篇引起我共鳴的網誌：

助人者的束縛

又有一位精神科醫師燒炭自殺了，不論原因為何，都是個震撼！協助別人處理問題的人卻處理不了自己的問題，協助別人心靈成長的人卻無法幫助自己跳出絕望的陷阱，而讓生命就此停滯在該面對的人生課題。

報紙上說是因為感情問題，但諷刺的是該醫師的專長之一卻是伴侶諮商！

做心理治療的人常常有一個致命傷，就是碰到問題時，很難卸下「我是問題解決者=我是萬能的」的面具，尤其是那些被受推崇的「心理治療者」，所以通常都是自己尋求各種「不靠人」的方式來解決。

但當問題無法藉著~自己所知道的方式（或許也是告訴個案的方式）加以解決時，當情緒無法藉用~自己以為有效的方式（或許也是自己教導個案的方式）加以調適改善時，回饋給心理治療者的事實是「原來我不是什麼都可以解決得了」，這種強烈的對個人心靈的「失控感」、「無能感」，對於原來以為「自己是萬能的」自我形象帶來的衝擊，就如同 921 大地震

一樣，瞬間自己的世界就這樣毀滅，因為自己賴以維生的信念（我是萬能的）原來只是個虛假的空殼，一樣經不起人間事件的考驗。

於是，繼續活著只是一個失重並且遭到雙重打擊的靈魂，無法改善讓自己痛苦的問題，也無法面對自己竟是無能的狀況。

曾經我也有過很痛苦的時候，猶如大海中就快溺斃的人一樣，真不想活了，但又怕死，只好不去感受那種痛苦的感覺，每天做著自己該做的事來轉移注意力，心死般地一天天地過著日子。

但幸好我對於心理學一向很有興趣，剛好又找到與自己問題有關的書籍，於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漸漸了解到自己會如此痛苦的癥結所在，而漸漸地嘗試自我調整，困境也慢慢地得到改善。

所以，從那時開始，運用書籍與書寫自我治療就變成我非常重要的自我調適方法。可惜，生活中遇到的許多心理治療師（不論是精神科醫師、諮商心理師或是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其他機構的專業或半專業助人者），除了丟不掉「專業的面具」，也多由「向外歸因」而非「自我檢視」的方式來幫助自己專業的成長：不斷地學習各種治療技術，以塑造自己的有能感；不斷地抱怨個案的難纏，卻不是看見自己的不能接納與同理、檢視自己背後有著什麼樣對個案的不合理的期待，及釐清治療困境中自己要負的責任是什麼。於是，在專業工作的過程中，「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感覺與信念就這樣不斷地被增強、深信不疑！

但是，只有摘掉我是萬能的虛假面具，看清楚真正的自己，承認與接受自己也有脆弱、也有缺點的時候，才有辦法在自己面臨困境的時候，能夠向內檢視自己為何會那麼痛苦的原因，進而有所處理與成長，度過生命的難關。

能夠自我省思但不自我貶抑，也才能真正體會到「個案會那麼痛苦的原因」，否則就會很容易對個案的痛苦產生「真的有那麼嚴重嗎？」的想法，而在那兒站得高高教導個案那些「自以為是」的方法。

我總是認為，個案是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導師，藉著他們的受苦經驗，我體會到很多人生的智慧，得到很多心靈的啟發與成長。

其實，治療過程中的種種不順利，常常就是自我檢視的好時機，也是專業成長的好契機。因為治療關係才是造成治療改變的關鍵性因素，而關係是兩個人的事，所以不管是個案的表現或是我們的回應，如果能夠更進一步地檢視，

帶來治療上的效果~絕對遠勝於我們用了哪些研究證實具有良好治療效果的治療方法！

總之，放下內心「專業者的傲慢」，更謙虛地審視「自己的內心」，才能在自助也助人的情況下，持續地走在這條心靈成長的道路上。

以上只是我對於心理專業人員也過不了生命的難關的一些十分個人的觀察與想法，並不代表我對當事人行為的原因。

取自 2009.01.13 助人者的束縛 他人網誌

大學時期，我對社會工作專業非常認同，投入的參與，但我發現進入實務後，許多實際狀況並不單純，有時我感受不到這個專業到底可以做些什麼，直到現在我仍是充滿了困惑，呈現一種專業不認同，甚至失望到底，更受不了有些睜眼說瞎話只會做表面的假象學術人員與實務工作者。

我所經驗到的社會工作學習經驗是，社會工作專業每件事情都要問：「妳這個想法、做法、依據和社工專業有什麼關係」。此專業教育背後，對於社工有種無形的控制，綁手綁腳，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只告訴我們如何看到案主的問題，並且用了一堆模式要我們從中找可以幫助案主解決問題的方法，其默默的灌輸「我們有能力改變世界；有能力解決案主的問題」，但事實上能做的有限，這種想要改變人的背後，有股巨大的專業傲慢與自信，他鮮少告訴社工應該要去看到個人與專業的限制和反思，許多時候都是要社工去看這個方法或做法哪裡出了問題，當要深層的探討專業人員本身、案主個人更深的內在層次，就會說那是諮商領域、心理領域等，是別的專業的事情與社工無關，難道真是這樣嗎？社會工作專業看問題，多放在環境面向，廣泛而無法深入，參考其他領域做為服務上的輔佐，有錯嗎？

明明有些限制已經呈現在眼前，卻要我們將限制關注在案主、體制、理論等外在因素，而對自身的限制視而不見，好像找一個替死鬼來當代罪羔羊，將所有的過錯推向對方，無形中也造就傲慢的人格，不知不覺將錯推給他人，可偏偏實際遇到的事件帶來的真實感受是抹煞不掉的，就像從天堂重摔到地獄，痛到不得不承認「原來我非萬靈丹、我有錯需要調整」，我和我討厭的專家沒什麼兩樣，犧牲別人成就自己，始終沒發現羊毛就出在羊身上，而我，何嘗不也是隻訓練有素的狗，可悲阿！

爭取休學的過程，更加劇我那可悲的心情，學的是社會工作專業，可是卻無法和自己的家人溝通，盡是滿腹的爭執與疏離，你說我還當得了助人者嗎？老實說我很心虛。更諷刺的是，我的母親是諮商輔導老師，為什麼專業神話並沒有在

我們家發生奇蹟，最基本的同理、溝通都做不到了，說要去助人，哼，少笑死人了，我竟然會一直深信所學的專業神話可以幫助我，我錯了，換來的只是更多的心虛與封閉，頓時間，所有支撐我生活的理念、價值完全崩解了，我不知道自己該相信誰或是什麼真理？，因為每一次的相信，又是再一次的失望、痛苦的拉扯、耗損，不要了，但我該往哪去呢？

讀這種「主流價值觀」的 Paper，真的讓我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有種跟我理解的世界不同但是卻硬是被過度簡化歸類的感覺，這是我學習 IE 到目前為止，最強烈的²⁰斷裂經驗(真實世界與建制論述間的斷裂)。

我覺得，很不舒服，但還是要繼續讀完他(嘆)。

2013. 06. 02 by ²¹阿樂 FB 狀態

我將某些認同與消化過的知識內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將之用在我的生活中，可是我發現有些只是點出我的問題，並沒有辦法引領我解決問題。理論沒有辦法鼓舞我，反道是一個路人甲的一段話、一本書…撼動了我，為什麼同樣都是文字，可是教科書上的文字卻無法打動我的心，而我卻要硬吞、想像這些是多麼的崇高與偉大。

行走在社會大學的路上，我遇到了許多各式各樣志同道合、願意與我分享生活的朋友們，這些人的人生劇本不是我這從中產家庭出來的小毛頭能理解的，有些慘兮兮到和案主一樣；有些家庭紛爭到四分五裂…，不論他們的背景是怎麼樣，每個人都有其苦不堪言的一面，但大家都很努力的活著，縱使學歷不高，但他們的知識、理想與行動絕對不輸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不和主流妥協，日

²⁰ 斷裂 (disjuncture)：是組織民族誌中提到的一重要概念，發起人 Smith 指出當時她的生活被分裂成二個部份，一方面她需要處理家務和照顧孩子的面對現實生活，另一方面又因身為學者，需致力追求知識的思辨和研究工作，這二者之間，好似意識分歧的各行其是，卻又發生於生命個體的具體經驗中，這樣的斷裂區隔了理論和日常生活實踐，也忽視了情境和經驗的密切關連 (游美惠、楊幸真、楊滿玉，2005)

²¹ 阿樂是一位正用民族誌作愛滋相關研究的朋友，透過朋友介紹認識，只能說我倆相見恨晚，偶爾會透過臉書互相勉勵彼此寫論文。

子辛苦但卻甘之如飴。

我們的世界因為差異而豐富，如果沒有其他人默默的付出，犧牲他們與家人、朋友、自己相處的時間，我們怎能有如此便利的生活，我們的社會也不會因此運作，但我的教育並沒有叫我感恩這些人，反而企圖將之距離拉開，他教會我如何自大與傲慢，如何成就更高的位置，我觀察許多研究生，大家都長得很像的樣子，崇拜某些名師，拜讀哪些研究方法，可是從沒人想要多想想與討論，眼前這些對我們的生活到底有什麼幫助。

外國的知識，讓我與台灣這片土地與人拉了很遙遠的距離，漸漸的我已搞不清楚，自己說出來的語言還是寫出來的文字哪一國人看得懂，有時後我都會想，如果這些方法在西方國家這麼有用，為什麼他們的社會秩序仍是如此的動盪不安，有時後我都覺得台灣比西方安全，我曾經和幾位留學外國或是旅居台灣的外國人討論一些我對西方的迷思，我問他們那邊真的比較進步嗎？生活環境真的比較優嗎？為什麼你們還是要回來台灣？台灣哪裡吸引你？他們總是對台灣讚譽有加，他們說台灣人很熱情和友善，生活很安全、便利，可以感受到這片土地處處充滿了希望，要我好好愛惜我的國家。老實說，我對於自己的國家沒什麼認同，朋友說在她待的已開發國家，種族歧視、偷竊、搶劫、性侵的實情是層出不窮的，彼此對待彼此也都很刻薄、不友善、更沒有工作機會，在巴黎市區只要手上提貴重的包包或是將手機不經意的放在餐桌上，馬上被扒走，或是女生穿太短的裙子褲子走在路上，會被路旁的男人窺視、騷擾。

聽完這些事情後，我發現自己根本不了解我身處台灣的歷史脈絡和人情文化，還說我要去服務我的同胞，實在是笑死人，覺得很心虛。看了許多與我的世界迥異的人生劇本時，他們的歷程感動了我，鼓勵了我，有很多人縱使沒有進入校園，但他們主動尋求學習方向、念的書，將這些消化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上，強而有力的行動力真的很美麗且有力道。而他們用不同的方式關心我，一碗湯、一句話、一張自製卡片那種真心關懷，心理的感動是騙不了人，我沒有打算要去批

評任何的人事物或是推翻所謂的體制問題或是理論與實務的差距，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與我身處的人事物環境做點連結，甚至去看到體制面如何導致現在的我，有些細微末節的的經驗就在這裡娓娓道來。

我想走自己的路，但怎麼走？於是我問自己

學習是什麼？

學習是誰的事情？

我在學習這條路上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怎麼去做學習這件事情？

我在自己與他人身上領受到些什麼？

這些學習如何影響我的生命？

第二節 面對與改變

◎沒通過的課題，跑也跑不掉

對生活，有種深刻的感覺，當老天爺賦予我們該走的生命課題沒通過的話，有時以為離開、逃掉就沒事了，但往往換了個人物布幕場景，同樣類似的課題又會找上門，總有種怎樣都「逃不掉」的感覺，學術文獻不會告訴我這些，但有些²²閒書卻肯定這種的感覺：

男孩開始了解到「直覺」是靈魂瞬間沉浸在宇宙當下的生命，在那當下，整個人類的歷史都聯結在一起，我們可以了解萬事萬物，因為一切都被註寫在那裡(Coelho,1988)。

簡短擔任社工員的四個月裡，彷彿已經工作了好幾十年的勞力、心力不眠不

²² 我會稱學術不使用、專業知識不認可、不認證的文章書籍為「閒書」，但其實只要是存在的所有東西，都可能啟發每個人，我認為他們不應該被分類、分級和區隔。

休的日子，我常常被分到要寫文章的職務，舉凡新聞稿、年鑑手冊、評鑑資料、申請方案…，只要需動腦寫文章的工作就是會落在我手裡，在書寫過程，我覺得自己不斷不斷地在重覆經歷，研究所期間寫作業、寫論文找文獻、閱讀文獻、文獻引用參考…總總讓我感到厭煩、厭惡的書寫過程，不斷地重新經歷過去的那些仿如內在開始地震晃動，我試著用手將他們扶好，哪怕一個不小心，會崩潰。但因工作有責任不得不做，那種直搗心中千百個不願意深處的重戳，讓我措手不及，尤其是主管嘴裡間的諷刺暗示，更促使那種不服輸的自尊，迫使自己走向自己最不願意靠攏的一邊，但卻也是能讓我贏的漂亮的那邊，但我已經和內在抽離才有辦法繼續抗戰。生產文案的能力似乎已經成為主流「碩士」社工，被期待著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當時的我想：「如果我現在離職了，去到社工其他領域我還是會面臨一樣的事情，似乎該是面對和突破的時候了。」

這是我復學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除了拿學歷、不想被趕出家門，更重要的是我想「超越內心的恐懼」。

◎拉開距離的再現

重看前面幾個很像的故事情節：

帶著傷口來到研究所就醫

等待研究所放榜的那個暑假，我的情緒已經滿點到想要離開台北這個鬼地方，工作下班後我將自己關起來看 DVD，或是和朋友去夜店喝酒跳舞、打整夜的麻將、唱 KTV、夜遊…不這樣我會瘋掉，我在等，等一個離開這裡的理由（因為我的朋友都打算繼續留在台北發展，他們的期待加上我的無法決定，一定要有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才能決心離開）。

東海放榜備取上了，爽，感謝老天爺放我一條生路。同時有些同學非常羨慕我，即將去到學術標榜下的專業聖地，對許多憧憬的學子來說，畢生若來此朝聖一次，必會有所不同，我心想：「也講的太神

了吧！或許就如同大家告訴我的，那糟透、爛透的心情可以在這裡找到出口，也可以很驕傲的告訴他人，聖地果然有大威德力。」

然而，第一學期的幾堂課真的讓我傻眼也充滿了許多質疑，老師上課總在抱怨、批評許多事情；老師上課只用自己的著作，期末作業是檢查有沒有在著作上畫重點；老師說寫文章要有架構，按照標準格式，不然不叫學術文章；老師叫學生不是稱呼名字，是以學校做區隔；老師明明開碩博課程，開學第一堂課卻說我們沒有提前告知，不能修課；老師要求學生要訓練批判性思考，可是學生講出來又一直說學生看法錯了…痾！請問這個聖地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滿頭霧水，氣炸了，為什麼上課得一直聽老師自誇豐功偉業？為什麼上課得一直念老師的曠世巨作？為什麼我上課得聽哪些派別方法的批評？為什麼我上課得聽老師和哪個老師之間的水火不容事情…？台上的人講的滔滔不絕，台下的我感到不舒服，心理滿腹的OS：「這些事情關我屁事阿，名師的樣貌不是蘇格拉底也不是米開朗基囉，是宮廷歷代明爭暗鬥史，把學生的自尊往地上踩的樣子，我念的是以人性關懷為本社會工作學系，沒跑錯吧，他們不是應該散發出尊重、關懷、同理與包容，怎把學生當出氣筒，然而真實接受到的卻是充滿著威權、自信與傲慢的助人者，學生必須遵從他們的想法，若沒有服從，只會遭來一陣暗示性的酸話語與刁難…」我實在無法接受也很不服氣，他們憑什麼成為一位賦有聲望的助人者，連基本的情緒管理都失態了，更遑去表現所謂的助人關懷、禮讓、同理心，所有巨塔之下的人，好像只是他們的工具，用來成就自身榮耀的墊腳石，我打從心底對這些老師感到厭惡與不屑。

打包回家抱怨去

當我鼓起勇氣向父母抱怨（這是我畢生第一次敞開心房與他們談心，攤開脆弱的一面，想獲得安慰，對我而言，這非常不容易，也是當時為了想要得到「他們的休學認可」，不得不的作法）學校的事情，也試著述說長久下來自己看到太多弱勢個案的遭遇，讓我感到社會好黑暗，我的心不開心，好疲倦，我想要換個環境換個心情。

父母告訴我，社會本來就是有許多黑暗面，我們為了生存必須容忍許多事情，但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壓力、環境適應不佳罷了，熬過去又是另一片天，況且他們覺得「博士級的教授」講的永遠是對的，有意見是學生本身的問題，我不應該只會抱怨，而是要接受他們的教導，這麼好的機會若「休學」了，我將會落人於後，人生會留有汗點（他們把休學講的好像恐怖片的劇情，好像做了這件事情，觸犯天條，讓家族蒙羞，後果非常嚴重，要我千萬不可，甚至找了許多摯親摯友勸我不要休學，而我最常聽到的規勸是「妳頭都洗一半了，咬著牙，忍一下就過了」，講的一副我就是吃不了苦，草莓族，浪費學費，如果沒有繼續忍下去，就是間接承認，我，就是如此的沒用）。

唉！勉強接受但仍感到不服氣，常常反問自己難道我的觀察、質疑錯了嗎？難道學校裡面叫「老師」都對嗎？浪費家人給我的資源（研究所補習費、考試費、學費、生活費），當初研究所是我選擇要念的，我不懂得負責任，也不懂得感恩，只照自己的想法做，是阿，我怎能反悔呢，好吧！那我再撐撐看吧，如果真的不行，我無話可說，休學計畫失敗，繼續念…。

靠自己總行了吧

第一份社工正職工作，是在一個地方協會擔任公益彩券人事補助社工，負責完成協會申請的公益彩券方案，協會只是一個空殼子，他

是理事長用來成就自己頭銜，也是維繫醫生與藥商間關係的利益輸送點，我的主管不是助人相關背景，是無幾薪藥商，我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哄抬理事長的聲望，更可憐的是那一大群會員，一直深信理事長是一位有醫德的醫生，把他當成偶像盲目的崇拜，殊不知，偶像的真面目不是他們認為的那樣。

協會的捐款，有部分是藥商每個月的公俸，這些善款有些是公司行號要節稅，有些是與理事長間的利益交換，協會的某些人打著理事長的名義，做出許多怪誕的事情，資金流向和開銷更是其中的一大問題，舉例來說：主管外出吃飯的拿回來申請協會公款，每一張單據費用貴的嚇人；或是文宣、手冊堅持要找認識的廠商印刷，明明這間廠商常延遲交貨還比其它間廠商貴…，為了不讓這些人得逞，我們總推託說必須回報上級處理，他生氣的對我們下馬威，說我們質疑他就是給他難看…被命令、強迫執行的類似事件，在協會裡層出不窮，我和同事愈來愈看不慣，也忍不下去了，這些人表面上打著愛心助人牌，真面目卻是如此醜陋。

在公平正義的作祟下，我和阿君不斷地將協會未浮出檯面的黑線交易記下來，找到機會就告訴被矇在谷底的秘書長、會計，希望透過他們可以改變些什麼，但主管的回應不太相同，有夾心餅乾、無奈、彼此不對盤…，理事長更不用說，他知道卻縱容，唉。事後，真的是「ㄎㄟ、心」，我更加清楚為這個地方努力只是傷害更多無辜的人，社工在這個單位只是一個幌子，用來核銷方案的費用罷了，實際方案的內容，寫得好聽，執行上應付了事的多，我覺得自己對會員的服務充滿了許多謊言，那種自尊和配給，比一個餐廳的工讀生還不如，怎麼這世界上充滿著這樣的人，我好討厭台灣這鬼地方，去到哪裡都一樣，這國家沒救了。

在閱讀這些故事的時候，意外的發現這些故事裡面有著熟悉的情節和場景，還有和我演對手戲的角色（警察、警衛、老師、主管、父母）身份不同但卻有同樣的「權威、階級、長輩」，那種高我很多級的輩份，他們與我的樣子、回應和方式長的好相似。故事中如果我不照著、遵從他們的意思做就註定犯錯、失敗；而我試著透過一些行動獲取他們的認可，甚至期待他們會與我站在同一陣線上，深信他們的位置「絕對」比我更有能力處理某些事情，我期待將問題丟給他們後，會有圓滿的解決方向。

這其中有一個自己，已經將警察、警衛、老師、主管、父母的社會角色模式設定好了，期待他們「應該、理所當然」要有什麼樣的表現，一旦沒有符合「標準」，我會發瘋似的氣到跳腳。回想起，從小家裡最讓我無法認同的是，送禮、關說、走後門這些事情。從小到大，每逢過年過節，送禮給老師、校長；或是請人關說到好的班級，尤其去醫院，更是要請立委、主任級大夫，關說病床、開刀；甚至在考上碩班時，家人時常告訴我，畢業後，考個執照，我請那個誰幫妳說一下，就有公部門的工作…，這些行為總讓我覺得不安、不恥和丟臉，老師好好教書本應該天經地義，有必要用送禮來表達謝意嗎？沒教好是他們要反省，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拍馬屁？

在這些已發生的故事裡，這些人沒有與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也沒有處理我的問題，帶著傷口來到貴寶地，企圖尋找良醫良藥來療傷，卻沒想到許多處境不停在傷口上灑鹽，痛到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所難過的不只是只有現象上的不如意與不認同，我更哀悼對這些身分的信任和希望在這些命令斥責下逝去。

於是我選擇逃入無止盡的迷離空間中與罪惡、恐慌、憤怒、威脅和無望…為伍，除了自怨自艾、發脾氣，我還能做些什麼？除了情緒，剩下的是一堆不解和迷惘，我需要指引與出口，但是在哪裡（我問我自己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現場，我能改變些什麼）？

當類似的事情又再發生了，我很在意這件事情，其實這段事件不特別，和以

前的遭遇都很像，我不打算在此細說，我只能說因著它的發生，讓我看到自己的改變。而透過再次閱讀計畫書文本，拉開距離後的某一天，又有了另一層不一樣的解讀，原來我如此在意這件事情，不是因為它壓垮我對社會工作學術的信心、對教師的失望、學術的壓迫…以及種種在過程中讓我怒吼、沮喪的大小事，這些似曾相似的情境，勾起的是許多遺忘的情緒，以及累積更多的憤世嫉俗罷了，它徹底壓跨的是，這一輩子從小到大在課業成就上落人於後的在意和挫敗，我一直都無法接受自己只是個「平庸」的個體，更不想屢屢看到父母親期待落空的失望落寞臉孔，原來事實上，他們認為卓越的女兒，其實平庸到不行，我不敢承認也不敢接受，只能繼續催眠。

但為了追尋那個卓越的目標，過程中我並沒有走得非常的順利，我總是必須耗盡很大的力氣，和心中的憤恨、怨念搏鬥很久，透過行為的發洩後，回到自己仍感到是個唏噓的空殼，但礙於不落人後的比較心作祟下（再看文本，發現非常在意行為表現上，有沒有採取行動「專注」在課業上，心情也隨之起伏，彷彿生命只有這件事情是值得付出的，這件事情成為我人生成功與否的評斷標準），促使我認真閱讀寫報告，一如往常的方式，抓了就吃，有什麼吃什麼，看起來很積極、忙碌的投入學業（重考大學得來不易，尤其又考上自己理想的科系，我為爭取課業的表現，很認真的投入，甚至不太敢翹課，不敢放手一搏向不喜歡說不，我很想表面證明個什麼，可是往往付出和努力不成對比，在學科的閱讀上，上課聽得懂，可是自己看書就看不懂，讓我追得很累，但不這樣的話，追趕不上），東跑西跑的去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想補足理論基礎的不足，也告訴自己要認真接受老師的教導不能一直在心中批評。在這條看似努力就會有收穫的康莊大道上，我發現自己越走越沉重和虛無，每天醒來非得先對自己精神喊話一下，才有辦法著裝坐在教室上課；才有辦法坐在書桌面對密密麻麻，無聊又孤單的念書過程，無意識地吸收這些²³套裝知識後，卻無法消化，以為懂了字裡行間的意涵就

²³套裝知識：把人所認識的世界的整體樣態，經大幅篩選，抽掉個人的特殊經驗，留下較被公認的材料，再經分門化、客觀化、抽象化、系統化，甚至標準化的細密處理，編製而成的知識體

是等同明白理論的意義，也覺得這樣就是有唸書，甚至可以變成偽大師運用一下很厲害的知識，哪知！一點也行不通耶！

我應該要為自己的付出大力喝采的，可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反倒加重心中那不安的挫敗感，整個人感到憤怒、排斥、無奈、茫然…，本該有個答案的答案，卻沒有個所以然現身，所以現在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奇怪，是怎樣，一坨坨的沉重氣團進不去也出不來的卡在那兒，好累，也不敢喊著做不來，永遠只在那不上不下的點，追著末班車跑啊跑，不分青紅皂白的抵抗所有不適的一切，杯盤狼藉的掃入眼前的所有。

寫到這裡，前述所描述的類似故事，在我的生命中出現的頻率已經多到數不清了，我彷彿被設定好一種模式，只要出現這類情境，情境內的人會有什麼固定反應，情境內的我也會有差不多的回應，面對虛偽、勢利、不公平、不公義、自以為是…的人事物，我的情緒會瞬間啟動爆裂，做出自己也想不到的後果，這是種丟臉裝生氣的感覺，其實至始至終，我一直想要改變些什麼，可是若不要原本的那些我可以去哪裡？我究竟想要什麼？面對的了嗎？無解、慌張與害怕，讓我對身邊的一切氣到跺腳，但私底下我更氣自己的迷惘，但我清晰知道，如果不覺知、不清、不面對、不超越，那這輩子有可能繼續這樣子下去，這樣的日子我真的不想再過了，有夠折磨的。

第三章 我想活下去

有些記憶如影隨形深埋在心底成為未爆彈…

2012.11 我是這樣在論文計劃書中這件事情的：

大學時期，我的室友-小呆時常遭男朋友施暴後，暈厥丟棄在路旁，甚至後來在我面前自殺未遂，這個過程我和其他室友經歷了加害人的威脅：「你們好笑，報警，不知道那些分局的人我熟的很…」；警察的不當處置：「你們不想要讓加害人恐嚇，那趕快連夜搬走就沒事了…」，到後來為求自保，殘忍的捨棄室友的死活請她搬出去，原本我認為可以幫助我們的人以及方式，在關鍵時刻竟是成為一種好氣又好笑的阻力，但又怎樣呢，沒有身分背景的我們只能無奈以對，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省點力吧，體制總是這麼的黑暗！

那時我常常自責自己的自私和殘忍，不斷譴責自己到底哪裡做錯了，為什麼我所知道的方式反而幫倒忙，於是我選擇搬離那傷心的窩，想要重新開始，卻沒想到，在與新室友寒暄一番後，她卻告訴我她恐怖又可憐的故事，重度憂鬱的她時常在半夜敲我的門，告訴我她有多痛苦，天阿！老天爺就是不放過我，白天實習要面對案主，晚上回家也要面對如同案主的人，而每當後室友談起她的事情時，前室友相關的總總未盡事宜，不停地加諸在我當下的心情，彷彿在戳我心中的傷口，懲罰我的殘忍，更加劇了我那自責的包袱與創傷，我想破頭還是不知道可以怎麼復原，鉅細靡遺的回想那些用同理、傾聽、陪伴來關心他們的過程，想要找出端倪，朋友們，並沒有因此漸入佳境，反倒是我與他們一起陷入一種無望的迷失，拖得我又累又無奈，原本希望所學的社會工作可以現學現賣幫助他們些什麼，但按表操課執行後，所獲得的竟是許多問號與唏噓，連自己的朋友都幫不了了，憑什麼當助人者。

我總認為自己的背景人脈還不夠，能力還不夠，才會對「專業」有疑，這樣的疑慮全是我個人的問題，或許研究所是我的救生圈，我一定可以在這裡找到什麼答案。

2013.04 考完試後我又再寫：

和小呆一起生活的幾個月裡，要不是為了省房租，我壓根完全不會想與她有什麼生活圈的交集，甚至有時候想揍她，「幹！哪來的自信、自以為阿！」這傢伙只要開口講話，就開始烙英文，說自己的生活圈是多麼的優質優秀加了不起，在大家尚未見過她男友前，開口閉口掛著滿臉驕傲兼暗爽的說：「我男友是工程師唷，長得又高又帥又有錢」，這句形容在日後的生活非常高頻率出現。後來，只要她靠攏過來聊天，原本聚在一起的我和其他兩位室友，馬上解散各自裝忙去。

後來，那位又高又帥又有錢的男友開始在奇怪的時間出現在我們的租屋處，看到我們裝作沒看見，兩個人關在五坪大的房間內，出現呻吟聲、吵架聲、東西摔落的聲音，小呆常常衣衫不整地從房間出來，牽強地拖著失魂的肉體目送她的愛人離去。有一天，我們問她：「小呆，他打妳？」她矢口否認，直到一回她蒼白的臉留有紅紅的巴掌印，下體不斷流血，我們又再次問她：「他是不是打妳」，她說：「對阿！他是愛我的，只是心情不好。」

小呆發現男友是有家室的人後，兩人的關係不停地爭吵、拳打相向，因為她要他離婚跟她在一起，而且她也覺得自己的條件外表比元配好，沒理由會輸，吵架打架越演越烈，我看著這個有自信的女孩，從朝氣美麗變成著魔的鬼魅，她常將自己關在房間抽菸喝酒，神智不清，講話心不在焉，走路就跟鬼一樣飄來飄去，看到她這樣，討厭她

的我覺得自己學社工的好像應該要關心她，於是我試著與她聊聊。

不聊沒事，一聊她就講個不停，故事的原形也就越來越明顯，原來這位「又高又帥又有錢」的白馬王子，像長高版的伍佰老師就算了，他們去 Motel 都是她買單，還跟她借錢，而她自己還有債務要還，那時的她，嘴巴上並不覺得對方傷害她，也不認為對方有什麼錯，她合理化對方的所有的行為，著魔似的用盡各種激進、激烈的手段要得到對方，說著說著還不時夾帶著詭譎的冷笑，打著計劃中的如意算盤。

聽著她侃侃而談的我，第一次可以體會什麼是「瘋查某、失心瘋」的展現，但我常常會被她下體發生的惡臭分散注意力，我試探性的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說對方常常未清洗身體就與之發生無套性行為，有時月經來也做，導致她陰道常常感染，分泌有異味的異物，加上魂不附體的她，已無法打理自己的身體，整個就是擺爛。

我覺得自己對她下體的體味，升起極度的反感和批判，一方面覺得她很可憐值得同情，另一方面又認為她是個騷貨、賤人、賠錢貨，讓人睡、讓人花、還染病，喜歡倒貼，那就去啊，最好被幹死算了，這都是妳選擇的，心中著實認定自己完全無法認同她總總偏離到道德的失態行為，覺得她活該，但又不能見死不救，煩死了。

直到某天晚上，伍佰老師發瘋的摔她房裡的東西、丟客廳的家具、踹每個房間的門、威脅毆打其他室友…，瘋狂的失去控制，事情鬧大了，正開心地在逛士林夜市的我，接到社區主委的電話：「革慈，妳家發生事情了妳知道嗎？」我趕緊衝回家，整間屋內的東西亂七八糟的沒有人，著手整理了些東西後，室友們氣呼呼地從警局作筆錄回來，詢問事發經過，他們說那個男的和小呆在房間內吵到不可開交，突然他踹破房門，衝到客廳開始摔東西，其中一室友出面制止，對方卻作勢要打人，另一名室友趕緊跑到警衛室請警衛協助報警，警

衛口頭答應後人卻逃到附近超商買泡麵吃，根本沒報警。後來，手機沒繳錢的室友跑去打公共電話報警，警察來了壓制加害人，將其帶回警局，想不到卻告訴我們，不想惹麻煩就趕快搬走，正當他們講到一半，伍佰老師突然打開我家的門，對我們大吼大叫兼嗆聲，他說我們不想惹麻煩，馬上把小呆交出來，他要她死，我驚嚇這突如其來的一切難以置信，也很生氣為什麼在某些崗位上的人沒有做到他應盡的職責，彷彿我們正在上演藍色蜘蛛網給別人看似的。

隔天，我禮貌上的去向主委說明昨晚的事發經過，他說已經有住戶開始向他投訴我們這一戶，說我們出入複雜、交友淫亂、吵鬧，他告訴我如果再不改善，他可能要請房東提前與我們解約，維持居住品質，我很無奈的一直向主委道歉，也很不甘心的覺得，這根本不是我和其他人的事情，就是因為這女的，馬的，拖累其他人。

事發的一個多星期，我和其他室友因為怕伍佰會衝到家裡，大家常常在外面的茶店混到兩三點才敢回家，後來實在累到體力不支，想說算了，他要是再來就跟他拚了。終於一個星期安全的過去了，家裡恢復整齊與平靜，這天，剛吃完三媽臭臭鍋的我，吃飽撐著看電視享受時，小呆飄進來問我有沒有東西吃，我說我已經吃光了，冰箱有布丁可以吃，結果她拿著布丁躺在客廳的沙發上，詭異的笑著，我說妳在開心什麼，她得意地拿出包包內的藥袋說：「我剛剛把這包安眠藥全吞囉！」我懷疑的問：「有幾顆？」她：「四、五十。」天啊！天啊！這天我才剛從學校上了精神疾患藥物的課，一聽到馬上浮現老師上課說的話：「每個人對安眠藥的耐受性不一樣，有些人吃半顆就有用，有些吃一顆還沒感覺，但劑量過高會導致致命。」當下我的理智馬上告訴我這女人「自殺」，我必須馬上送她到醫院洗胃。於是，我馬上叫醒正在睡覺的室友，另一方面 CALL 119。

去到馬偕醫院，也不知道室友有沒有病歷在馬偕，櫃台護理人員一看到她就說：「她有來過啦，她三不五十都嘛常被打暈在路邊送進來」，聽到這我感到驚悚與不可思議：「這女人是怎麼活動來搭？」。接著醫生對她緊急搶救後，她說她想要打電話給伍佰，叫他來見見快死去的她，她真的是瘋到底了。（這一刻，她使出最後的殺手鐮想喚回她的愛人，為了愛付出生命的全部，很瘋很浪漫很刻苦銘心，值得嗎？我問我自己。）

2008.09.09 我翻到之前暑期實習讀書（書名：親密風暴中的船錨）心得報告的內容寫到：

此書籍勾起大三時租屋回憶，室友不是第一次被男友施暴了，她否認臉上的傷是被打。有一天，爆炸了，一陣扭打後，男友衝出房門開始踹門、砸客廳及其他房間的東西，當下其他兩位室友分別出手阻止，壯碩的男友出手要打他們，最後報警將男友抓走。凌晨三點多，男友又回來了，嗆聲說他不怕警察，警察跟他熟的很，關也關過了沒在怕的，我和其他室友一陣傻眼與害怕，這可惡的傢伙又回來了。

當時念社工的我想盡點心力來幫助受暴的室友，但她一直在暴力循環中出不來，規勸久了之後我是又氣又怒，心想這女人到底是想怎樣，被打成這樣、精神狀況一蹋糊塗、工作也丟了，家裡的處境愈來愈危險，她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的把大家都拖下水當，我助人的力氣在這些怒罵中已消磨光了，不想再做什麼了。直到室友自殺那天，洗胃結束後，她又打電話給男友，希望可以挽回，聽到消息後，大家氣憤將她丟在醫院，打算請她搬出家裡。

隔了幾年，這些事情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一直責怪自己

念社工有什麼用，遇到事情根本派不上用場，對警察的不當處理沒權力發聲就算了，對室友的遺棄更加深我的罪惡，竟然拋下一個有生命危險的人走了，我什麼也不是，什麼忙也幫不了。

閱讀完書籍後，我的愧疚感得到抒發的管道，因為我知道下一次若再遇到類似的狀況時，我的角色可以怎麼擺，除了隔岸觀火者-即與受虐者保持距離；拯救者-即過度投入；船錨是我在書中學習到的中立角色-即一方面跟受虐者維持客觀的距離，一方面以尊重、支持的立場旁在他們身旁。

觀察下來，大多數的人都偏向拯救者的角色，事發開始都會想要開導受虐者，勸他們趕快離開施虐者，勸久了，對方不聽，拯救者就會覺得受虐者沒救了，多說也沒用，或者逼受虐者趕快離開施暴者，認為此刻第三者做的決定才是對受暴者最有利。我甚至認為拯救者要是聖人才能勝任，需要有極大耐心、好的問題解決能力才有辦法持續與受虐者工作，但看完書後，殊不知自認有意義的救人方式竟是變向的施暴行為，自以為的設定受虐者沒有自主能力、精神狀況不穩定，我想可能是這樣的想法，才會讓我的室友與我們愈來愈疏離，拯救行動不但沒有用，反而使其更離不開施暴者。

而我也了解到，並非每個人遇到受虐的親友都是拯救者的角色，幫或不幫的確是兩難？本以為幫助別人、傾聽對方的內在故事是親友間最自然不過的交流，殊不知，原來當傾聽者接收某些負面訊息竟會帶給傾聽者本身的負擔與傷害，當下傾聽者是有逃走還是繼續幫助，我想作者談及的「船錨」就是因此誕生的，平衡隔岸觀火者與拯救者的任務，船錨可以事實的保護自己，也可以適時的幫助受虐者，是個很好的提議。

另外，閱讀完書籍讓我對拋下室友，請她搬離的愧疚感到比較心安，因為這個畫面至今仍持續影響著我，每當我看見社福資源救不了案主、放手遺棄需要幫助的人時，彷彿再也拉不住一位快落水的人似的，讓對方溺死，放開的心情如同被刺了一刀的難受。後來，看過書籍之後，我對自己的自責有不同的解讀，當時我的室友將大家都放在一個危險的情境裡，我們很氣她，也認為她是故意的，但書中提及「受虐婦女可能對本身處境的風險並不自知，所以會在無意間做出讓親友身處危險的決定，教導讀者可以不責怪受虐者，但一定要採取行動保障自身的安全。」

當初，我將受虐者的安全放在自身安全的前方，總認為對方的安全較重要，但在醫院社工的提醒下，要我馬上保障自身安全請室友搬離住處時，我質疑這是不是一個自私的決定，為了自己就不管對方的生死，可以這樣做嗎？現在我找到答案了，這決定是對的，我不能怕傷到對方，而放棄最安全的作法，我願意之後繼續幫她，但至少我自己必須先自保，當下的我真的盡力了，如果受虐者她決定繼續留在施暴者身邊，那是她的決定，不是我的錯，書籍的陳述解開我多年的疑問，也釋懷許多不安的情感，對於過去我不再自責與無力。

我想此書籍對實習的助益在於療癒好內心狀態，讓我可以更健全、客觀的去服務案主，而不是因過去不好的經驗就否定一切。雖說我沒有參與接新案的過程，但書籍內容對實務工作者非常有幫助，她明確的告訴工作者如何扮演船錨的角色、受虐者的特質、有哪些具體的作為可運用、如何調適自身的心理狀態、如何與施暴者工作等許多受用的知識，如此在工作時不會因「幫案主這麼多，怎又回到施暴者身邊」的挫敗，感到工作無望。

這本書與我閱讀前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閱讀前本以為內容不乏

是說明理論、批判現任體制的論調，但實際並不如自己預期，這是一本適用於專

業工作者及一般人的書籍，她詳述了整個助人會遇到的狀況、每個角色的特質、也提具體可行的方法，更採用許多實例加深讀者的印象，具有解惑、工具、療癒等多樣功能，我很高興由閱讀中有了新的認知與視野，更有方法可以採用。

我不知道為何這段故事會一直出現在我不同階段的書寫中，我想，這些就先放在這裡吧！

第一節 要改變就得面對

在一段感情中，男友的拋棄，以及分手後得知自己被感染性病—菜花時，當時全身上下細胞種種的感覺只能用生不如死，加痛不欲生來形容。老天阿！我只是談個戀愛罷了，為何付出的代價如此慘痛。面對失戀之痛苦，每天在患部抹藥的同時，被拋棄的痛和過去的畫面歷歷在目，揮之不去，當下的我，活在那充滿道德譴責的恐慌想像世界裡，害怕別人發現我生病，擔心別人怎麼看我，每天不停斥責自己，貶低那污濁的身體，告誡著自己不配再擁有愛，等待愛滋病毒檢驗的空窗期，就像拿一把刀一刻一痕的刮著我，活著，總是一對鳥事，到底有什麼意義，行屍走肉的我要去哪裡？

感染菜花前，我的大腦資料庫無此建檔，我的不甘願（第一次戀愛就中標還被說性生活淫亂，我沒有，好不好）成為一種驅力，發野似的到處蒐集菜花相關的病理知識，問遍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朋友，迫切想要解開自己染病的原因；想要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歸病前的健康；想要徹底殺死這該死病毒，尤其在等愛滋病毒空窗期三個月那段時間，只要皮膚、陰唇還是哪個部位長什麼小東西，我整個人就會陷入極度恐慌崩潰的染病恐懼裡，馬上把書拿起來對照上上面的每一條症狀，一個一個鉅細靡遺的檢視，看泡疹的病徵時就自檢一次；看梅毒的病徵又自

檢一次…，那段時間生病的憂慮、失戀的思念、染病的憤怒…情緒折磨加上行為的神經質，寫論文，饒了我吧。

三個月一到，我馬上去找²⁴孟姿做快篩，一開始我不知道快篩是種檢測試紙，滴一滴血馬上就能知道結果，那天和孟姿閒聊一番後，她突如其來的問我：「準備好了嗎？」天啊！這麼猛，實在是太刺激了，一滴血獻給梅毒試紙；另一滴獻給 HIV 試紙，結果我實在沒勇氣看，孟姿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瞧，²⁵一條線，沒事啦。GOD！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緊抓著她追問，試紙的準確度幾%，97%。檢測結果，徹底了卸下誠惶誠恐等待的歲月，擺脫夜夜驚慌失措的黑影，感恩老天予以我再次珍惜自己的機會。

於此，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之前志工培訓中特別強調篩檢「前後諮詢」的重要性意義，因為多數來檢測的人心理難免伴隨著懷疑不安而來（說我），想要透過檢測獲得出口（說我），從開始到結果出爐的過程，都需要專業人員介入來安撫那不安的靈魂，曾經有個案在得知檢驗結果是陽性後，以為自己的命運到盡頭，馬上自殺，出現嚴重的身心疾患，而且如此的案例在全世界層出不窮的，實證研究的報告都有說，真的遇到了，很可怕。

加上之後，我自行報名六合一篩檢，這下才體會自己的所聞所見更少，其他的性病知識：梅毒、泡疹、淋病、披衣菌、B 肝、C 肝一概不知，搜尋相關資料，台灣的性病知識實在少得可憐，我感嘆，自己關注的知識到底還是為了學歷而做，過去總是冠冕堂皇在研究動機與目的寫到：做這個主題是因為想要為同志朋友發聲，希望可以盡所學之力為這個圈子做點什麼，改變世人對他們的態度…，現在回去看，過去的研究動機目的，似乎一定要研究者找到個什麼證據作為理據和鋪陳，明確告知這是為了誰而做，為了對專業有貢獻，所以研究者要背負如此的使命感。

²⁴ 孟姿是愛之希望的社工、生命中的貴人，她成為我生命中的好朋友之一。

²⁵ 檢測試紙的結果就像驗孕棒一樣，一條線代表陰性；兩條線代表陽性，陽性代表「中標」。

插曲一：我曾這樣寫

論文的起點，我採用阿本的主意，以社會學「態度」的概念為出發，瞭解世人用什麼態度來看待與對待男同志族群。在與客人聊天，或是聽他們聊天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會很想期待他們談起愛滋病相關的議題，我對於自己的心態感到震驚，質疑為什麼與非同志族群對話時，完全不會想談到愛滋病這議題，而在與男同志互動時卻很好奇與在意呢？

我總是自認對男同志族群的態度是接納且認同的，並不會受主流異性戀意識影響，但一旦論及「性」議題時，卻發現自身對男同志的性行為存有「男同志＝愛滋病」的刻板印象，這樣的發現讓我感到非常恐怖，原來連我所認為的自己，都有可能出現分歧，原來過往健康教育課程的宣導、他人的言論…，已經在心中無形地烙下對男同志的刻板印象、標籤和污名，而且還默默的直了根，甚至還隨之附贈男同志愛轟趴、性行為不檢點的標籤，一切反應發生的理所當然，我嚇壞了，我根本是假認同者。

在閱讀愛滋病相關醫學知識後，我認為自己的刻板印象非常無知、無理與無明，我確定自己不會再將兩者畫上等號，只是我擔心沒有意識到這方面的人，有可能在有意無意間，將刻板認知複製給周圍的朋友，更可能歧視相關的服務對象，甚至連在同志圈內也發生排斥感染者的事情。我思索著整體社會為異性戀設置一個舒適的環境，使得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許多事情的正當性與便利性，但這樣被認為舒適的環境對某些人來說步履維艱。

在他們溫暖的擁抱下更加劇我去質疑與觀察所謂的社會歧視與標籤，為什麼主流社會的人會排斥、譴責這群沒有殺人也沒有搶劫的善者？到底現代主流社會的人是如何對待這群人？看似祥和平靜的社會原來一點也不平靜，存有許多暗流，不小心就隨時將邊緣人捲入到窒息。

我以為我在觀察別人，卻不知覺的反射到自己到底怎麼看待「性」與男同志族群、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態度（論文的內文曾經寫到自己這些脈絡，但改回來卻被註解為：此不用寫太多、這些話的佐證與文獻出處呢，我被教導不能有太多的自己，因為「我的話」不具學術認可，更未經實證科學檢驗），我將「社會」縮小，縮到和我息息相關的社會工作領域，想要了解在愛滋領域工作的社工員（我假定自己未來是位社工）如何與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工作？他們的如何看待他們的工作經驗與此族群？最終，弄了一個「社工員服務男同志愛滋感染者的協助經驗」題目。

可是，現在會覺得那個誰、那個貢獻似乎只是個藉口，對於案主或是研究對象，我根本沒有實質的認識、接觸和互動，他們的弱勢位置和剝奪狀態，是書本告訴我的這類的案主就是長這個樣子，完全不太有所謂人性的憐憫心和同理心，反倒是一種帶有好奇與工具性目的想要窺探他們的世界，瞧瞧他們長得和書本說的一不一樣，而當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更感到自己在侵略他們的世界，掠奪他們的弱點，滿足我的需要，幾度我因為這樣想要放棄做研究。（我發現過去的許多不對勁，是自己的在意）

插曲二：被看穿的難受與通行證

「愛滋是世界各國都在關心的事情，好多的研究及計畫在進行，好多人，所謂的研究人員，喜歡接近我，研究我，我以為大家不會排斥我，還願意和我做朋友，可是一段時間之後這些人就走了，又換了新的一批人，又來問我差不多的問題，抽很多的血，做差不多的實驗，你們拿到文憑，拿到研究經費，拿到學術地位，我拿到什麼？我不知我們是不是因為感染者的身分可以做研究而變得有價值？一旦愛滋病不再那個嚴重或是已經沒有研究價值了，是不是我們就不再受到大家的關注了？」（轉引自蔡春美，2004）

這篇論文的開頭，讓我非常震撼與心痛，類似的狀況同樣的發生在我當志工的時候，感染者常會問我：「妳是不是也來修學分？做研究？還是想要一個職位？該不會妳也是得到後就要離開了吧？這裡的志工三不五時在換人，碰到一位新的又要再講一次、適應一次，說要幫助我們，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啊！」

其實這些質問重重地，說中了心底那最不想承認的要點，是阿，我真的是因為研究、想要了解才來的，但當下我卻很心虛的回應對方：「不是啦！我是因為自己的朋友也是感染者所以才來的。」雖然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不知為什麼，心理就是一陣陣的唏噓與心虛，內心滿是不安，好像自己在竊取什麼一樣，而且某部份我們為了研究，也成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一層吃一層，名義上說是要幫助個人、群體或體制，但實際上真的只是成就自己，所有的冠冕堂皇，說穿了最後獲益仍是自己，文憑又怎樣，沒有比較厲害，我們反而讓研究對象上了一課。

在一次吧檯上的對話與鼓勵，竟燃起自己小宇宙內的某些悸動，基媽和阿本說我不好好念研究所實在可惜，如果不知道寫什麼，他們鼓勵我寫同志研究，因為他們認為同志議題是需要越多越多人的認同與發聲，不論你是否為圈內人，只要認同同志，為何不可行呢。他們也告訴我，即便現在社會比起過往，看待、對待同志的態度看似和善許多，但表面的和平僅只於檯面上，檯面下仍是荊棘遍布，自己每天都必須戴著各式不同的面具應付著，很累很累。他們不認為社會對待同志的態度與社會風氣的開放互成正比，有些人或許外表裝認同，但骨子裡卻是充滿批判的，若最根深蒂固的根沒有剷除（好像在說我），豈可說台灣是同志友善呢，而我們豈可僅只在此現狀中誇耀與自滿，真正的友善是來自於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接納，並和平共存的，要努力的還有很多。

基媽與阿本的話，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是種認同、同意、安慰，說穿了，我取得通行證了，有了通行證，我可以回應插曲二說：「同個圈子的人都這樣說了，沒什麼好不做的阿。」

插曲一：再寫過

我很不好受，所有案主的樣子、協助的方式、技巧和知識都從書本而來，當真的遇到時，我發現自己和案主一樣的無能和失序，我何嘗不也長得和課本說的一樣，我看見某部分的自己，在知識與生活的距離背後帶有一種刻意地僥倖感，認為案主的狀態：家暴、貧窮、疾病絕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的認知預設了自己與伴侶絕對不會被感染性病，也不會有性氾濫、多重性伴侶、一夜情這些行為發生，我更假想自己與那些沒有被我歸類為案主的「普通人」，絕對是性專一，感情專一，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在我的生活圈和伴侶身上，那些生病的人一定是不懂得這些知識才會這樣(天啊！我很驚訝這些想法竟然真實藏在我這個個體裡面)想想我現階段的接受的教育有可能將我推往專業人員的位置，如果帶著這些去告訴他們什麼是安全的性、健康的伴侶關係…行使道德教化的權力，我可以想像自己可能變成下一位扼殺無辜生命的專業權威者。

在基媽家打工的那段日子，除了點酒端酒送酒，有必要時我必須和客人喝酒聊天，氣氛高昂時，基媽會端出龍舌蘭 shot 助興，酒，不好喝，我的身體因酒水腫，酒量也不不好，還須維持清晰地腦筋結帳，我不會讓自己喧賓奪主喝太多，但總是會有客人心情太好一直與我敬酒乾杯，已經快醉的我必須撐著頭暈目眩裝清醒，後來常常用白開水稀釋，或是抽菸裝忙，才有辦法逃掉隔天宿醉的痛苦。總之在那個地方，菸和酒是拉近店家與客人間距離的橋樑，讓他們開心、讓他們抒發，是我的工作，曾經有幾個當下，我覺得自己很像陪酒小姐，但因為客群是男同志，陪笑但我也需要人陪，賺錢多少要折腰，算了，想這麼多幹嘛。

有些常客看久了，有些人他們會描述約砲的狀況、對方打砲的技術如何；有些會分享在三溫暖裡黑漆漆的蒸氣室裡怎麼玩到爽；有些陶醉在智慧型手機裡的

交友 app 中，暗自盤算著要勾引哪個天菜；有些會描述參加集體性愛趴、嗑藥趴的事情；有些是講著他們該怎麼逃開相親結婚的命運…。oh！god，實在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的瞠目結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們，默默傾聽的我，內心其實並不默默，想著：「也太有種了吧！和不認識的人一夜情、和不認識的人集體性愛，怎麼都不怕得病？怎麼可以接受和這麼多人做過？怎麼可以愛不到一個人要死要活的？這個空間裡面很多人都互幹過，見到面卻可以這麼假裝沒事，這是怎麼做到的？結婚出來玩，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天經地義，難道他的太太和小孩不會難過嗎…？」

我聽聞到一個血淋淋愛恨情仇鮮明的世界，荒謬、荒唐、誇張與不可思議，為了和一個人做愛可以從台南跑到台北；為了愛一個人可以奮不顧身為對方付出身體和金錢…這是什麼情形，憤怒的批判、噁心和罪惡，似乎呼應過去不知啥時已經烙印的「同志=愛滋病=轟趴=淫亂」，但是繼續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所看到的和所認為的批判形成很大的衝突，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和普通人沒什麼不同，如果要說性淫亂，異性戀的世界也不少，只是有沒有說出來罷了，為什麼一樣的事情我卻只對這個族群有很大的批判？甚至有些客人成為我的好朋友，不斷支持著我，我很喜歡和他們相處在一起，那時的自己可以很真，可以很肆無忌憚地談論很多平常無法談論的話題，我思考著自己為何會對他們升起批判、噁心和罪惡？這樣的分裂從何而來？怪了（是小呆）。

對於自己如此的反應感到震驚，我自認對男同志族群的態度是接納、認同的，想要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的，矛盾的是一旦論及「性」議題時，卻發現自身對男與男發生性行為存有許多噁心、骯髒的畫面和觸覺，那個畫面告訴我只要男同志發生性行為就會得愛滋病，還隨之附贈男同志愛轟趴、性行為淫亂的旁白，一切回應發生的很自然，我發現自己根本是個假認同者，而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會這個樣子？我並非自願想要帶著這些，但她卻真實的成為我的一部分，而我想要她走開。

老天爺的鋪陳真的太有趣了，起初做「社工員服務男同志愛滋感染者」這個主題時，我其實是想窺探社工員的內在世界，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樣出現這些刻板印象、標籤、汙名或是價值衝突…等衝突和不對勁，他們怎麼經驗這些，而這些又怎麼影響著助人的過程，我想要透過了解他們來安慰自己的反應其實種常態，而非罪過（以前我都會覺得案主很可憐，不能批判他們），也為自己找到出口和答案，但是寫到此刻，我發現我要跨越的不僅只是這樣而已。

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說他因酒醉和別人無套一夜情，隔天醒然竟然不記得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過去的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誕、隨便的行為，得病了自行負責，若是很熟的朋友的話，一定馬上棒喝對方一頓。然而那一次我竟然（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告訴對方：「事情就已經發生了，如果你自己不喜歡這樣，那下次要提醒自己；如果你喜歡，那記得要好好保護自己。」

我被這樣的改變嚇到了，生病前和生病後的自己「改變了」。生病時發現當自己落入徬徨無助、四處碰壁的狀況時，渴求的不是一個斥責，而是被理解和安撫（原來我也會脆弱；原來我需要被照顧），誠如²⁶藍莓當時跟我說的：「病又不會好，錢再賺就有了，怎麼發生的，都過去了，妳要把自己照顧好。」但過去當朋友遇到事情時，我的標準是嚴格地，我認為那些狀況本該按照個哪些劇本和規劃走，當走偏了出狀況，我反倒會責怪他們沒有照規矩走，然後罵對方一頓，出狀況了自行承擔，不要怨天尤人。我忽略了許多事情並非線性式的發展，期間有許多難以界定的為難和不得不，迫使一個個體做出他們認為最好的決定，或許結果不盡然圓滿，我相信大家都盡力了，我是這樣，父母是這樣，老師也是這樣…。

在論文卡關的日子裡，整理蒐集文獻的過程，培養了多方蒐集資訊的能力，讓我知道可以從許多觀點來看同一件事情，過去這個歷程是種煎熬和沒完沒了，

²⁶ 藍莓情同我的家人、好姊妹、好朋友，我們無話不談，就在我人生落難的幾年，我們互相陪伴彼此走過低潮，好險有她，總在第一時間金援我；在第一時間安慰我，沒有她，我可能成為靈骨塔的一員，也不會有今日的一切。

然而在我生病的時候，做研究得到的知識和資源，幫助我在生病時期的焦頭爛額中找到庇護，知識成為我解決困境的方向；同時社會工作的教育告訴我，要學習同理、傾聽、支持、陪伴案主，這些講到爛的概念已經不再僅止於字義而已，學理和現實間那條溝，越來越淡了，我不埋怨了，感覺自己衝破過去感受不對勁與批判，有種平衡和安定，若我的生命中，沒有發生這件事情，我想自己仍是處在被動的狀態，持續為目的而活。。

自己和案主都是人，沒有什麼分別，也沒有資格批判一個人的生命，學習尊重一個人比學歷關乎重要，我想起過去念到的文獻提到「性」這件事情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性病的發生和種族、貧窮、階級、社會地位沒有絕對關係，一個人是否得性病不是從他的外表、長相、生殖器外觀判斷就不會中標，它關乎的是一個人有沒有採取保護措施，如果沒有，人人都是染病的高危險群。我曾經問身旁都不戴套的異男怎麼判斷自己的對象沒有病？他們回答說：「我就是可以看穿這個女的背景清不清純。」Got it，他們真的覺得自己不會得病，也很自信自己的直覺判斷，他們認為只有某特定人口群（男同志、性工作者）才是高危險群（文獻有這樣說過喔），而這樣的假設，也出現在我接觸過的男同志友人身上，他們三不五十就擔心自己會不會感染愛滋病毒。

當我接納生病，了解疾病，我不再害怕談論她，也因此開啟和身旁的朋友討論性方面的話題，聊下來發現當身旁的友人幾乎沒有預防性病的觀念，尤其是女性友人，絕大多數都是從事無套性行為，他們的腦袋只裝有避孕的觀念、體外射精，當我跟他們說帶保險套的預防功能時，他們很震驚的表示，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這些。當談起性病的種類時，他們更是不敢置信性病的種類有這麼多種，話題再往深處走，那就甬說要定期篩檢了。曾經幾位朋友檢驗出感染梅毒和淋病，他們說頭一個就想馬上打給我，問我可以怎麼辦，我發現這樣的助人具有真心、意義和踏實。我也曾經邀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參加匿名篩檢，她告訴我，當男友打電話來問她在做什麼時，她告訴男友她在做匿名篩檢，男友說：「妳是不

是做了什麼『壞事』才要去驗？」她覺得很不悅，也很不解，為什麼一定要做什麼壞事才要驗，難道對關懷自己的身體健康有什麼不對嗎？我們都覺得她的男友是一位想法滿開放，滿能接納異質想法的人，這樣的反應讓我們都很驚訝。

原來，我們本身還有他們身上，真的都無形中帶有社會既定的刻板印象和價值，好像直接就認定，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才需要去意識到愛滋、性病有關的風險，即便是觀念開放自認為可涵容很多不同的人的人，面對性病此方面的話題時，對外都可以講得很坦然，但面對他們最親近的人身上時，卻是用最難聽的語言來批判對方的行為，這才明白過去文獻中談及父權主義下，對於愛滋病的社會性恐慌、標籤和歧視確切來說指的是什麼，而他影響的範圍有可能是連當事人都不曾發現自己已經「內化」了對疾病的恐懼，原來很多人反應的背後，已經夾帶著某些設定好的骨架，而我也是，只是有沒有醒過來再看過。

第二節 尋找自己

²⁷孟萍：「妹妹阿！妳很早發病，很幸運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如果妳不知自己被感染，然後又發生無套性行為，傷害的不只是妳自己還有對方。妳的病又不是不會好，千萬不要因為有病，就自動將自己的價值降低，我不准許妳這樣對待自己，懂嗎？妳仍是值得被愛的。」

2012年某一次匿篩現場

這句話有如當頭棒喝，回歸到我個人，回憶生病時，滿腦子只想著²⁸OZ，祈求老天爺讓他回到我身邊，我竟然完全沒有責怪他染病給我，反倒擔心他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每天注意他臉書的動態、發簡訊、發MAIL任何可以聯絡他的方式

²⁷ 懷愛協會社工主任，她是一位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助人者「刀子口，豆腐心」，我很感謝她。

²⁸ 我覺得他是我男友，但他只把我當炮友卻又死不承認的 Ozzy。

我都瘋狂的投遞訊息，但始終不回就是不回，他的冷漠不答是最狠的武器，我陷入自己胡思亂想假設裡，替對方找不回應的合理藉口，我甚至在信中「求（這輩子這個動作只在他身上發生過）」他回到我身邊，為了他，我竟然可以不在乎自尊、面子，就連論文也不在乎了（到這裡，我覺得自己變成小呆了），我心底明知道他對我的感情不是認真的，不是真心愛我的，即使「冷漠」是最佳的證明，但卻著魔似的一直祈禱著一絲絲的希望，一直執著等他親口「說」，耗盡力氣就是無法讓自己認清「他不會回來、他不愛我」的事實。

◎從沒性別說起

不記得和培元聊過什麼，但他說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跟他提過：「我是個沒有性別的人」，為什麼我會這樣回答？我試著寫下原因：

是阿！我現在仍是這麼覺得，我從不想成為社會規範男性的樣子；也不想做社會規範下女性該有的樣子，更不想只做社會期待下男性應該做些什麼，女性應該怎樣的分工，為什麼要分這麼清楚，有些事情一個人做不來，那就兩個人、三個人一起阿，為什麼要分邊，沒有意義。

對於自己喜歡男生或女生從沒什麼想法，簡單認為心靈上的富足、生活的滿足，來的比另一半是男是女還重要？有種莫名其妙高高在上的感覺，其實我沒有答案，我不知道，但我曾懷疑自己是不是女同志。

很多人看到我的第一眼，會問我：「妳是T嗎？」我會說：「不知道，妳覺得我應該是嗎？」心理面的我：「我覺得我沒性別。」記得有意識的小二小三時，我對每次老母買的衣服很有意見，我都覺得哥哥的衣服比較好看，可是她買得多是桃紅色連身洋裝、蕾絲裙、可愛的女童休閒服飾，甚至要我穿上這些衣服，我非常的抗拒，一大團猛爆的排斥感，大到讓我抓狂，管他祖公祖媽誰來講都一樣，大吼大叫大吵就是抵死不從，老母常氣到把我丟在家不能出席重要的聚會，或者將我帶出去了，我總是一副「屎」臉。後來大一點胸部開始發育了，母親要我從運動背心換成鋼圈內

衣，我也是抗拒很久，直到背心再也擋不住 G 凸的尷尬，我才甘願穿。上學，更不用說了，學校的女生制服，GOD，痛苦到爆炸耶，第一我覺得制服醜到爆，第二我恨裙子，跑上跑下的，不方便就算了，還要讓人看內褲，穿上這些衣服讓我不舒服，我總是帶運動褲去學校換，想當然耳服裝儀容一定老是被記，但我無法忍受心裏的不舒服。長大，在填志願考量科系、找工作的時候，那個職位的「穿著」，是我心裡暗藏潛水版重要考量之一。

念大學、研究所期間，不論是來推甄、口考的同學，很多人都會穿上「正式」的西裝、套裝，我總是納悶的覺得，他們看起來像是小孩偷穿爸爸的西裝，不適合，怎麼看都看不順眼，記得從很小就有自己的一套穿衣哲學：我一直覺得穿衣服是一種自我表達和體現，也是認識自己身體的管道，讓身體舒服、心理滿足，我想要按照自己的喜歡而穿，而不是為了流行而穿。

循著這樣的成長軌跡，對照一些女同志會喜歡中性打扮的故事，似乎覺得我有那麼點回事，但寫著寫著從個性、男女分工、打扮…許多蛛絲馬跡去理解，我仍無法說服自己是女同志，但我知道我在男女二元分化的世界中找不到一個適合我的位置，甚至找到同志那邊去了，還是不適合，到底我的依歸在哪？

在基媽那裡打工的時候，客人常常會問我：

客人：妳為什麼在這裡打工，妳是女同志嗎？

我：其實我不確定自己喜歡男生還是女生，該怎麼判斷呢？

客人：簡單阿，如果妳對一個人有 fu 的話，會不會想和對方做愛就知道了。（這句話莫名其妙的成為我日後生活的一個依歸）

我無法和女生有親密動作，我需要去嘗試嗎？我是會欣賞一些女性，但想到進一步的總總，我卻感到「反胃」，無法。

◎我遇到一些人

逛夜市的那天，旅居台灣的 Roger 在夜市賣畫，喜歡藝術品那狂烈的心，牽引我的步伐，直接迅速衝入他的攤位，掀起一張張的油畫，看阿看，身旁，坐在躺椅上，一頭白髮、鼻樑掛著古銅色的鏡框、眼尾紋邊垂吊著羊毛氈編織的眼鏡帶，一位不太理我的阿北，我叫他，並且非常起勁問老闆某些畫作的來源、作者、價錢...，當下也不知哪來英文變得特好，東問西問問了一堆問題，最後買了兩張畫，離開前，老闆說：「妳要不要留電話給我，之後我畫圖妳可以來看，想買畫也可以打給我，有空也可以一起喝杯咖啡聊聊，我過幾天打給妳，可以嗎？」

沒想太多的我，與他互換電話，等了對方來電到不耐煩的幾天後，一直一直想要學畫圖的我，心急了，想要把握這難得能接觸藝術人的機會，心理有好多好多問題想問，不管了，拿起電話撥出去，主動連繫對方約了見面時間地點，大膽的我覺得阿北應該不至於對我怎樣，但又怕說真的怎麼樣，所以特地交待好同事君仔，有事沒事電話抽查，既擔心、期待又興奮，心臟大力的撲通撲通撲通傳遍全身的細胞。

終於那天到了，我騎著 50cc 小藍到他停車的地方載他，見到他的我，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好，卻感受到心臟傳來大力大力的撲通撲通撲通聲。他一坐上機車，兩隻手環抱我的腰，手掌用力地抓住我，當下，我身體感到有股怪異的不舒服，為什麼他要碰我？可是又想到自己有時坐機車怕摔下去，也會這樣做，因此沒想太多。抵達千挑萬選的咖啡店，點了個咖啡輕食後，開始打開話匣子聊阿聊，邊聽邊問的同時，包包裡的手機打斷談話，君仔打電話來確保我的安全，另外告知公司電腦壞了，下午不用上班，於是，約會的時間拉長了，他提意，稍後去他的住處搬電腦去修理完畢後，可以一起去海邊散散步，腦海中的我心想去海邊？難道藝術家都去這麼浪漫的地方啊？

離開咖啡廳的兩人，到樓下便利商店買東西，他站在啤酒櫃前買了一罐百威啤酒，問我要不要喝，搖搖手，他便開始碎念哪些啤酒怎樣怎樣的，尤其特別強調，台啤裡面有「福馬林」，喝多死後會變成木乃伊(根本是唬爛)，當至櫃台結帳時，他挑剔的要店員不要碰他的啤酒瓶身，刁難店員用奇怪的角度刷條碼結帳，此時，我覺得他怪怪的，可是想從對方獲取什麼的心，否認了當下的不對勁。

到了他的住處，我告訴他我不和他上樓，在樓下等他，他說需要我幫忙搬螢幕等東西，要我一起上樓，助人的衝動掩蓋不安惶恐的直覺，動身上樓去，走進鐵道邊月租的老舊飯店裡，踏著過時的印花地毯、走在昏黃的長廊，迎鼻撲來潮濕凝結怪味，終於走到他的房間，房門一開，油垢菸垢聚集的氣味衝撲而來，視線裡滿地啤酒空罐、菸盒、衣褲，梳妝台和電視櫃上散亂的零錢、發票和垃圾，我強忍著反胃的胃酸，和緊繃的神經，心理盤算著，這個人在短短幾的小時內分數都快扣光了，看樣子可能無望。

進房間後，他拿起椅子上的一坨衣服讓我坐，後來他先是上廁所、又是換衣服、抽菸，之後打開他的電腦，開始秀自己電腦內的東西，怪了！他電腦根本沒壞阿，我發現我被騙了，在這密閉空間裡，肌膚上的細胞更強烈地不安竄動，繃緊神經緊抓著椅子上的手把，不敢移動，用完電腦後，他躺在床上看電視，兩人沉默了一段時間，他開始說很熱脫起上衣，躺在床上問我為什麼都不去床上陪他，我故作鎮定拿起電視櫃上的菸，點起菸草悠哉的回說坐這裡就好了，沒關係，於是他越坐越靠近我，突然雙手用力地將我的椅子從靠近門邊拖拉到床邊，強拉我的右手用力拉到床上，當下我使命用力抵抗他的拉力，強忍微笑告訴他請他不要這樣，他說就在床上躺著不會對我怎樣，我說不用了，坐著很好。

接著他開始靠近說，說要摸我的身體，看我是哪裡胖，在我還沒回答時，他就自動靠過來撫摸我的雙腿，慢慢的將手從褲子表面摸進去腳踝、

小腿、甚至大腿，當下身體強烈的排斥感和噁心，一直將他的手撥開，半推半就請他不要這樣。突然，他寬大的肩膀緊緊扣住我，開始親吻我手臂、脖子直上嘴唇，當下的我，推開他，他又彈回來，推彈推彈推彈推彈...快要沒力氣了，怎麼辦怎麼辦，我閉上眼睛，不敢看想像等下的總總，任由他的手往後游移解開了我的內衣，在衣服表面，上下滑動撫摸，耳邊那興奮的喘息聲，讓我倒胃窒息，我真的沒力氣了，彈力大過推力後，一股拉力瞬間將我拉到床上。

我的腦海，呈現極端矛盾的思緒，一邊是崩潰到想尖叫，身體上的不舒服、排斥、緊繃硬是配合那股不願意的力道，一層一層又一層的扒開身上的保護片，隨著他越來越往內的撫摸，濕軟的舌頭碰觸了我的唇、嘴裡內兩片舌頭不停層層上下交錯交疊的當下，防衛心漸漸被生理反應溶解，那竟然是種舒服的感覺，眼看自己意識快要臣服在自己的身體上和對方的慾望狂瀾，誘惑、迷幻、招引，我卻提不起歇斯底里的反抗對方的力量，不知怎麼搞的，我本該要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氣棒喝、揍對方，誓死奮戰到底，可是這個當下，那個奇怪的舒服感，混合內心的膽怯、恐懼，調和出一到讓我喊不出聲音的色彩，我陷入無聲的吶喊中，僅能袖手旁觀懦弱的自己，空氣憤，那個極力反抗的我，去了哪裡？

自己躲入一到歸零的空間，假裝自己不在現場，我看到熟悉的畫面與臉孔，臉孔上開心的吃著香噴噴的食物；臉孔上的表情出現斥責的憤怒；臉孔上出現無奈的絕望；臉孔上出現無能為力的捨不得...全都是我的臉孔，指著我難道就這樣放棄了嗎？我要和這樣的人接吻嗎？我要和這樣的人發生第一次的性關係嗎？這人他是人渣，誘導你上他的床？醒醒阿！醒醒阿！李莘慈，醒醒阿！你要反抗你要反抗，保護你自己逃離開這裡。

溺水的人，沒有力氣的再反抗大海的力量，耳旁仍依稀可聽到隔著水那若有似無的聲音，眼角餘光稍微還看到水面晃動的影子，我正為我的生

樣，下一次一定會給他，告訴他不要急，會有機會再見面的，於是我轉移話題和他聊天，請他聊聊他的過去，他描述他的第一段婚姻，與第二段婚姻，他的台灣太太就像瘋子一樣，不停的和他吵架、要錢...三不五時發瘋似的打電話威脅要自殺，然後談到自己一夜情生下國中的女兒，直到他念國中才第一次見面，才有機會相處，他形容有女兒的感覺很特別，有種不得不卻有甘願承受這樣的責任，他說他覺得台灣女生很好把，講個甜言蜜語就會主動獻身，只要有人獻身他也不會拒絕，就算對方不願意，他也會強硬的硬上...講著講著，他看著我，問我：「妳念社工，能不能救救我？」我” Do as possible as I can ”.

我對他，猶如感染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看著眼前的中年男子，眼神中對現在充滿了無奈、對未來充滿了迷惘，對過去尤其憤世嫉俗，感覺好像所有台灣人都對不起他一樣，想要報復。其實，我倒可以簡單的評論他是個爛咖、性氾濫、活該作為終結，但是，他的樣子，就是當下的我的反射，我清楚知道那樣子的眼神，空洞、無望、憤怒，何嘗也是一位遭遇許多傷痕累累、孤單、寂寞，需要被愛的個體，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為我，就是這樣，我想要恨他，可是他和我那道地底的連結，卻讓我討厭不起他，反而勾起內心的憐憫，捨不得的擁抱他、安慰他、親吻他、撫摸他，即使他講的字字句句都和我內心想法背道而馳、荒謬、誇張，可是我的行為卻是一個愛人關愛他的畫面，曾經有那麼短暫的幾秒，我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又那麼點喜歡他，我不知道這樣的關係要不要繼續下去，可是看著他，我好難不拒絕。

最後，手機鈴聲打斷我們的對話，家人來催促我回家了，我告訴他必須離開了，下次再見，於是他送我下樓，騎上機車的我，緩緩地離開陷入在那矛盾的思緒裡，回家後的我好累好累好累好累，睡吧。

隔天，我強迫自己回到工作崗位盲阿忙，可腦中一有空檔，即刻陷入

那股矛盾的牽引裡，沉思那天的事情，可是每當跳到那個思維，畫面卻空白。手邊的電話震動，總在有時不時輕微的震著桌面嗡嗡，是他打來了，起初我告訴他在忙晚點回，午夜，嗡嗡嗡嗡，hello, what's up? 輪子爆胎妳可以幫我嗎？電腦又壞了妳可以幫我嗎？看到對方的來電，我感到焦慮反感，接起來總沒有好事，記得最後的通話，他指控我：「妳說過妳會幫我的，妳在騙我嗎？」掛上電話，感受到椎心刺痛的難過，他的回應，讓我很在意，而我，為了不想惹麻煩，是，我必須劃出界線(漠視電話、設為拒接來電)。

我沒有辦法辨別我喜不喜歡眼前這個人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喜歡是什麼？愛情是什麼？

我只知道身體有感覺，意識很討厭，而心卻很麻木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習慣在嘴邊帶上：「需要幫忙嗎？需要講一聲」作為有事沒事的結尾，但是很多時候，當對方真正有難需要我的幫忙時，我卻遲疑了，有時感到很煩、討厭自己的雞婆、也覺得自己浮誇了，但又擔心他人會因為失去地個忙就走投無路，總是自以為有能力，其實說白了是害怕別人對自己印象差，很多時候其實我感受到自己過度濫用熱心，卻一點也沒有熱心，那樣表裡不一的自己，我無法接受「完全幫不上忙」的事實。

心理面感到徹底的助人失敗，氣自己高估自己，濫用了助人這樣的字詞，對不起，我無能為力，我無能為力，我無能為力，放過我，好嗎？之後，電話仍是持續的嗡嗡，聽到就感到害怕的發抖，他總是在深夜十二點響起，我打死都不接電話了，這種男人，我很想同情他，也希望幫助他可以讓他生活不要這麼走鐘，可是，我知道這是對方的另一種詭計，除了獻身，擦他的爛屁股。道德上的我說什麼也不想去，可是內在的性慾卻讓我萌生和他做愛的渴望，這樣的自己讓我感到發毛，愛情不是應該等同於性嗎？但為何此刻的我，不愛這個人，甚至覺得他

噁爛，可是我卻想要和他做愛，我覺得自己的想法好骯髒，譴責自己怎會有沒愛情的性這樣的想法，更覺得自己像個賤貨，人人都可以上的感覺。

我嚇到了

嚇自己沒有想像中的 open

嚇自己和一個與父母年紀差不多的老頭愛撫

噁心，好像在亂倫

太多的道德譴責在我的腦中大罵

好在意他人的目光

尤其是在台南這片土地上，我成長的土地上，我竟沒辦法自在

卻感到如此的無力

我擔心和他交往後別人看我的目光

我更在意他那複雜的背景，更無法接受和我差不到十歲的人成為我的女兒

再加上隨後的 trouble asking

讓我覺得即使在一起也是被利用的分，我何必咧！

我一點也不想耗時間在他身上

但這一星期來我無時無刻不想著他

我發現自己真的很想要一段 relationship, with normal guys

其實我是寂寞的

但又不想為愛放棄自己的想望

也不想愛裡成為懦弱的人

真不想承認，我，李莘慈，其實，非常，渴望被愛

說到這裡，我發現自己說什麼想要幫助弱勢、案主，其實那樣的好和善是虛的，是被訓練出來的，習慣性讓人覺得自己是好人的樣子是被塑造出來的，禁止擁有惡、壞的一面；相對的，我也期待著，一樣身分的他們，不能有這一面。

骨子裡、本質上的我

有慾望、有渴望、需要被愛、想要自私，

我發現原來我是個「人」，我也有貪嗔癡慢疑。

◎我好生氣，這樣的人生劇本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Excuse me, Leave me alone

2009年，24歲的那年，我開始遭受紅色導彈的追蹤攻擊，一張張紅色催繳帳單瘋狂飛撲而來，每個月準時、不間斷直搗信箱，臉書YYYY Y，你真他媽的害死我，幾百年沒聯絡的誰也斗膽傳訊：「妳要來參加我的喜宴嗎？」主人都邀請了，我現在是要回，去還是不去？

這時哪個比較熟的同學馬上電話過來：「ㄟㄟㄟ，妳有沒有收到那個誰的喜帖阿？妳要不要去？靠，又不熟，真不想包紅包，可是人家都問了，很為難耶。」

一開始，聽到麻吉要結婚，真的超級開心對方可以獲得幸福，參加喜宴時，真心的獻上紅包祝福，也與久違不見的兒時玩伴寒暄問候：妳變瘦了、現在在做什麼、有沒有男朋友、什麼時候換妳結婚...，開心寒暄的話題與情緒維持不到前幾道菜餚後，馬上陷入一陣不知該怎麼繼續下去的尷尬。此時，已經變成大人的我們，落跑出去抽菸的抽菸、喝酒的喝酒，幾杯黃湯肚後的尷尬臉孔，開始發熱、開始吆喝...，整場喜宴下來看著幾個男人較勁酒量、幾個女人八卦東西，我總在散會後感到鬆了口氣，呼，終於結束了，快閃，超浪費時間的。

隨後回家的路上，緊接而來莫名的孤寂、酸楚、苦澀發神經似的竄遍全身，情緒瞬間跌入谷底，臥在床上翻來覆去，詭異的情緒，搞得我整天不適，一整天下來，真不知道在幹嘛。

隨之而後，喜帖接二連三連四連五連六連七連八連九連十...，飛到我家信箱，每次回家右手接喜帖，左手往旁丟，連開也沒開，看也懶得看，冷漠的我很難開心的祝福新人，每次想到每個月辛苦加班要死的兩萬五薪水，就這樣拱手憑空花出去，真的很不甘心，然後又要出席無聊的談笑風生喜宴、拿哪一家味道都一樣的喜餅、包顏色一樣厚度卻不一樣的紅包(尤其是當場點收紅包寫下金額數字的那刻，我更想撞牆 1200 基本、2200 不嫌多、3000 更是剛剛好)。幹，我休學鬱卒了兩年多，面試了十幾間機構，終於有頭路，誰知道第一個月上班的薪水，就有一萬三都拿去包紅包，還要婚宴的治裝費，幹，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些不甘願的事情，這個規則到底是誰訂的阿，您娘勒，是哪來的咒語總在耳語間默默囉嗦著：「不去也要包喔！是 禮貌 禮貌 禮貌，妳懂不懂。」

原本應該是歡歡喜喜的祝賀，在我身上反倒成了咒怨；喝喜酒吃好料，在我這反倒變成噁心倒胃的飯局，我也超不想去的，我的人生，空洞與空虛拉開了我和他們的距離。

What's problem on me????????????????????????????????????

寫到這邊，活了快要三十歲的我，好像常常都身處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狀態，人生多半的時間都在別人旁邊看戲，很少看自己，我將注意力常常拿來觀察別人，然後將自己的人生嚴謹 hold 住，**深怕**，一個不小心，我也變得和我看到的人那般的失序、瘋狂，我非常嚴厲規範我自己，當一有閃失，我會在心裡面罵自己笨阿、白癡嗎、妳想死阿...，只因為，外在的我要求內在的我千萬、萬萬、拜託，不可以、不要和他們一樣，我覺得自己對「婚姻」有種無名的怒火，

◎我到底不想跟誰一樣？

我的家人們

記得小時候，左面是山崩、右面是水患、前面是地震、後面是戰爭，往左往右往前往後怎樣都不對，我只知道，只有站在原地才是安全的，只

有我自己能給自己安全，因此我很喜歡把自己關起來，面對眼前的景致，我滿肚子火，但我沒有降溫的武器，只能任由戰爭在眼前一場場發生。

外公是家中的老么，接受日本教育，因為年輕時長的帥氣風流倜儻，海派，喜歡賭博和把妹；外婆是家中的老四，外祖父在她很小的時候往生，她日本教育唸到小二即去賺錢養家，外祖母為了傳承香火，認了個養子，哪知這養子沒擔當，結婚之後將家中的寥寥無幾的家產一掃而空，也沒負起養老的責任，外婆告訴外祖母，不用靠他們，於是一個人扛起所有家計。當初，外婆想說會想嫁給外公是因為他是家中的老么，心中盤著若嫁過去（婚姻不是從愛情開始嗎？怎會淪於商業的算計？）不用擔起照顧夫家生活的責任，外公反倒可以和她一起分擔照顧婆家。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沒算到外公是個玩咖，賺錢很少拿回家就算了，還三不五小賭一把，投資生意也失敗，這個丈夫總是製造許多爛攤子讓她扛，在市場做生意時，三姑六婆不時跑去向她說她老公在外面養女人怎樣怎樣的事情。外婆自己娘家一拖拉庫事情煩不完了，又要養四個孩子，再加上外公不如她預期般的有擔當，從此，原本該互相照顧依靠的兩人，互相怨懟、辱罵，無止盡的惡言相向，直到我這一代還在吵，但是畫面已變成隔空對嗆，沒有停止過，即使外公去世了，外婆仍不時念念有詞。

畫面拉回到我家，小三的時候，38歲的媽媽懷孕了，媽媽在我之後曾經懷孕一次，因為考量到經濟而墮胎，這一次，媽媽因高齡懷孕的危險性，媽媽仍不想生，但是爸爸堅持要她將孩子生下來，也因此鬧到外婆那邊。最後在外婆的念功發威下，媽媽妥協了（女人的身體，似乎不能只是自己的，要與不要中間抉擇，承受的是許多期許和壓力，也由不得自己想怎樣的心情。）那時候媽媽只跟我說我快要有弟弟了，要我懂事當個好姊姊不要惹麻煩，之後因為我每天補習回家就睡了，也很少和媽媽有互動，依稀只記得她懷弟弟的時候，身體很常不舒服。就在弟弟出生前，有一回她任

職的學校辦自強活動要去台東，懷著八個月身孕的她因為身體不服，告訴父親帶我和哥哥去，她不去了，但是父親堅持要母親一起參加這次的活動，勉強之下的結果，媽媽在醫院躺了好多天，弟弟早產了，每次她講起這件事情，總是埋怨連連，總是對著我說：「有一天我會被妳老爸拖累死，妳們就等著看吧，我死後妳爸一定馬上再娶，你們就等著看新媽媽怎麼苦毒你們吧！」

這樣的埋怨在弟弟出生後，越來越嚴重，因為弟弟很會哭鬧，很難帶，在他一歲會走路的時候，常常跌倒，母親發覺這個孩子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樣，因此帶弟弟去健檢後發現，弟弟有²⁹弱勢眼睛看不清楚，弟弟更大之後發現他的學習能力跟不上一般生的進度，注意力很難集中，很好動，愛說話，講過什麼忘記什麼，帶去鑑定，發現弟弟有過動症。我看到她好幾次試著從丈夫身上尋求協助，哪知這個丈夫³⁰否認小兒子有這樣的狀況，只是覺得她在太驚小怪，認為小孩難免好動，兩個人養兒的理念和方向出現分歧，每當弟弟讓爸爸照顧時，最後總免不了在一陣毒打後收場，母親告訴他，這個孩子和一般的不一樣，打死也沒用，就這樣，因為弟弟的事情，他們常常吵得不可開支。

看看一旁傻呼呼的弟弟，真的很想把他掐死，要不是他，這個家也不是這樣子，很多時候，和弟弟玩遊戲時，總是會很想用棉被把他悶死，我受夠了每天早晨，總是在一陣吵架聲醒來，馬的我真是受夠了。我的哥哥那時因為正值升學，多在學校晚自習、補習，於是很多時候只剩我和他們在同一個空間，母親為了拉攏我，和外婆一樣向我碎念丈夫的不是，要我多擔當她的職務（我還要幫外婆做耶），幫忙照顧弟弟，想到剛買的白色

²⁹ 弟弟的有先天性的閃光、近視和遠視交雜，他的視力知覺、視力空間和其他人不一樣，從幼稚園起就帶著一副鏡片非常厚的眼鏡，他更大之後，做完更精密的視力檢查，發現他的視網膜有許多破洞，才發現弟弟看到的世界，如同我們從一片坑坑洞洞的樹葉往外看。

³⁰ 記得大學的某個課程，有提到當一個家庭面臨到養育一個特別（我弟弟的過動症）的孩子時，父母會有許多不同的心境，尤其會感到自責和否認等等狀況，而教科書寫的竟一一發生在我家中，母親自責生了缺陷的孩子，父親否認孩子有缺陷，我的家陷入危機和風險中。

發亮變速腳踏車後面要裝一個嬰兒車載他出去，OH NO，我才不想咧，俗死了；難得假日要放鬆一下，還要盯他的功課，他乖乖寫到沒事，重點是，講了幾百次都不會，寫個字囉哩囉嗦的回嘴、三催四請，我只知道用學校老師教的「打」他，常常把他打到瘀青、紅腫，他還是講不聽，整個人氣到大吼大叫，飆三字經罵他，用棍子打他，甚至拿刀出來說要砍死他，我真的很想要他去死一死算了，我討厭他的存在，名副其實的拖油瓶，人家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我們家是一人得病雞犬一起下地獄，我討厭他，好希望他跟我沒關係。

但每次想起母親和父親吵架的畫面，還有母親在家庭的犧牲和付出，我總是不忍心的想要幫她，可是幫她的下場是，連我自己也沉淪了，我實在沒有能力擔負人和這群人的生命，我受夠了。

家庭有很多隱藏的秘密（我家的大人總是愛隱藏許多祕密，要小孩子好好讀書不用煩惱這麼多，自以為能承擔這一切的肩膀，在他們的相斥責、吱吱鳴鳴中露出馬腳，美滿家庭的形象都是假的，背後血淋淋的總總不和睦事實才是真的，在家裡，我一直都能嗅到這種隱晦的氣氛，這樣的敏感讓我感到很痛苦，因為我覺得我的家人很假）

很小的時候，印象中記得我有喝過小阿姨的喜宴，可是在喜宴後的家庭生活中卻不見姨丈的出現，我曾經問母親這件事情，母親說沒有這件事情，要我不要亂想說我記錯了，我覺得很奇怪，肯定有的事情怎說沒有呢，後來小阿姨一直住在外婆家，單身非常的久，也很照顧我和哥哥，她看起來也一副沒這件事情的感覺，怪的是，家裡都沒有人在談起這件事情。直到我上國中，小阿姨要嫁給現在的姨丈時，這件事情才真正被拆封，也確定了我那朦朧的記憶，原來小阿姨之前嫁的先生是某位親戚介紹的，結婚喜宴辦完沒多久，小阿姨發現先生用她的名字簽了很多本票，讓她莫名其妙背了許多債務，因此馬上發現後馬上辦離婚，就像龍捲風般一掃而空，

裝作沒這件事情（小阿姨婚宴當天，外婆不太願意參與，因為她覺得「再嫁」很丟臉，我覺得我的外婆總是讓我感到很矛盾；反倒是外公顯得落落大方，有時候我倒是滿欣賞外公的作為）。

從小，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常常在外婆家，跟著外婆時，吃飯時、洗衣服時、看電視時一直聽她碎念外公的事情，說她放家不照顧、黑馬爛只會養女人、欠人家錢還要她向人下跪求饒…，叫我凡事不要靠男人，要靠自己，³¹男人沒碌用，以後結婚眼睛一定要睜大一點，不要嫁最好，像她嫁到這樣的人，一生都毀了，接著繼續碎念我要非常努力讀書、要節儉，唯有讀書才能擺脫貧窮和找到更好的對象。

外公是個很享受的生活和前衛的台灣日本人，他出門一定會梳油頭，衣裝體面，帶著墨鏡騎著野狼出門，只吃日本零嘴、喝日本飲料、只看 NHK，只看日本棒球、只聽日本歌，在家中的大男人形象和古裝日劇呈現的沒啥兩樣，有他在的空間每個人都得讓他，看電視要看他喜歡看的，晚飯他一定要第一個吃，一上飯桌，會先打量一下有沒有他喜歡吃的菜餚，當沒有時他會放下碗筷出去外面吃，一有他看不順眼的他會結屎臉、發脾氣，私底下的每個人，都會碎念他的不是，我也就漸漸的被洗腦。

而我從小對外公又尊敬、又害怕、又討厭，每當放學是外公來接我時，我會不開心，我無法和外公正常的對話分享日常瑣事，但每次外公會帶我去吃台南市最好吃的日本料理，最好吃的冰棒，最好吃的零嘴，還會給我零用錢，其實我的外公對我很好，因為在每個人都不喜歡他的氛圍裡我只能將這份喜歡藏在心底，我只要說外公很好之類的，就會被視為背叛，尤其在外婆面前，更是不能說，她會說不要被他那樣子的行為騙了，還三不五時問我外公給我多少零用錢、買了什麼給我之類的，結果外婆會雙倍給我。

³¹ 外婆的其他四姐妹嫁的都不好，不是丈夫早死、外遇、吃喝嫖賭。

甚至到過年吃年夜飯的時候，兩個人是王不見王的，家族聚餐一定要訂兩桌將兩個人分開，兩個人的相爭、較勁的結果，搞得底下的子女們必須分頭照顧，我只是個晚輩，只要在那個家，不免淪落夾在中間的命運，我很不開心、很憤怒，我根本不喜歡去那裡，我氣我父母為什麼要常常把我丟在這裡，回到自己家時，我時常沒理由的發怒、對父母大小聲，以前我都不知道我怎麼了，大一點才知道，我將著無形的咒怨背包丟給我的父母，將這些徹底洩恨、轉移給他們，哪知道，回到自己的家，又三不五時聽我母親碎念父親怎樣怎樣的，宣洩不成，反倒外婆家中的劇本搬上來在演一次，久而久之，我已經被洗腦到討厭家中的所有為人父的角色，可是我的父親沒有對我怎樣，但我卻時常擺臭臉給他，講話頂嘴。

在大一點，我覺得我整個腦子已經被母親和外婆洗腦洗得很徹底，很多事實根本不是他們講的那樣，於是我開始和他們保持距離，我不想接觸任何一個家裡的人，因為他們總是在抱怨、怨懟，我覺得家有什麼好，雖然我擁有健全的家庭，但我卻沒有健康的心靈，如果可以，除了錢我什麼也不想要，我想要一個人孤單的活著。要得到外公外婆、父母親的疼愛是有代價的，就是要一起揹負、涉入他們相互攻擊、不愉快的婚姻生活，小學生得到喜歡的零嘴、玩具總是要開心的手舞足蹈，可是我卻沒有如此，我寧可什麼都不要，你們給我錢我自己打理就好了，在這個兩個家我感受不到愛，我感受不到父母的愛、手足的愛，我總覺得在家的我很孤單，因為我得屈就家中任何衝突矛盾的一邊。

我不懂，他們縱使很透彼此，外婆仍是幫外公洗衣服、煮飯給他吃、和他生孩子…，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沒有愛要結婚，結了婚也不一定幸福，外婆的婚姻故事不是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而是盤算過的，這樣的算計帶來的矛盾代表著什麼意涵，離婚不是輕鬆愉快多了嗎？

◎捧花

傳說中，拿到捧花的人，會遇到真愛，會成為下一位結婚的人

這是什麼狗屁傳說阿！蝦斃了

13 握著我的手，眼神篤定的告訴我：「這束捧花是特別留給妳的，大家搶著要，我偏不給他們，只給妳，因為我真心希望，真的有一個人可以好好照顧妳，讓妳幸福。」

收到捧花的我，很謝謝她將幸福傳遞給我，但內心的感受，感到非常複雜，迷惘、尷尬、困惑、莫名…，也不知怎搞的，開心不起來，壓根也不認為自己需要這束捧花，一個人已經過得滿好的，給我，頗浪費的。

拜託一下！我不想結婚，對婚姻一點幻想憧憬也沒有，更不要說穿婚紗，媽阿，那是一道離我好遠好遠好遠好遠的境界，傳說嘛，應該…不會…不是…就這麼…剛好吧！（我問自己為什麼總是這麼排斥談戀愛和結婚，談到這些總是直接否認、反對與不屑一顧？）

當時的我，不屑婚姻，不屑感情，我認為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靠別人，別傻了。我想到外婆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女性的範本，從小就是她告訴我女性不應該仰賴丈夫、男人，我一直沒有注意到自己無形中深刻的內化她的咒語，還一直以為生存、養活自己才是人生最大事這論點，是我長大後的自行理解，我一直告誡自己感情是種拖垮我人生的詛咒（我冰凍對愛的渴望，喝止自己不要追求，剩至連幻想也不准，卻惹來更多憤怒的情緒）碰不得。

哪知遇到你

幹！我竟他媽的開始有這麼點相信

見鬼了，我自我實踐了咒語

某位朋友的轉寄信，好奇的登入交友網站上，不太會用也很少經營，有一天 email 傳了一封站內轉寄的信，你傳來英文訊息，說剛從台北搬到

台中，想要找台中的華語中心 TLC 在哪，還問有沒有其他學中文的地方。同理遠在他鄉的遊子有難，不幫這個忙似乎說不過去的雞婆唆使，放下手邊的工作，幫他查，完成後，沒有繼續理對方，「網友+老外」OH MY GOD 碰不得，網友詐騙、性侵害、一夜情…的刻板思維開始凝聚恐慌和恐懼的氛圍，許多過去的訊息讓我直接了當認定，和這兩個身分的人來往，下場絕對不會好去哪裡，而且現實生活就有很多朋友了，應該沒必要交網友吧，那是只有現實生活差到爆的怪咖才會交網友；老外，更不用說，在自己國家混不下去才來台灣騙財騙色騙吃騙喝；土耳其，這又是什麼鬼地方啊，總總聲音直接下定結論，沒理由繼續和對方有什麼交集。

研究室，寫論文、讀 Paper、寫不出論文的日子里，滿腹的有口難言…唉唉唉，也不能怎樣，說多說少，東家長西家短，身旁的研究生夥伴們自己都水深火熱了，講，總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阿，只會更加劇念不下、寫不下的心情。此時，網站上點閱留言給我的網友突然變多，清一色都是外國人居多，我享受在許多人追求、好奇的探勘迷幻世界裡，很好奇到底什麼型的男人會喜歡我，只能說，畢生都沒有過如此的曖昧爽勁，飄飄然的就是爽，我可以選擇哪個喜歡哪個不愛，找人訴苦、撒嬌、安慰，金賀，網路上不認識的他人，比起現實的他人，那個世界反倒是讓我真實坦白做自己的地方。

記得那一天，我³²失眠，翻來覆去怎樣也睡不著，看到你在線上，點了你的聊天室窗，就想排解無聊，關係，從此搭上線，來自土耳其的你（OZ），有著和我相似的漂蕩遊魂和默契，巧到同時說出一樣的話、喜歡一樣的某一首歌，你，引起我的好奇，兩個人有好多好多的共同點，只能說相見恨晚、一拍即合，他問我最喜歡哪一首歌時，兩人不約而同打上

³² 我失眠了很多年，總是天亮了才睡，睡不到幾小時又醒來，24 小時內，我有 20 小時醒著，每天都不想管明天，而 OZ 和我一樣都是夜貓子。

³³Clocks(coldplay)，喜歡的顏色打扮也非常相似，有許多許多極盡雷同的細胞吸引著彼此。

於是對方開始積極地想約我見面，要和網友見面，想到都會發抖害怕，因為沒自信的我，很怕別人打槍、評價我，因為我長得不漂亮，普通的中等身材，於是我用課業繁忙的理由一而再再而三遞延，但他也不甘示弱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盡辦法說服我和他見面，他還說我們可以先用視訊看彼此，他要我不要擔心，他長得不醜，不會對我怎樣，就在想要和不想徘徊間，我們先用視訊確定彼此沒有騙彼此的狀態下，他更積極想要約我見面，我總是要別人認同我長得好看才會覺得自己好看。就在一次簡訊中，對方告訴我他在藝術街迷路了，問我該怎麼回到中港路，基於他處的地方實在很難解釋，我直接去找他，就這樣狼狽的我與他見了第一次面，那一天，總是有說不完的話，在都會公園美麗夜景的襯托下，天雷勾動地火的喇舌了好久好久。

還記得，他碰觸我的身體時那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彷彿這雙手已經環抱著我好幾千萬年，好熟悉，好溫暖，那雙肩膀，撫慰了我長年的疲倦，在那刻，趴倒在他的胸膛上，那一晚，說什麼，都不想分開，我想，就是他了，他是我的真愛。腦海中，一幕幕浮現的，是同學的捧花、捧花的魔咒，或許真有這麼回事吧！原來，我的愛降臨了，喔耶！那種喜悅，就像那種么鬼假細意，不願承認自己明明有著渴望愛情的慾望，但卻總是被外婆傳承的警戒鈴擋住，壓抑已久的火山，在這刻，爆發了，一發不可收拾，我每一分每一秒，腦中都是他的一切，想要每一分秒都和對方黏在一起，我很驚訝自己在戀愛中竟會是這番德行。

這天，打論文累了而且正打到 OZ，打開 email，只見你又不知道玩了什麼網站，轉寄邀請信給我，視線注視那串名字不知過了多久，在你失聯兩年多後的今

³³ COLDPLAY（酷玩樂團）是當今一個英國的搖滾團體，CLOCKS 是他們的一首作品。

天「你好嗎？」：我問（不奢望會有任何回應的按下 ENTER）。洗完澡，踏出浴室走至書桌邊正要關機，眼尾閃過一則未讀訊息，噗通噗通這麼晚了會是…，天啊！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衣服沒穿、頭髮也沒吹，馬上瞄一下回覆時間，你正在線上。瞬間兩年來無法處理的思緒，塞爆了這幾分鐘的步調：為什麼你沒有告訴我？為什麼你要丟下我獨自承受？為什麼你始終冷漠？你是不是有別人了？你知道你生病了嗎？

所以，話題該從哪裡開始？（現在不問，以後再也沒機會了）簡短寒暄的問候幾句，心底猶豫著到底要不要切入核心，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賀啦！管他的「有沒有機會可以再見面，除了做愛？」我問。

「為什麼除了做愛？我很愛和你做愛，可是每次做完妳就會發瘋和後悔（我不解為何我整個失控，我一直向著這件事情）」你說。

「以前我總以為性=愛，看樣子我錯了，我害怕失去」我回。

「好吧！你有來台北就打給我」你說。

「難道沒有性就不能見面嗎？我很想與你當朋友」我說。

「可以啊！但是你晚上十點多要和我去咖啡店喝咖啡我沒有那閒時間，倒不如你來我的住處，來個狂野的性，之後再好好聊聊」你說。

「我不想這樣，那只會傷害³⁴愛我的人」我說。

「總之，你決定好就好，我隨時歡迎妳」你回。

某些人的出現，醒目了，那隱晦的不堪

渾身的血液留有那不以為然的自私

留有那體溫的交合

這裡咬，那裡刺

³⁴ 現在我和摩根在一起，這個人的出現包容了過去那多麼殘破不堪的自己；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重新找回被擊潰的信心；療癒過去那傷痕累累的自己，深信仍是有被愛的可能，我很謝謝他愛我。

滲透肌膚

冒出一株又一株白皚皚的肉芽

仍舊不願埋怨

感慨萬千後的心總在那點空缺時偷偷牽掛著你

心心念念，只擔心，不以為然的你，

傷了自己，卻不自知

他擺明了就是打炮有空，喝茶聊天室浪費他的時間，這個男人，在我認識他的時候，就讓我有這樣的感覺，可是我總不願意相信，眼前的他是這樣的人，過去，我問了他很多次，我倆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如果你只是想要性關係，你就直接明講，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可是我往往得不到他的回應，沒有回應的回應，彷彿是一道機會的光芒，誘使我相信自己和他心靈伴侶，是個對的人。對他，我投注滿滿的耐心和付出，每一次電話的未接、約會遲到、簡訊不回…，搞得我不敢跟他發脾氣，還著急地一廂情願的以為對方發生什麼事情，瘋狂的打著電話，期待嘟嘟嘟那頭的回應的聲音，好像千求萬求終於終於得到菩薩的回應般，興奮的期待著對方。

和他聊完之後，我對於自己的身體感到噁心，骯髒，當面聽到對方親口承認的感覺，哇！有夠差的耶，有夠痛的耶，但力道足以讓我清醒，這個人從頭到尾根本無心想要和我成為朋友，到頭來他只是想要找我打炮，哀，我可悲的愛情阿！

◎我又想起一樣的事情，於是又再寫一次

回想起，在你離開後的三個月後某一天，週期性鼻竇炎復發引起的發燒、倦怠和嗜睡，讓我發現下體內褲上也有一灘很濃稠的黃白色分泌物，緊接著站著、坐著、躺著都可以感覺到陰道、外陰部的搔癢，我的陰部從沒有這樣過，但常聽姊妹們的分享，當下第一個直覺可能是有陰道感染或尿道炎，但另一處的畫面顯示著不安的訊息，我和 OZ 第一次發生性關係時，他做到一半突然將保險套拿掉，當下愛滋疾

患的病理知識的警戒，在他拿下保險套那刻隨之響起，幹！挫賽，會不會中標！愛到卡慘死的我，已經無可自拔也不想繼續理性計算，任由在旁警戒嗡嗡作響，我依舊繼續陶醉在彼此身體碰觸溫暖情懷中，享受他停留在體內合而為一的幸福，什麼性病，管他的，我應該不會衰小到中標吧！

想到之前和媽媽去看婦產科的經驗，壓根兒也不會想尋求她的建議，尤其我已經有了性行為，如果醫生要內診一定會發現的，想到這些就怯步，沒辦法我只能自己來了，患部實在癢到不行，不看也不行啊！拿起電話打給君仔，看有沒有建議的婦產科，君仔說女性的婦產科醫生通常爆多人，要等很久，而且她覺得人多品質、態度相對差，內診很隨便和尷尬，他們常常都是要三到五位患者，脫好褲子坐在旁邊等上一位內診結束，旁邊的人都聽光了當事人的狀況，走出內診室和那些候診的人對看，糗斃了！那個環境和方式，讓她感到很不舒服，也不受尊重，就算醫師是名醫她也不想再去。最後，她向我推薦一位男醫師，她說那個醫生看診人數相對沒有很多，但是個很好的婦科醫師，我請君仔陪我去，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看診的那天，我真的很緊張也很害怕，彷彿站在受刑台等著被判刑的感覺，全身僵直停止思考，君仔在我而旁講一堆五四三的我也無心回她。叫到我的名字時，起立深呼吸後，進入看診室述說著自己的症狀，醫生聽完後也沒說要內診，直接告訴指著牆壁上子宮陰道構造圖，告訴有可能是陰道發炎，需治療兩星期才會康復，他先開了抗生素和塞劑給我，並教我如何將塞劑塞入陰道內，一星期回診後再觀察看看。什麼！要用手指將塞劑塞進陰道內，然後推到子宮頸，這個動作讓我猶疑了很久，我擔心我的手指有什麼細菌，伸進裡面好像不好，另外這個動作彷如自衛般的會刺激到什麼感知似的。

生病之前，我正練習如何使用衛生棉條，因為大學好姊妹使用過後極力大推，還特別寫了篇網誌推薦，也蒐集相關部落格讓新手方便上路。我對衛生棉條感到很陌生，印象中耳聞許多對衛生棉條的負面傳言：會奪走女人的貞操，處女不能用，容易感染之類的，會想要用衛生棉條是因為我很討厭用衛生棉，從初經到現在快十

五年了，月經外漏長期困擾著我，不論買標榜有多厲害的立體防漏側邊，早上起來一樣床單一定會有血，褲子一定會沾血，加上血乾掉變黑，難清洗讓我覺得很麻煩，甚至去運動回來衛生棉常常都是上下層開花，棉花整個爆出來，真的很難用，更噁爛的是，女生廁所，很多衛生棉使用者，都不將使用過的衛生棉包起來，直接一大片丟在垃圾桶中，一來上廁所時有小黑飛蚊陪伴，二來還伴隨發臭的血腥味，三來佔垃圾桶空間，天阿！有一次，一打開廁所門，一片用過的衛生棉就黏在牆壁上，噁爛斃了。

於是，我上網閱讀了衛生棉條的相關知識後，決定打破自己的限制（如果有比眼前困擾更好的方法和方式，想改變的慾望就會推往行動的產生。這個小事件，讓我看到引燃自己行動的因子。）買來用用看，由於台灣市售衛生棉條的品牌不多，但已經廠商開始在推行宣導如何使用衛生棉條，因此購買包裝上都會附上樣品讓使用者練習，拜生病所賜，我第一次用鏡子近距離的認識自己的生殖器官，一開始精準知道自己的陰道和尿道的位置分布，第一次將導管式衛生棉條塞入陰道時，我無法將導管整個塞入陰道內，半蹲著、站著、單腳翹高還是塞不進去，於是我硬塞，結果發現下體的異物感很強烈，塞在裡面坐著很痛，騎摩托車騎經路面顛破時，坐立難安，當時完全無法體會分享著們說的無異物感的感覺，於是我打電話問依婷自己的狀況，她說我可能塞的位置不對，如果進入的角度是對的，會很順的塞進去，於是我又再三嘗試後還是不行。

後來我繼續上網閱讀相關的使用說明，最後我發現，原來我所認為的陰道方向是長成直線的，我用正 1 的角度將之塞入，當然痛，因為陰道是長斜 1 的角度，我在放入時必須將之放斜的，當我順利找到那處隱身在陰部內的走道時，確實能將導管順利地推入，這種感覺真的是又驚又喜又奇妙，好像挖到寶一樣，而確實是真的沒有異物感耶，酷！而且真的不再有衛生棉破掉和外漏的問題，也不占包包的空間，上廁所也不再需要用一堆衛生紙將寫擦掉，衛生棉條徹底的改變月經帶給我的麻煩和困擾，太方便了，衛生棉 out, out，從此我再也沒有用過衛生棉。

我將這樣的喜悅分享給身邊的女性朋友，但他們光是想要將東西差到陰道裡就驚驚，身邊能接受的人實在不多，曾經有幾次朋友向我借衛生棉時，我表示現在都用衛生棉條，他們的眼神散發出驚訝的面孔，說我怎能接受如此侵入性的東西，我說我們對自我的身體認知實在太少了，我們的陰道真的有一個空間可以放衛生棉條，而且讓妳不會感受到她的存在，後來朋友們會說因為我本來就是個敢嘗試、敢做自己的前衛者作為要不要用之作為結論，實在無言也無奈，心想這和前衛有什麼關係阿，你們沒試過怎知道，至少也等試過之後再來批判咩，唉，無言。後來有幾次，看到幾位不熟的朋友包包內放衛生棉條時，我都會很開心，還因此為話題的跑去她耳邊喃喃的說，妳也用棉條唷，對方點點頭，也以此為話題的大聊特聊。

回到前頭，當時我不敢用手指將塞劑推入子宮頸時，導管式棉條幫助了我，治療期間遇到經期來臨時，棉條幫助我仍可以持續擦藥不中斷。後來我發現伴著塞劑流出的白色陰道口，長有幾顆白色的東西，一開始並沒有很在意，但當醫生說我的陰道發炎應該要痊癒的時候，我告訴醫師我的陰道口有長東西，於是我馬上進行人生第一次內診，那時候複雜的心情實在是不知該怎形容，內診的緊張、染病的擔憂、生病好不了的焦慮…，就在踏上內診檯上，護士請我脫下褲子，坐在診療檯上，將兩腳打開高舉在支架上，我不得不放下這坨擔憂交給醫師的來做審判，醫生看了看，他說：「妹妹，妳得到菜花。」

轟隆轟隆，蝦會，晴天霹靂的消息讓我的頭腦呈現一片空白，馬的，原來我就是那個第一次就中鏢的衰小咖，當下，我並不怕菜花，我更怕 HIV（這種害怕讓我很矛盾，因為在此之前，為了研究我念了許多愛滋病毒方面的知識，清楚知道現行醫療已經有很好的治療，照理說我應該可以坦然自在的面對，但當真的面臨感染的高危險群時，幹，挫咧等！）但醫生安慰我，不要擔心，菜花會好，我已經不是他這個禮拜第一位看到的菜花患者，他說近幾年得菜花的人越來越多，要我要安全性行為，加上現在的醫療很進步，不用電燒、冷凍，有藥膏可以治療，但藥膏沒有健保給付需要自費，唉！老天爺彷彿好像知道這一切似的，當下從剛領的薪水袋中抽出

兩千五，拿了幾張衛教單張，強忍著情緒離去。

當我前往藍莓家時，一到她家我坐在玄關的椅子上久久不語，她說我今天看起來很反常喲，才一開口，我的眼淚狂奔直流，我告訴她生病的事情，也跟她說我覺得這一切真的很不公平，我真的很不甘心，為什麼是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別人談戀愛、瘋狂沒戴套打炮就沒事，為什麼我才第一次就中標，馬的，怎會這樣？誰來告訴我怎會這樣，老天爺真不公平。

曾經，我為你發瘋，為了你，我付出生命的全部，就為了怕你離遠我去，但你總在做愛時才領情，平時再怎麼樣的火熱熱，卻只有在床上才能得到回應，而我真他媽的就這樣以為你愛我。

◎幾夜情

OZ 走了之後，我的存在感隨之消失，這一段邂逅幾乎要了我的命，之後遇到摩根原以為他會是我的休止符，但因為一些複雜的因素和他分手半年我們又復合，但這段沒有他的日子裡，我完全無法承受對方失去對方的失落和痛，我渴求他的愛，想念他的體溫，他的愛撐起一無是處的我，肯定了我，可是當對方走了之後，我的世界也隨之熄滅，死命掙扎著，載浮載沉，我試著用意志力將自己拉回現實，將生活填滿，哪知夜闌人靜時，該死的寂寞和想念總在那一絲空檔中悄悄入侵，止不住的眼淚、敖不住的心痛，一點一滴侵蝕理性的坦然，實在是受不了。

於是我又開始網路交友，企圖想尋找回那種被愛、被欣賞、被呵護的感覺，點閱著一張張網友照片，我卻提不起勁聊天、搞曖昧什麼的，後來和 Zack 連上後，長的不是我的菜的他，身上有著熟悉的模式，心裡有這麼點雀躍，心想或許這位會不同，於是我們出去了，我知道對方將約會地點約在他家是有目的的，我忽視了心中的不安和害怕，任由慾望蒙蔽了警覺性，不怕死的赴約去。

踏進他家，緊張的東望西望，吃了一盒他做的鮭魚沙拉，喝了杯飲料，沒昏厥，吃飽後，我好奇地看他架起很大的水煙器，要讓我試試，說一起抽水煙，是

一種分享，抽菸抽一陣子的我實在覺得水煙沒什麼菸味，香料味倒是很重，抽完整個人會香香的，餘煙裊裊的房間，展開了如夢幻影似的擁抱和親吻，當他的嘴唇靠過來時，我頭腦很清楚這個吻沒有愛，卻有著激情，猶豫了幾秒是否該讓後續發生，唉，算了³⁵先用了再說吧！翻雲覆雨一番後，我在他身邊醒著，看著熟睡的他，先前那種用完被丟棄的遺棄感再度撲向我，我的理性告訴自己早該要認知到這點，這樣的場合下他會愛我才有鬼，我什麼時候才肯清醒，傻傻相信對方會兌現一切承諾，事到如今應該坦蕩一點，這是遊戲不要當真；但另一端的自己，感到很挫折、愚笨、氣憤，為什麼自己又再次投錯坑、為什麼又再次付出身體的，當下我的腦海中出現摩根的畫面，他說不管他在不在我身邊，要我好好照顧自己，我很罪惡，對不起，我沒有。

離開他家的後，腦袋一整個空白，不記得怎麼回到朋友的住處的，我只記得整個人呈現傻掉的狀況，回不了神，此時手機傳來他的訊息，說他很想要和我在做一次，空白當場崩解瘋掉，我不斷在訊息中斥責他滿腦子只想著做愛，想要一夜情，想要把我當炮友就說阿，不要再裝了。反倒是他淡定的說，自己純粹覺得和我有很棒的性，很想再和我做一次，而且兩人今日見面也很快樂，為什麼我的反應要這麼大，感情可以在日後相處中繼續，何必急於一時呢？果然，發生完關係後，他不再常常訊息關心，只會偶爾打打招呼，只有講到性這件事情，才會積極的邀約，馬的，明明就是約砲的咖，還裝不是，可惡。

我在這次的歡愉中，遇到了一位技術不錯，也懂得尊重女生、知道要安全性行為的對象，但卻感到自己強烈的分裂，我的身體陶醉在他來我往的撫摸、激情和渴望裡，而我的靈魂卻站在旁邊哀傷地看著床上的那個我，為什麼我在 OZ 和 Z 這兩段際遇中，有一模一樣的激動反應，尤其當我發現他們只想和我成為砲友，整個爆走？

³⁵OZ 實現了我對性的渴望，第一次和他發生性關係，很舒服、完全不痛也很紳士，兩性交往上他之於我，不是個什麼好情人，但他絕對是個很優秀的砲友。

沒有愛情的性，竟然也可以達到高潮，
只是事後的寂寞，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煎熬
你需要再再再再不知幾次的高點
茫著飄上去，醒著摔下來
極端的高潮過後緊接趨近的是毀滅性的空寂
再飄，重摔
再飄，再摔
再飄，再摔
反反覆覆
上癮，就是這麼一回事

第三節 有點甦醒的身體

我好像有點知道 OZ 說我的發瘋和後悔是什麼了，Roger , OZ , Z 衝擊了我心底那個乖女兒該如何潔身自愛的標準，我的失序行為，更犯了某些道德標準的禁忌。在這幾次的交手後，我可以明確的肯定，目前遇到的這幾個可以和我做所有情侶間的事情，結束後卻可以揮揮手告訴我，兩人還不是男女朋友，說走就走，幹！阿不然現在是在莊孝維嗎，我真的不懂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我在這感情的文化交手中，發現自己生長背景給我對於性和愛的根深柢固的道德規則是如實的存在那潛意識中的，我以為自己可以放得開，像他們一樣的坦然，真的這麼做後，我很痛苦放不開，甚至想不開，留下的是對自己許多的批判。

我媽媽做了很多讓我覺得很瞎的舉動，以至於我不太知道怎麼和她相處

碩一那年，因為有感自己的身體已經快要進入下個階段 25 歲的變化，生理期很少來的我，想說是時候該來調一下了，不然未來子宮卵巢出問題就麻煩了。我告訴母親想要去看醫生檢查，在她的打探之下，我們來到成

大醫院，等了幾個小時後，終於看到我，醫生的第一次問診裡問到：「有沒有性行為？」我還來不及回答，我媽就馬上搶話大聲的說：「沒有，沒有，不可能，我女兒還是處女。」靠！診間旁邊還有很多人，丟臉爆了，她是怎樣，講有或沒有就好啦，為啥要刻意強調「處女」，阿不就好險我那時還是，不然糗大了。

隨後的日子裡，她常有意無意的天外飛來一筆說：「妳以後交男朋友，千萬不能和他們發生性行為，就算他們要，你也不行，一定只能和妳未來的丈夫；阿妳想要去當背包客、打工遊學，去那裡會不會被性侵害阿，不要去好了；妳那個朋友為什麼要去和她男友同居，沒嫁人和人家住一起，難看死了，名聲會臭掉，妳千萬不要學他們這樣做耶；在公園看到情侶在親熱，丟臉死了，要親熱不會在家裡嗎…」，她的訊息不時透露出，學業完成前不能交男朋友；不能同居；不能婚前性行為；不能在公眾場合親熱。如此的規訓背後，透露出，離開某些安全範圍就會被性侵害、聲名狼藉的恐懼假設，著實讓我受不了，覺得她也想太多了吧，有時候我懷疑，是她輔導太多這類的個案，還是她曾有這樣的遭遇，兩性關係、「性」話題，和她談完都會變成一種禁忌話題、恐怖劇情。

大嫂在未確定是否和哥哥結婚前，常常南下到哥哥的住處同住，有一次，我媽又在那邊講別人怎樣的時候，我諷刺地問她：「妳兒子、媳婦，在還沒結婚前也是這樣，妳怎麼都不會叫妳兒子不要這樣，同居耶，妳不是最感冒這種事情，現在發生在妳家，妳怎不說自己兒子怎樣，不好好管妳兒子，妳有什麼資格講別人。」她回說：「那有什麼辦法，講了有用嗎？」我說：「是阿！我們自己人都做不到了，妳不是自打嘴巴嗎？現在社會這種事情處處可見，妳為什麼老是要這樣，我實在不懂。」她說：「對啦！妳最會講啦，妳都以為妳對。」之後話題就沉默了，馬的，我只是想討論，這種回應和態度，讓我難以苟同和接受，根本就是裝肖維。（我和

家人的對話永遠不會超過十句，每當我提出自己的論述時，最後他們就會歸咎是我那張嘴很辯，或是表現沉默。這種沉默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不爽，要規訓、教導人，也講個合理的理由、論述，可是當對方無法做出合理回應，甚至沉默不語的表態，讓我覺得事情沒解決就算了，反而倒讓我覺得，這全然都是我個人自以為的論述，是錯的，那我為什麼還要跟你討論這些。)

媽媽的宣稱，好像以為自己最了解我，彷彿我的身體是她的，她「要」我的身體、行為如她想的那般，我對我的身體、志向選擇似乎沒有一個自主性，做什麼決定都要考慮到他們的感受，讀書如此、性行為、談戀愛、甚至是結婚。他們認為這樣的方式才有辦法保護他們的孩子，卻無形中讓我感受到無比的壓迫、壓力、罪惡和無能。天殺的，我的想法始終和她背道而馳，未遇到 OZ 之前，我認為自己一個人很好，不需要任何愛情，我只需要成功的事業與新台幣，感情，算了吧！碰上她的人，終將毀滅、終將活在爭執中、終將不斷承受心碎的撕裂，何必沒事找苦吃呢？如今我碰上了，也毀了，但我卻還想要。

身邊的女性朋友，很年輕的時候就有性經驗，當他們聊起這部分，我很難感受，也聽得很有趣，很想試試看，性交的過程到底是什麼，但是我的頭腦馬上浮現老母說：「婚前不要有性行為，要死守自己的貞操」的警示標語，可是聽朋友說性也是維繫兩性關係重要的部分，如果不先用過，結婚後屌不好用不就虧大了沒辦法退貨了，對於沒有性經驗的自己，我感到滿丟臉的，我不想要到 30 歲還是沒試過，變成老處女。

我很難想像當我母親知道了我的事情之後，會有什麼反應，我現在還無法告訴她，目前就是還無法啟齒，但我發現自己很在意她的看法，我以為一直討厭著她，當我知道自己的行為偏離了媽媽的標準；當我的遭遇有可能傷了她的心；當我不再是媽媽的乖女兒的時候…，原來除了恨，我渴望她更多的愛，而她一直都是個辛苦的女兒、得不到支持的太太、分身乏術的媽媽，我的媽媽她盡力了，而

她的警戒標語，是對我的保護是一種愛的表現，很極端也很默默，我覺得自己很錯得離譜，很不懂得保護自己、很不懂得愛自己，誤判某些我認為的愛才是真正的愛，卻沒看到那雙背後緊緊保護我的親情之愛才是真的。

第四章 感謝

第一節 在敘事這條路上

小陶老師說：「論文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對，雖說是學習，但以我來說我想要追求有感覺得學習，主動探索的求知慾，而不是一種例行公事。（要覺知這件事情不容易，跨出去更是舉步維艱，行出去才發現，原來，有另一片天正等著我。

2013/8/7 的喃喃自語)

取自 2009/1/19 行動研究期末總心得報告

由於交件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必須在學術的有限時間先暫停了，我得承認此刻的我，狀態是沒有辦法寫到一個什麼標準，我感受到一切才正要開始呢，卻因時間需終了，我願意接受這樣的自己，因為現在的我學習不再勉強自己做到一個我做不到什麼完美的境界。

我從沒想過這本論文是以敘事研究方法來寫，即使口試結束了，還是有那般不可置信地感覺：「天啊！我竟然可以畢業了」，這樣的不可置信在消化了一段時間後，有了不同的發現。

這一路書寫論文的過程，孤單、寂寞、痛苦、喜悅、驚訝…望著窗外艷陽高照的天空，我竟渴望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為了就是希望能「更靠近自己」一點。之前我被審判污辱了質性研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那塊料，承認了之後，接下來，是一路的不堪與挫敗，揹負不專業、不負責任的表現。

最後這個階段，我重新經歷過去那些揮之不去的焦慮、緊張…，怕寫出來的東西「不符合」學術規格；怕來回修改的過程「不符合」老師的期待；怕出去玩離開論文幾個小時，就是「不」認真的表現…，怕怕怕，就是怕那些不不不。但透過書寫看見的力量，我漸漸明白自己到底怎麼一回事，一步步清清淡淡的跨越「禁忌」，不在僅只於衝突，那種的感覺真的很奇妙（真的跨過去了耶）。我發現自己所執著的、傳承的是一種學習的「感覺」，好像我不按照那個樣子走，不長

成那個樣子，我就註定無法到達終點。我在談戀愛的時候強烈感受到這樣子過程，我是一個不喜歡逛百貨公司、不喜歡上電影院、不喜歡過節日，我遇到摩根的時候最喜歡待的地方就是他家，在那裡我感到身心輕鬆自在，他會煮巴基斯坦的家常菜、煮印度奶茶，我時常好奇的黏在他身邊看他煮飯，幫他翻炒鍋子裡的哩哩摳摳，我倆時常吃飽飯後，坐著喝茶聊天，有時甚至坐在陽光下享受日曬的舒服，這樣子的約會讓我感到很滿足和幸福，可是當在某些氛圍的影響下，我常問摩根我們是不是該過情人節、聖誕節還是該看個電影之類的，他會問我：你喜歡嗎？他以前會喜歡，可是現在非必要他不會想去，他說我可以自己去。當下我對他的回答很火大，但我冷靜想想，問自己：李莘慈，你真的喜歡嗎？其實我不喜歡去人多的地方，我常常在那些場合放空，但我又為什麼要我們兩個去作彼此都不喜歡的事情，無法僅止於滿足現狀的美滿就好了呢？因為做了我還是不開心啊，某部分在愛情的幸福藍圖裡，我不禁陷入主流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去經營關係的儀軌，而我竟然「又」莫名被烙印了。

我一開始沒辦法接受他人說我在寫敘事研究，因為我沒有按照某些標準走，甚至也不知自己在幹嘛，這一路從準備計畫書時，我常因為自己的東西亂七八糟沒整理好，不想讓怡世老師和培元看，我不敢將自己的故事公開讓他人閱讀；我不知道我寫的是不是符合敘事；我不知道寫了這些內文會不會出事；我害怕這樣寫最後會得不到學歷…，總之焦慮的、擔心的、煩惱的…很多，到考前我還是整理不出一個所以然出來，然後文本也很晚給怡世和培元，培元看完之後，協助我理出一些文本的脈絡，我很驚訝他怎可以這麼快理出，而當時我也以為就是這麼一回事。後來我本以為可以安心的考論文計劃書，但口試委員小陶老師和虹飛老師予以我的回饋是另一層爆破，他們認為我整個人和文本是非常疏離的，甚至企圖用許多譬喻來歸因歸咎事件的因果，我並沒有用自己做得到的文字語言精準道出，他們建議我可以再重新咀嚼過去的經驗，再次經歷他，甚至超越他。

當時我跟培元說，我覺得我有精準阿，為什麼老師要這麼說？我想了這件事

情想了非常的久，我應該怎麼寫？寫些什麼？我又開始陷入一種迷惘，當時怡世問我有沒有什麼問題時，其實我不是不想和討論，而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狀況，我也知道應該要去和培元談談，但我深知自己是個想法容易被左右的人，和培元討論完，我一定會滿心歡喜有個方向，可是那最終不是我的，我依然會陷入迷惘，總覺得這樣迷惘必須靠我自己克服，我不能依賴他們找到答案。

當老師們跟我說，我可以「不用再」緊抓著那條線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時，我卻怕到不敢放手，怕被冠上「³⁶不認真」。於是在空白了好一段時間後，我選擇改變，重新回去看計劃書文本，反覆看了好幾次沒什麼結果，決定先放著不管，有一次半夜睡不著心血來潮回去看時，天啊！我終於明白當初口委們要跟我說的事情，這種重新和文本拉出距離的感覺很奇妙，看著看著還會質疑那些是我寫的嗎？怎麼有種在分析自己的感覺？天啊！妙翻了，但也因為這樣的距離，我看到更多自己從沒有看過的面向、反思和體會，確實就如同老師說的一樣，那些描述僅停留在表層，當有越來越多這樣子的發現時，迷惘竟開始越來越清晰，酷耶，然後有一天，我對我自己說：「原來，那些擔憂是看見光景的過程，因害怕而遲滯不前，就可惜了。」

在寫期末文本的期間，我並沒有將自己埋頭苦幹在書堆文獻裡，也沒有預設自己要怎麼計畫進行論文，我試著循著過去走過的軌跡來幫助自己記起一些事情，於是我和朋友聊天、通信、看過去看過的電影、書籍，但這期間我還不是非常知道自己要寫什麼，我只知道目前書寫的東西並沒有真正碰觸到一個什麼核心，時間晃啊晃，晃眼來到考前的一個月，那種對的「感受力」才真正打開，於

³⁶我常常被質問有沒有再念書；有沒有在寫論文；有沒有出現在研究室乖乖讀文章，我坐在 319 一年多，除了下定決心要好好念書，也想要做出符一種被期待的舉動，事實上我非常討厭坐在那裡受到束縛，況且念書的效率和我的論文生產的進度一樣慢吞吞，心理面常常覺得自己很「假」，做做個樣子，可是骨子裡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去做，但只要想到做和論文無關的事情我就會感到極度罪惡感，或許發號司令的人不認為自己給我什麼壓力，但這樣子無形的壓迫，我怎走得如此戰戰兢兢，深怕一違規就有把柄被噙。

是我趕阿、拚阿、衝阿，越過激盪的情緒、翻過層層的複雜，就是想要在期末交出一個漂亮文本，告訴世人，我，李莘慈，回魂了，而且有個快樂的結局。

然而實際狀況，和我預期的差太多了，路途中除了處理舊有的情緒，新來的事件、情緒也會不停的加過來，能理出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也因此更害怕沒寫完，我會考不過，會是個不認真的學生（大家看看，到 final 我還是會怕，可見那恐懼有多麼深），但我無法制止那股寫不完的力道，到考前四天，我才甘願交給口委，我知道口委會沒時間看，但當時不寫到個什麼我就是不肯放手，因為擔心不符合老師的格式我就玩完了。可是當文本寄出去的那刻，我發現我真正害怕的不是老師、不是有沒有拿到學歷怎樣的，比起抓住這些，我更渴望抓住這難得甦醒的生命熱情，為了趕論文的幾個月裡，每天要面對電腦好幾個小時，早上打工又得勞動，睡很少、想很多，胃痛、頭暈、疲累、眼睛痛、肩頸痠痛、意識心，一直不停地在考驗我，我覺得很痛苦，好幾度想要放棄，累是真的很累，沒辦法，內心的富足和踏實是源源不絕的，因為我心明白終於找到對的方式和位置了；我心也知道不再迷惘和卡住的欣喜是多麼難得，心中的激動是種不停往，不斷開始往前的生命源泉復甦流動著，很久很久以前，我渴望想找回這種感覺好久好久了，如今，因為敘事我得以「繼續」，除了流淚，我不知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我的喜悅和感激。

看別人的論文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但輪到自己要寫這些內容，卻是非常非常難以跨越的事情，尤其最後文本還得公開讓別人看甚或批判。但是這個過程呼應我文章一開始引用的話「值得」。有些過程必須親自走過，才有辦法經歷；才有辦法發現點什麼，即使這是個不怎麼確定的過程；即使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即使結果不是那麼理想…，管他的，還是要做，因為這一路領受最多的還是自己。對我而言，這是種重新試著相信，有個什麼在等著我的看見和希望：「卡」住重來；「卡」住重來；「卡」住重來，整篇論文一直鬼打牆反覆在講一些事情，原地打轉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卡是有層次的卡，從對周遭環境的不滿→論文寫不出來

→整個生命的卡…。真正進入寫一篇完整的自我敘事，對我而言還有很長一段路得走，若有遺憾，唯一憾事就是我醒來的太晚而修業年限已經不夠了，面對正式的學術規定，我真的得告退了，繼續面對往後的人生，只要我還活著，敘事他會繼續留著，溶入我的生命成為一部份的我。

找到敘事，絕對不事我從眾多研究方法書籍內的字裡行間中，嗅出熟悉的氛圍，揀選而來的，他的出現來自於我的生命已經到了走不下中的地步出現的，這份論文是我的生命，是我對自己，是我對人生，好幾年來不停不停不停不停地轉阿繞阿尋找著「自己」，敘事是一個我做不到，順水推我的得力助手，第一次感受到「寫論文」這件事情，可以如此自在而且有深度，在這樣的過程我看見了更多的自己，解答了許多過去怎樣都看不清楚的不對勁，和先前的感受簡直是天壤之別。

對我而言，學會練習一種研究方法或許是碩士論文通過非常重要一環，但我更發現，獲得的是生命的延續和深度意義，是更重要的看見和學習，原來真正的答案，絕對不會在自己的清單裡面，他偏偏只出現在自己不在意的地方，走了一圈才會發現，原來是他，怎麼會是個這麼不起眼的他，我很慶幸我還活著，看到這一刻。

我已經很久沒有翻閱設計藝術文學書籍了，而今天我再度回到她們的懷抱

我不按牌理出牌

我不按時繳交進度

我沒有論文進度行事曆，因為沒有一次做到

我擁有很少的專業學識書籍，因為看不懂也不會想看，賣掉了

留下的，是我願意珍藏的

這就是我在這一路的寫照

想要回應小陶老師之前說的，重新咀嚼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從中再次經驗他然後重新定義甚至超越他

在寫的過程，我發現人會變但想法那根深蒂固的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
人事物會改變但不變的是我，但當不變的人是我的時候，我就會用一樣的
反應行為還有批判來看這些事情

所以我永遠就帶著這個東西

可是，當我發現原來過去曾經跟我互動過的個體，他們改變了之後
已經變得不像是我當初認為的樣子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我自己活在過去
將自己暫停在那時候的自己不停重播著

我也變得和一樣來傷害我的人一樣，傷害同樣角色的個體

其實在這段過程

原來我發現我最恨的人是我自己

而不是對方

寫著寫著，那些情緒其實是幫助我來理解這些事情

然後我又去找過去劇本裡的角色

我發現大家都變了

可是我還沒有變

我在沒有變的時候，我發現在寫故事的時候，寫不下去，覺得天啊，情緒
非常非常高漲

可是有些已經寫下，可以寫出來的總總，我發現其實我已經變了才能寫出
來，可是我自己不知道自己變了

這個文本從頭到尾只有討論次數沒有很多

甚至我很擔心說在考試當天我還是交不出一個所以然的東西

我非常非常的焦慮

那時候培元說可以跟我討論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還沒準備好要討論
我不知道要討論什麼
因為過去計劃書培元給我一些建議
但我陷在依賴別人的角色，就是說我擔心他的建議左右了我的思緒
我也相信期許自己真的可以把它整理出一個意義出來
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超越這些我所認為的痛苦不堪
可是當考試時間將近必須交文本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超緊張超緊張，還是理不出個所以然
擔心說，天啊我 會不會被當掉
我還是充滿恐懼
然後腦中想起我媽跟我說的話：「爸爸今天生日我一定要好好考，當作他
最好的生日禮物」
天啊！我整個人快要崩潰
可是我後來，就是今天考完是我真的發掘到
我很感激培元、怡世、小陶、虹飛
我不知道你們能接納忍耐範圍的底線是什麼
所以我很害怕
我用過去的標準在衡量著在場每一位包含我自己
可是在每次恐懼當中發現你們是有這樣的空間的，在你們的範圍裏面是容
許我有這樣的任性和失序
然後我才發現
在這樣的罩子裡，我很自在
雖然沒寫完，可是我還是過了
甚至還回饋我說有進入寫敘事的狀態
說真的，我真的沒自信自己在寫敘事

面對主流標準，我還是害怕，真的很害怕
可是當我真得找到自己的什麼意義的時候
我想要在一個可接納的危險範圍內把他逼出來
不知道未來沒有你們的歲月，我能否繼續勇敢著，但我知道碩士學習歷程
學習結束了，但敘事這方法是幫助我持續朝向繼續生命之路的一個好幫
手，他會繼續

謝謝你們給我愛和包容，我很慶幸我還活著，更慶幸我沒有寫論文，只因
一路得以遇到你們。

本文終了

第二節 留給未來的下一節

我 憶起 曾經

I memorized once

那恐懼、痛苦 逃不開的黑暗迷離

The darkness of the fear and painful surround me.

轉阿轉 轉阿轉

Go around, around and around.

越走越深 越走越累

More and more deeply. More and more tired.

原以為繼續是解脫

Think that is a way out.

結果卻是一個意識的牢籠

But is a cage of the consciousness.

時時宣判我死刑

Judge me to death oftenly.

拖出來吧

Drag out.

拖出來吧

Drag out.

那雙來自神的手

The hands of the God.

帶回 此時此刻

Bring, bring me back to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取自 2011.09.25「與偏見相遇」工作坊之反思與論述

念研究所的前幾年，我發生了一段真實的「卡陰」際遇，打開了我的另一隻眼，我清楚感受到，那時，住在體內的船長，已不是那個住了二十多年的船長，他不見了，人相的我，看過去是活著，可是那個我不是我，他每天昏沉沉地，關在黑暗的房間，自言自語、看黑色文學、黑色電影...做一些怪異的行徑，那個他，正一步步引領著身軀那艘船前往冥府，而其他小囉囉在一旁敢怒不敢言。通靈的叔叔說，我的三魂七魄，失去了一個魂魄，趕緊請父母幫我去哪間廟宇做某些儀式，好奇怪，吃了加持過後的東西，瞬間，有個「什麼」回到體內，我比誰都清楚，哇！是船長回來囉，但他好脆弱，好像只有部分的他回來，船長回來後發現，之前的他不知道自己沒有在自己的船上開船，回來之後他更驚訝，他的船，失魂落魄、漫無目的漂阿漂，但虛弱的他仍沒有力氣獨自開船，也沒有辦法判斷航行的方向，他需要招回其他在外飄泊的魂魄，過程中他不斷遭受許多外靈入侵、挫折、挑釁、欺負...，但為了找回其他失去的他，他忍受許多折磨，期待著，有一天真正的自己完整歸位，繼續行駛於未知的人生。

就在我想要拋下所有，結束一切時，大佛的手出現了，將我拖出恐怖又黑暗的泥淖，離開過去的總總後，我反而對於自己之前為什麼會那樣子的模糊畫面，越來越清晰，真的非常弔詭，明明我是當局者，努力的想在局裡搞清楚到底怎麼了，但反而越挖越讓我感到窒息，更讓我看不清楚身處的每個光景畫面到底長什麼樣子。竟然沒想到，出來後反而一個一個畫面越見明朗，彷彿一個初生之犢，帶著過去的記憶重新調整再來過，不再是一副要死不活的負面狀態，心裡的最底端，竟有股強烈想要回魂的激動。

從我看得到靈性世界的當下，我就知道自己逃不過修行的命運，但是我對修行的印象是非常痛苦的，必須持很多戒律，遵守許多儀軌，這對我還說是件極度困難、難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偏偏這一路上摩門教找上我；道教找上我；基督教找上我；佛教找上我；回教找上我；密宗找上我；奧修找上我...，我總是去總馬看花後就快閃而逃，誦經吃齋戒律教條真的使我害怕。兩年多了，回想起若沒有君仔我不會遇見師父，沒有師父，我現在絕對是靈骨塔的住民，更不會還有繼續呼吸的可能。一開始精舍的許多師兄師姐告訴我師父就好比活著的耶穌、釋迦摩尼佛，擁有妙轉渡化眾生弟子靈障及業力的能力，不需再自業自擔，可以試著給自己一段時間做做看自己有沒有如實的提升，來證實眼前的師父是不是真正的大成就明師，要做的事情很簡單不需持戒守教條，只需做幾件簡單的事情就可以了。

當時我真的覺得眼前的人講得頭頭是道很誇張，哪有人自稱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末法時期不要是詐騙集團就好了，當時因為看到君仔去了之後有非常大的改變，我因為想要處理掉自己低落的情緒和的不畢業的論文而入門，想說試試看到時沒用就不要去好了。去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往往禪定的時候，不禁難過到眼淚不停不停的流，我不是感到傷心，而是有種好多年的苦痛被理解的感覺，而在那禪定的十五二十分鐘當下，我才真正感受到這麼多年來，只有那短暫的幾十分鐘才是真正的我，而參加精舍的活動，也不見大家燒香拜佛講一堆人生大道理，從頭到尾只講：「試著依照師父的開示照做，心安心定，智慧生。」尋尋覓覓，尋尋覓覓，終於，我很清楚知道我來到對的地方了，慌亂不已的心終於被安定下來了。

禪行是我在寫論文時最大的依靠，一開始我很怕別人的眼光，鮮少向人提及自己禪行的事情，可是當禪行真的如實帶給我生命的改變、提升與身心靈的平靜，聖經、佛經上許多不可思議的奇蹟和聖經，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甚至也發生在我朋友身上時，我不得不喜悅地分享給身邊的人說：「這一切真的太神奇了，快來試試看就會知道了。」過去經典上形容耶穌、釋迦摩尼佛的慈悲、憐憫、寬容，足以發生在我眼前看到遇到的這位師父身上，師父真的的救了我，真的救了我，過去我，不停地呼天喊地，希望老天爺幫幫我，可是我總是沒有得到什麼回應，而今，也是畢生第一次感受到，如來佛祖終於對我有回應了，我能表達的感激和體受，除了實在無法全用文字道出精髓，也因為時間有限能寫的有限，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讓大家知道。而今，論文的尾端，在此我感謝這一路上伴我左右的老師們、同學們，沒有你們不會促成今日的畢業，也更感恩師父！讚歎 師父！讓我明白人生的真實義，明白生命的珍貴，更予以我安定的心和智慧面對生活的總總，圓滿了我畢業的心願。

參考文獻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12) HIV/AIDS 統計月報表。

<http://www.cdc.gov.tw/list.aspx?treeid=1f07e8862ba550cf&nowtreeid=6c5ea6d932836f74>，取用日期：2012/3/28。

宋睿祥 (2010)。《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 無國界醫生在葉門》。台北：天下雜誌。

周惠玲譯 (2004)。《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原作者：P. Coelho)。台北市：時報文化。
(原著出版年：1988)。

連美恩 (2010)。《我。睡了 81 個人的沙發》。台北：遠景。

郭杼瑩 (2013)。〈當戲如人生一般地自然〉。《重建報》，9，3-4。

陳雅慧 (2007)。〈空檔年 一個漂亮人生的頓號〉。《天下雜誌》，384。

陳紫君 (2010)。〈沉默等於死亡，呼籲同志社群共同進行愛滋防治公民運動〉。《愛滋/結核電子報》，21。

<http://www.cdc.gov.tw/aidstbenews/aidstbenews21/hot021-02.html>，取用日期：2011/5/13。

許芳宜、林蔭庭 (2007)。《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台北：天下遠見。

謝旺霖 (2008)。《轉山 邊境流浪者》。台北：遠流。

黃客先譯 (2009)。《泰利的街角》(原作者：Elliot, L)。台北：群學。

黃武雄 (1999)。〈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兼談社區大學學術課程的定位〉。《台北市文山區社區大學入學與選課手冊》。

游美惠、楊幸真、楊滿玉 (2005)。〈組織民族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0，130-134。

蔡春美 (2004)。《一位衛生教育工作者的實踐知識與反思：用愛滋潤我的生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賴樹盛 (2008)。《邊境漂流 我們在泰緬邊境二 000 天》。台北：天下雜誌

韓良憶譯 (2007)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原作者：Dan Millman)。台北：心

靈工坊。

羅一鈞、巫沛瑩、劉玟君、張上淳（2008）。〈台灣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延遲診斷之危險因子研究〉。《疫情報導》，24(11)，813-825。

網路資料：

蔣勳：人需要出走

轉引自 <http://gwen201873.wordpress.com/2011/05/27/蔣勳：人需要出走/>，

線上檢索日期：2011/12.20。

助人者的束縛

<http://tw.myblog.yahoo.com/freedomandlove-soulcounselor/article?mid=2449>

&prev=2489&next=2339&l=f&fid=20&sc=1，線上檢索日期：2009/1/13。

音樂和影片：

姚中人（作詞作曲）。(2001)。哈狗幫專輯：補補補。台北：魔岩唱片。

Coldplay(作詞作曲)。 (2002)。玩過頭專輯(A Rush of Blood to the Head): Clocks。

唱片公司：Hal Leonard Corp。

Vidhu Vinod Chopra (製作人)，Raju Hirani (導演)。 (2011)。威望：三個傻瓜〔影

片〕。威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26 樓之 A)。

網路新聞：

無作者 (2012 年 9 月 4 日)。愛滋年輕化！學生、新兵愛滋急增 2 天 1

學生遭感染。今日新聞網，線上檢索日期：2012/9/4。網址：

<http://www.nownews.com/2012/09/04/91-2850937.htm#ixzz2buNwR>

wvl。